

除夕的钟声

“ 鸽号 ” 特快列车在东海道线上奔驰。大木年雄独自一人坐在瞭望车厢里，车窗下并排放着五把转椅，最外端的一把随着列车的晃动而静静地自动旋转着。大木久久地注视着它。他自己坐着的那把低矮的扶手椅是固定的，所以当然不能转动。

他深深地靠在椅背上，静静地注视着那把转椅。它的旋转没有一定的方向，也没有一定的速度，时正时反，时快时慢。转椅孤独地旋转着，这令大木也感到自己心中的寂寞，诱起他种种遐思。

这一天是年末的二十九日，大木准备到京都去听除夕的钟声。

大木已连续几年在除夕之夜用收音机听除夕的钟声？这节目是什么时候开办的？自开办以来，是不是每次都听？他已记不清晰了。在这个节目里，日本各地古寺的名钟敲响时，配上播音员优美的解说，他们那华美的声调和咏叹的语气能让人深切感受到辞旧迎新的气氛。而那钟声节奏缓慢的余韵，却让人感到时光的流逝和古老日本空寂苍凉。先是北国寺的钟声，接着是九州寺的钟声，最后总是以京都各寺院的钟声作为结束。京都寺院很多，有时还可以收听到众多寺院钟声的交相鸣响曲。

在播放除夕钟声的时候，妻子和女儿大概从未听过，她们在不停地劳作，或在厨房做年夜饭，或整理物品，或选配和服、或插花，而大木却总坐在茶室里听收音机。每次听着除夕的钟声，大木总会回首过去的一年，使他心中无限感慨，但感慨因不同年份的经历又内容各异，有时激昂，有时凄苦，有时陷入悔恨和悲伤的交织之中。即使有时播音员伤感的语言和声调令大木厌烦，但钟声却震撼着他的心。而且，他早就在心中许下这样一种心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何时能够不再是通过收音机，而是在岁末的京都身临其境地直接去听一听各古老寺院的除夕钟声。

就是这一年的岁末，他忽然决定前往京都直接听一听钟声。在内心深处他还涌动着一种不可告人的心思，那就是要去见已经阔别多年住在京都的上野音子，并同她一起聆听除夕的寺院钟声。音子移居京都以后，与大木几乎断绝音讯，大木只知道她作为日本画家其作品似乎独具特色，目前已自成一家，而且至今仍过着独身生活。

因为前往京都是突然产生的念头，并且大木事先没有定好日子、买好“特快”车票，他不是那种性格的人，所以他没有快车票，便在横滨站搭乘了“鸽号”瞭望车厢。他想，临近岁末的时候东海道线的火车也许座位很紧张，但乘坐瞭望车厢，老执勤工是老熟人，或许能设法找个座位吧。

每日午后“鸽号”从东京、横滨发车，到达京都是在傍晚，从大阪、京都返回也是午后发车，大木早上爱睡觉，所以坐这趟车感觉很舒服。往返京都他总是乘坐“鸽号”。这样二等车（分为一等、二等、三等的二等车）的列车小姐们都已经认识大木了。

一上车，二等车车厢内很空，这真是大木上车前没想到的。年末的二十九日也许乘客还没多起来，三十日、三十一日大概要开始拥挤了吧。

大木望着那把静静自动地旋转着的转椅，随着转椅的旋转不由得陷入了关于命运的深思。这时，老执勤工端着煎茶来送给大木。

“只有我一个人吗？”大木问道。

“哦，共有五六位呢。”

“元旦时车挤吗？”

“不挤，元旦时车很空，您元旦那天回不回来？”

“回来，如果元旦不回来的话……”

“我先为您联系好，因为元旦我不执勤……”

“那就拜托您了。”

老执勤工走后，大木环顾四周，见车厢尽头的扶手椅的下面放着两个新式白色皮革的提包。那包四方型稍稍有些薄。白色的皮革衬以斑驳的淡茶色，是日本所少见的上等产品。椅子的上面还放着一个豹皮大型女用手提包。这些东西的主人大概是美国人，他们可能是到餐车去了。

窗外暖温浓浓的烟霭中，杂木林随着列车的行驶飞速地向后流逝。烟霭上空遥远的白云中透出微光。那光好像是从地面照射上去似的。但是，随着列车的奔驰，天晴了起来，透过车窗的阳光投射到地板深处。列车在松山脚下奔驰，地上落满了松针，一丛竹叶黄了，金色的波浪拍击着黑色的岬角。

从餐车回来的两对美国中年夫妇，在车过沼津能看到富士山时，便站在窗前不停地拍照。但不一会儿，当富士山完全显现在原野上的时候，他们好像拍够了似的，反而转过身来不想拍了。

冬天白昼短，大木目送着一条浓重的银灰色的河流，他抬起头，正遥遥地与落日相对视。少顷，从黑云的弓形罅隙里冷冷地透出白色的余辉，久久不能消逝。在早已亮灯的车厢里，不知是什么力的作用，转椅突然一齐转了半圈，但一直转个不停的，仍然只是外端的那把转椅。

大木一到京都，就来到了京都饭店。大木想，音子或许会来饭店的，所以他希望住一个安静点的房间。电梯似乎已经到了六七层，但这个饭店是依傍东山的陡坡建起来的，因而沿着长长的走廊往里走到尽头还是一楼。走廊旁边的各个房间非常安静，可能都没有住人。但是，到了十点多钟，两侧的房间突然喧嚣起外国人的声音。于是大木问了一下值班的男服务员。

“是两家，共有十二个孩子。”男服务员回答道。十二个孩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仅在房间大声说话，而且在两家的房间窜来窜去，在走廊里乱蹦乱跳。明明空着许多房间，可为什么偏偏把大木的房间在中间，让这么吵闹的两家住在两边房间里呢？但是大木又想，都是些孩子，过一会儿或许就会睡的吧。可这些孩子也许是由于外出旅行而兴奋的缘故吧，一直吵个不停。尤其是孩子们在走廊乱跑的脚步声更是刺耳。大木只得从床上起来了。

这时，两侧房间的外国话的喧闹反而使大木感到有点孤独。“鸽号”瞭望车厢中那把独自旋转的转椅又浮现在他的脑际，大木感到孤独在自己心中无声地旋转。

大木在重新考虑着，他是为了听除夕的钟声和与上野音子相见而来到京都，然而见音子和听钟声，到底哪个是主要目的，哪个又是次要的呢？能听到除夕的钟声那是肯定的，但能否见到音子却令他有些茫然。那确定无疑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那茫然的東西不正是自己心底深处的迫切愿望吗？大木是打算和音子一起聆听除夕的钟声而来京都的，临来时，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大木和音子之间已经隔绝多年。尽管现在音子似乎仍然过着独身生活，但能否被约出来且肯与昔日的情人相见，这对大木来说的确是不得而知的。

“不，她现在……”大木嘟哝了一句，但她有了怎样的变化，大木对她现在的情况一无所知。

音子该是借住寺院的配院，同女弟子一起生活的。大木在一家美术杂志的封面上见过她的照片，那个配院并不是只有一、两间屋子，而是很像一户人家，用作画室的房间似乎很宽敞，院落似乎也很幽雅宁静。这幅照片虽然是音子正在执笔作画的姿势，而且略低着头，但是从额头到鼻梁的轮廓完全看得出的确是她。而且能看出她并未因人到中年而发福，显得秀雅而贤淑。这幅照片使大木展望未来比回首往事所受到的谴责更为强烈，——是自己从这位女性的生涯中夺走了其成为妻子、成为母亲的权利。当

然，在所有看过这本杂志的人中，能产生这种感觉的只有大木一人。与音子没有多大关系的那些人，只是把音子看作是一位移居京都的具有京都韵味的漂亮女画家罢了。

二十九日夜里就算了吧，大木准备在第二天也就是三十日给音子打个电话，或者到音子家中拜访。但是，早上被外国孩子吵醒起床后，又感到有点胆怯和踌躇不定。还是先寄一封快信吧，他坐在桌前，但一时又不知如何下笔。看着房间备置的便笺仍是一张白纸，大木又想到，也可不去见音子，一个人去听除夕的钟声，然后直接回去。

由于大木大清早就被两侧房间的孩子吵醒，感到很倦，因此当两家美国人走后，他又睡了起来。起床时，已经快十一点了。

大木站在镜子前慢慢地扎着领带，想起音子曾经说“我给您扎，让我扎……”的情景。——这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失去贞操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大木一声不吭，他没有要说的话，只是无言地把她那柔软的身体紧紧地搂抱在怀里，轻轻抚摸着她乌黑秀丽的头发。音子从他的怀里抽身并打扮完毕。她抬头注视着站起身来，正要穿衬衣、扎领带的大木。虽然没有流出泪水，但眼泪已在眼眶中打转，大木避开了她的目光。刚才与她接吻时，大木也是用嘴唇贴在她睁着的眼睛上，让她闭上眼睛的。

音子说“我给您扎领带”时，话语中充满着少女的温柔与甜美，大木顿时放心了，这是他所没有想到的。与其说，这是音子对大木信赖的表示，不如说也许是为了逃避现实的自己。她扎领带的动作很温柔，但好像不太熟练。

“会扎吗？”大木问道。

“试试看吧，小时候见我爸爸扎过。”

——音子十二岁时，她的父亲就离世了。

大木在椅子上坐下来，并让音子坐在自己的膝盖上，一只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搂抱着音子，自己也抬起下巴，以便好扎些。音子微微挺起胸，扎了又解开，反复扎了两三次。

“喂，我的小宝贝，扎好了，你看这样行吗？”音子从膝盖上下来，站了起来，用手搭在大木的右肩上，看着领带。大木站起来，走到镜子前面，看到领带扎得很漂亮。他用手掌胡乱搓着有点油腻的脸庞，他不忍心看自己占有了少女之后的脸色。音子向镜子这边走来，那鲜丽可爱的姿色刺激着大木，大木为这现实中所不可能有的美而吃了一惊。大木转过身，音子一只手搭在大木的肩头，说了一声“我真的好喜欢你”，便把脸轻轻地贴在大木的胸口。

一个十六岁的少女竟然把三十一岁的男人称为“小宝贝”，大木对此感到有点不可思议。

——那以后一晃二十四年过去了，大木已经是五十五岁了，音子也该是四十岁了。

大木先洗了澡，然后打开房间里的收音机收听天气情况，得知今天早上京都结有薄冰。天气预报还说今冬是一个暖冬，因此新年的天气很暖和。

大木只吃了一点点烤面包，喝了一点咖啡，便乘车出去了。今天，由于难以下定决心去拜访音子，又没有其他明确的去处，于是他便决定到岚山去看看。坐在车内向远望去，只见那从北山到西山连绵的小山，在阳光的照射下半明半暗，使山体呈现出优雅的圆弧形，让人感到京都冬天的冷寂。山上日光暗淡，好像已近黄昏。大木在渡月桥前下了车，但他没有过桥，而是在河岸边踏上去龟山公园的山路。

一年当中从春到秋去岚山观光的游人络绎不绝，到了年末三十日，却很少见到人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岚山呈现出本来的沉寂。潭水碧绿澄澈，沙滩上卡车装载木筏上的木材的响声传向远方。从河流的这一侧人们所见到的也许是岚山的正面吧，但

现在却笼罩在阴影中。山体向河流上游逐渐倾斜，日光只从山脊间照射过来。

大木想在岚山一个人安静地吃午餐，以前他来过的餐馆有两家。但是，距渡月桥较近的一家今天关门停业。在年末三十日，不会有什么客人特地到寂静的岚山来的吧，河上游那个老字号的小馆也不营业吗？大木边想边慢慢向前走去，他并不是一定得在岚山用餐。登上古老的石阶，一位身材矮小的女孩说饭馆的家里人都到京都去了。

“都外出到京都去了……”矮个的女孩谢绝说。竹笋季节，在这家餐馆吃加干松鱼煮的大圆片竹笋是在几年前呢？大木走下河岸，见到一个老太婆在通往邻近的一家餐馆的比较平缓的石阶路上扫着落下来的枫树叶。那位老妇人说这家餐馆大概正在营业。大木走到老妇人身边，说道：“这地方真安静啊。”

“连对岸那边的说话声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呢。”

那餐馆掩映在山腰的一片树丛中，厚厚的茅草屋顶看上去既潮湿又陈旧，正门有些阴暗，也不像什么正式的门，而且门前长了许多竹子。茅草屋顶的对面高高挺立着四五棵苍翠的红松。大木被让进屋里，屋里好像没有客人。玻璃拉窗的前面，能看到珊瑚树上结满着红色的果实。大木忽然发现有一朵杜鹃花竟在这个季节开放着。珊瑚树和翠竹、红松遮住了河流，但是透过叶缝可以看到翡翠般清澈而沉静的潭水，岚山一带也像潭水一样沉静。

大木两肘支在炭火很旺的熏炉上。屋外面传来小鸟的鸣啼，卡车装木材的声音在山谷中回荡。火车也许在出入山中的隧道吧，山后的汽笛在山间鸣响，留下悲哀的余韵。这使大木想到初生婴儿的微弱啼哭声——十七岁的音子怀孕八个月早产了大木的孩子，是一个女婴。

婴儿没有救活，因而也就没有被送到音子身边。婴儿死时，医生建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还是让产妇多休息和安静一会儿再告诉她吧。”

音子的母亲说：

“大木先生，你去告诉她吧，我女儿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却生了小孩，实在可怜。我去说肯定会禁不住先哭起来的。”

由于女儿的分娩，音子的母亲暂时压抑着对大木的愤怒与怨恨。尽管大木是一个有妻子和儿女的男子汉，但由于音子生了那个孩子，作为一个独生女的寡母或许这时已经丧失了对这个男人继续责骂与怨恨的力量。比刚强的音子还要刚强的母亲好像突然变得软弱起来了。瞒着外人生孩子，以及生下的孩子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母亲都必须依靠大木才能解决。而且，因分娩而烦躁的音子以死相威胁，不让她对大木恶语中伤。

当大木回到病房时，音子转过产妇那种平稳而安静的目光，瞬间，大滴的泪水夺眶而出，沿着眼角流下来，滴落到枕头上。大木想，她可能已经知道了。音子泪如泉涌，两三股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有一股就要流入耳穴时，大木急忙要去擦拭。音子突然一把抓住了大木的手，开始哽咽起来，接着便放声大哭。

“孩子死了吗？我的孩子，怎么死了！怎么死了！”

她撕肝裂胆地哭叫着，泪水里似乎夹杂着缕缕血丝。大木只得压住音子的胸脯，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音子那小而鼓胀的乳房触到了大木的手臂。

母亲似乎在门外听到屋内有什么动静，便走了进来。

“音子，音子！”母亲喊道。

大木仍紧紧抱着音子不放，没有理会音子的母亲。

“难受，放开我……”音子说。

“安静下来，别动好吗？”

“安静。”

大木放开手，音子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泪水再次从眼里涌了出来。

“妈妈，是不是烧掉？”

“婴儿也是？……”

“我记得妈妈说过，我出生的时候头发是黑黑的。”

“是的，黑黑的。”

“婴儿的头发也是黑黑的吗？妈妈，您能不能为我剪一小缕婴儿的头发留下来？”

“这，音子……”母亲感到有些为难，但转而说道：

“音子，孩子很快又会有的。”说完，她痛苦地转过脸似乎要把刚说的话咽回去。

但是实际上母亲，甚至连大木也暗地里不希望那个孩子出生，音子是被送到东京近郊一家设备简陋的妇产医院分娩的。如果在好一点的医院尽力抢救的话，那孩子也许不会死。大木想到这里，感到非常伤心。是大木一个人把音子送到妇产医院的，音子的母亲一直没有来。医生五十岁上下，长着一副酒精烧红的脸。年轻的女护士用责备的目光看了大木一眼。音子穿着朱红色的丝绸套房，肩皱的缝线都忘了拆下来。

——头发黑黑的不足月的婴儿的面孔，在时隔二十三年后的岚山又清晰地浮现在大木眼前，那面孔又似乎隐蔽在冬天的树丛里，沉没在幽蓝的潭水中。大木拍手招唤女招待。大木知道，饭馆今天很闲，所以准备饭菜需要很长时间。来到客厅的女招待似乎因为今天很闲，所以，给大木换上热茶后也坐了下来。

在闲聊中，女招待讲了一个男人被一只狐狸精迷住的故事。天刚亮时，有人发现那个男人一边哗哗地沿着河走，一边喊着：“要淹死了，救命啊！救命啊！”

渡月桥下面的那一带水本来就很浅，因此是很容易上岸的，可他却在河里糊里糊涂地乱转了。他被救上岸以后，他说自己头一天晚上十点左右，像夜游症似在山地上转悠，不知不觉就下山走到河里去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女招待听见厨房有人在唤她便站了起来，接着端上来一盘鲫鱼。大木慢慢地喝了一点白酒。

大木临走时，又看了一下苫着厚茅草的房顶。大木感到那行将腐烂并且长满青苔的房顶倒也有一番情趣。

老板娘说：“这房顶也够年月了！”说是重苫房顶还不到十年光景，就这样了。银白色的半月挂在那座茅屋左侧的天空，已经三点半了。大木慢慢地走下河岸，看到翠鸟紧贴着水面滑翔，翠绿的翅膀依稀可见。

大木在渡月桥边拦了一辆出租车，打算到仇野去一趟。在冬日黄昏中，那祭祀无主亡灵的地藏王及塔群，或许能让人体味到人生无常的感受吧。但是，当看到祇王寺门口那片阴暗的竹林时，大木又让车返了回来，路上他顺便到了苔寺，然后才回饭店。在苔寺的庭院里，有一对好像是新婚旅行的年轻夫妇。干枯的松针落满青苔，水池中的树影随着水波而摇动。大木迎着暗红色的夕阳斜照的东山回到饭店。

他在浴室把身子洗暖和以后，从电话簿中找到上野音子的电话号码，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似乎是一个年轻女子，大概是她的女弟子吧，但随即就由音子来接了。

“喂——”

“我是大木。”

“音子，我是大木，大木年雄啊。”

“啊——是大木啊，多年不见了。”音子忙说道，一口京都腔调。

大木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为使双方都少一份拘束，便长话短说，直截了当地讲道：“我是来这儿听京都除夕钟声的。”

“除夕钟声？……”

“你能和我一起去听吗？”

“你能和我一起去听吧？”

电话里好一阵没回音。大木想，音子大概是很惊讶，不知该如何回答吧？

“喂喂，喂喂……”大木对着话筒呼唤着。

“就你一个人吗？”音子问道。

“一个人，就我一个人啊！”

音子又沉默不语了。

“听过除夕钟声后，第二天早晨我就要回去，我是想和你一起听过年的钟声才来这儿的。我年纪也不小了，我们已经好多年没见面了吧。如果不是利用来听除夕的钟声这个机会，难以启齿说想见你，毕竟咱们相隔这么多年了嘛。”

“明天我去接你好吗？”大木有点激动地说道。

“不，”音子忙说，“还是我去接你吧，八点早……了点吧，那么九点多钟你在饭店等我吧，我先找个地方订好座位。”

大木本来是想和音子一起慢慢地吃晚饭的，但九点已经是晚饭后的时间了。尽管如此，音子毕竟还是答应了，20多年前音子的面容此刻十分清晰地浮现在大木的眼前。

第二天，从早晨到晚上九点，大木都是一人呆在饭店里，觉得时间很长。一想到是年末三十一日，更让人感到时间的漫长。大木无所事事，京都虽然有几个老朋友，但是一则是过年，再则晚上还要和音子听钟声，所以也不想拜访他们。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来了。京都中有着诱人的京都风味的餐馆很多，但还是随便在饭店用了晚餐。大木这一天充满了对音子的回忆，随着同一场面反复地浮现，那情景愈加鲜明。此时此刻，二十几年前的往事甚至比昨天的事更为清晰。

大木没有走到窗前，所以看不见饭店下面的道路，但从窗口能够望见京都街市屋顶那边的西山，西山也很近，与偌大的东京相比显得小巧而幽雅。西山上空染上一层金色透明的浮云，随着黄昏的降临，慢慢地变成了暗灰色。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所谓大木对往事那清清楚楚的回忆是指什么呢？音子随母亲移居京都时，大木以为和音子从此分离了。虽然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但果然是真的分离了吗？不正是大木毁坏了音子的一生，让她失去成为妻子和母亲的权利吗？大木难以解脱心中的痛苦，但是从来没有结婚的音子在漫长的 20 多年里对大木是怎样想的呢？音子在大木的记忆中是个独一无二的性情刚烈的女人。而且，至今对音子的记忆还如此鲜明，这难道不是表明音子与大木分离吗？大木虽然是在东京长大的，但是这日暮夜灯下，京都街市却让他有种怀乡的感觉。这不仅因为京都是日本的发源地，而且因为音子住在这里。大木静不下心来，他洗了洗澡，把内衣、衬衣、领带全换了，便在房间踱步，又到镜前重新看了看自己，他等着音子来接他。

前门值班打来电话说：“上野先生来接您来了。”时间已经九点二十多了。

“我马上下去，请你让她在前厅等我。”大木回过话后，又想到，还是让她到房间来为好。

大木在宽阔的前厅并没有看到音子，而是一位年轻的小姐向他走过来。

“请问您就是大木先生吗？”

“我就是。”

“上野先生派我来接您。”

“噢？”大木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那多谢了……”

大木原以为音子会亲自来的，所以此时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几乎是整整一天对音子形象鲜明的回忆也似乎一下子模糊起来。

这位小姐带他坐上停在门外的车后，大木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

“你，是上野先生的弟子吗？”

“是的。”

“你和上野先生住在一起吗？”

“是的，还有一个做帮工的阿姨。”

“你家就在京都吗？”

“我家在东京，因为仰慕上野先生的作品，便主动前来拜师学画，承蒙上野先生看重，就留了下来。”

大木有意识地回头看了看这位小姐，其实从在饭店叫他的时候起，大木便惊羨于小姐的美貌。从侧面看，细长的脖颈配以秀美的耳朵，从正面看，其面容艳丽得简直令人目眩，而她的言辞又是那样的文静，她在大木身边显得有点拘谨。这位小姐知不知道自己和音子之间的事呢？自己和音子之间有那段往事的时候，这位小姐恐怕还没出生呢，大木想着，突然问道：

“你平时爱穿和服吗？”

“不，在家总活动，所以一般穿便服，很随便的。听过钟声就到元旦了，这才请先生让我穿上新年的和服。”小姐轻悦地说。看来这位小姐不仅来饭店接自己，而且还要一起听除夕的钟声。大木这才明白，音子是有意要避免和大木两个人单独在一起。

车向圆山公园深处知恩院的方向行驶。在古式的出租客厅里，除音子外还来了两位舞姬，这一点大木事先根本没料到。音子把膝盖放在被炉里，两位舞姬相对坐在火盆两侧，女弟子在门口跪下向音子施礼说：

“我回来了。”

“好久不见了。”音子把膝盖从被炉里伸出来，对大木说，“我听说知恩院的钟好些，所以就选这儿了。今天这里也休息，本该不能接待……”

“多谢了，给您添麻烦了。”在众人面前大木只能这么说，除女弟子外还有舞姬。大木既不能从话语中透露和音子的往事，也不能从表情上流露出来。音子昨天接到大木电话后，恐怕既为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又谨慎，才想到把舞姬也叫来了吧。避免和大木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其中是否表明音子对大木一番用意呢？当大木进入客厅，和音子见面的一刹那，便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从那相视的第一眼中，大木也隐约感到自己至今仍在音子的心中。这一点旁边其他人可能看不出来吧？不，女弟子一直在音子身边生活，而舞姬们虽然是少女，但都是风尘女子，也许她们都已有所察觉。当然，谁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音子让大木的坐下后，对女弟子说：“坂见坐在这儿。”音子让她坐在被炉旁与大木相对的位置，似乎是有意使自己避开那里。音子从侧面靠近被炉，两位舞姬就坐在音子的身边。

“坂见，向大木先生问好了吗？”音子轻声问了一下女弟子，然后向大木介绍道，“这是我的弟子坂见庆子，和我住在一起，她的性格和长相可不一样，是个小疯丫头呢。”

“哎哟，先生，看您说的！”

“她常常自成一家地创作出抽象的艺术画。画中蕴含着可怕的激情，带着无羁的疯狂。连我也很欣赏她那种画。她作画时浑身是颤抖的。”

女招待送来了酒和下酒小菜，舞姬给大木斟了酒。

“没想到让我用这种方式听除夕的种声。”大木说。

“我想，还是和年轻人一起听好。钟声一响，就又大了一岁，多凄凉啊！”音子没抬眼皮，“我这种人现在竟还活得好好的……”

大木回想起在生下的孩子死后两个月时，音子服安眠药企图自杀的事。音子也回想起了那件事了吧？——大木是听到音子的母亲的口信后急忙赶到的。虽然是因母亲让音子与大木分开才发生了这种事，但她还是把大木喊来了，大木住进音子家里以照顾她，他不断揉着她那由于注射了大量的药液而肿得硬梆梆的大腿。音子母亲往厨房跑来跑去，换取蒸热的毛巾。音子的内衣与

内裤都被脱了下来。十七岁的音子的腿本来比较细，因而注射后肿得很难看。大木的手不知不觉中一下子滑到了大腿的里面。趁母亲不在，给她擦去了渗出来的肮脏的粘液。大木由于心中的内疚和由衷的爱怜，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泪水滴落在音子的腿上。他暗暗发誓：无论如何也要救活她！音子的嘴唇突然发紫了。听到母亲在厨房的抽泣声，大木站起身走到那里，只见母亲抱着头蹲在煤气台前轻声抽泣着。

“她快死了呀！已经快死了呀！”

“如果真的死了，我想作为母亲您已尽到了对她的爱心，这也就可以了。”

母亲握着大木的手说：“你也一样，大木先生你也是一样啊……”

音子三天后才睁开眼睛，这几天大木一直守在她身边没有合眼。

“难受死了！难受死了！”音子睁大眼睛，在床上翻滚折腾着。她大概见到大木了吧，说：

“讨厌，讨厌。你走，不想见到你呀！”

虽然是两位医生挽救了音子的生命，但大木认为自己几天的精心照料也是一份功劳。

可能母亲没有告诉音子大木对她精心护理的情况。但是，大木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感到那曾在生命垂危时揉过的大腿比他搂抱过的音子的身体更让人记忆犹新。二十几年后，在听除夕钟声的客厅，即使音子把腿伸进被炉里，大木也能见得到。

音子把舞姬给大木斟的酒一饮而尽了，她似乎已经变得很能喝酒了。一位舞姬说，敲响一百零八下钟据说需要一个小时。两位舞姬都只穿着一般的衣服，不是参加正式场合的装束，腰带也不是长长下垂式的，但是腰带质地很好，也很漂亮。头发上只卡着美丽的梳子，没有插花簪。大木有点迷惑不解，因为两位舞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和音子好像很熟悉，但为何以这样随便的装束出现呢？大木一边喝着酒，一边听着舞姬们操着京都方言的天真无邪的谈话，心情渐渐轻松了。音子的安排是精心设计好的，她无疑是要避免和大木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但突然和大木相见，也要镇静一下自己的情绪吧。即使这样坐着，二人之间也是心灵相通的。

知恩院的钟声开始响起来了。

“啊！”大家一下子静心听起来，那是十分古老苍凉而又似乎有些破裂的钟声，其余韵传向远方。过一会儿又响了，那钟就像在眼前撞击发出的一样。

“这里太近了点儿呀。我说想听知恩院的钟声，有人建议我在这里听。可是，还是鸭河河岸附近离钟稍稍远一点的地方听为好。”音子对大木和女弟子说。

大木走到窗前打开拉窗一看，钟楼正好就在这个出租客厅狭窄的庭院下面。

“就在那儿啊！连敲钟都能看得见。”大木说。

“真是太近了呀！”音子又说了一遍。

“不，我看很好。每年除夕都是在收音机里听，能在最近的地方听到一次也是难得的。”大木虽然这么说，但是这里的确有欠情趣，钟楼的前面聚集着许多人群，大木关上拉窗重新回到被炉旁。钟声继续响着，人们不再侧耳倾听。到底是古老的名钟，那深沉有力的响声似乎把人们带到了遥远的年代。

大木离开出租客厅，到祇园社进行了苍术祭。他看见许多人把火绳的一头点着，然后将其在手中摇晃着走回家去。据说用火绳的火点着煮元旦年糕的炉灶是日本古来留下的习俗。

苦 夏

音子是苦夏的体质。

音子在东京还是少女的时候，没有在意自己是否苦夏，也不记得了。移居京都以后，大约在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才清楚地体会到自己苦夏的体质，那也是母亲告诉的。

“音子也苦夏。这体质是从我这遗传的呀。”母亲说，“弱的地方倒是很像我这个母亲呢。虽然光从性质看很刚强，可从体质上看到底是我的孩子，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并不刚强呀。”

“脾气有点烈性。”

“不烈性啊。”

母亲说音子的刚强与烈性时，无疑是想起了和大木恋爱时的音子。但是，那不是超越了脾气刚强或软弱的一个少女的痴情吗？那不是一种疯狂的执拗吗？

移居京都，母亲的意图是想以此排遣和解除音子的悲哀，因而母亲和女儿都避免提起大木年雄的名字。但是，来到京都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后，只有心灵受到创伤的母女二人相依相对，相互间就更想窥视各自心中都有的大木。母女俩心中都相互把对方看作好像是映照大木的一面镜子，这镜子相互映照着母女二人。

音子写信时翻开国语辞典，那一页的“思”字映入眼帘，日语的“思”字，有想念、忘不了以及悲哀的意思。音子看着看着，不由心里感到憋闷。她呆呆愣愣的，也不查辞典了。音子怕那部辞典，再也不想碰它了。国语辞典里似乎也有大木，辞典里有无数个能让人想起大木的辞汇吧。只要音子活在世上，其所见所闻便都与大木联系起来。音子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有着一个被大木所爱的身体和另外一个身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母亲想让女儿忘掉大木，音子心里也非常清楚。母女二人相依为命，这是母亲的惟一愿望吧。但是痴情如故的音子却不想忘掉大木。既然不能忘掉，就索性想着他，而且似乎成为一个精神依靠。如果不想，反而像丢了魂似的。

十七岁的音子从神经科有窗格子的病房出来，与其说是由于止住了与大木恋爱的伤痛，不如说似乎是由于大木在音子心中得以固定之故。

“我害怕，死了，我要死了。不要，不要，已经……”音子被大木搂抱着，心迷意乱地扭动着身子挣扎。大木松手后，音子睁开眼睛，眼里似乎噙着泪水。

“小宝贝的脸，像在晃动的水里一样，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这时，十六岁的小姐还把三十一岁的大木称作“小宝贝”。

“我呀，如果先生死了，我也不活了，真的那样，我活不下去的。”音子的外眼角闪着泪花，这不是悲伤的泪，而是湿润的眼里由于身体放松而更加湿润所凝成的泪水。

“如果音子小姐死了，就没有像你这样想念我的人了。”大木说。

“所喜欢他的人死了，再去想念他，那我可受不了，与其那样，还不如也死好。喂，也让音子去死吧……”音子把脸贴在大木的喉部，头摇晃着。

大木只不过把这些话当作一个少女的枕边情语听的，并不十分严肃，他稍稍沉默了一会儿，说：

“如果有人用手枪或刀子刺过来，那么站在我面前阻挡的，恐怕只有音子小姐吧。”

“唉，无论什么时候，我一定替你去死，高兴地……”

“不是那样想替我去死，而是当我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时，能奋不顾身地救我……立即挺身而出。”

音子点头，说：“我一定能那么做，一定……”

“危险时刻能拼命保护我的，看来只有你这个小女孩子了，能为我这样做的男人，我知道是没有的。”

“不小了，我，已经不小了。”音子接连说了两遍。

“已经不小的地方，是哪儿？……”大木去摸音子的乳房。

那时，大木也感到音子很可能已经怀了自己的孩子，他甚至还想到，如果自己意外死去，那么那个孩子也和音子一起消失了吧。——是后来音子读了大木的《十六七岁的少女》之后才知道大木当时是那样想的。

母亲说音子到了二十二三岁也会苦夏，也许是因为音子已经快到这个年龄了，也许母亲考虑到音子对大木的思念已经随时间而淡化，因而也就不再消瘦了。

音子虽然是溜肩膀、细骨架、天生纤弱的少女，但却很少生病。她早产了大木的孩子、和大木的恋爱未成、自杀未遂、在神经科住院等，那时候当然很瘦弱，精神也不正常，但身体却比精神康复得快。心灵创伤尚未抚平的音子对自己身体的这种年轻健康反而感到厌恶。若不是思念大木而眼里含着哀愁，人们从她年轻健康的外表上是看不出这位小姐内心的悲哀吧，那含有哀愁的目光，人们看作是年轻姑娘对将来的憧憬，从而使音子显得更加美丽吧。

音子从小就知道母亲是苦夏的体质。给母亲擦汗渍渍的后背和前胸，是音子热心的活计之一。她边擦边看着母亲消瘦的面容，什么也不说，因为她已经看惯了母亲的苦夏。但是，在母亲说音子继承了母亲苦夏的体质之前，音子从未想到过自己会苦夏的，——也许由于自己年轻粗心吧。音子在二十岁以前也许就有过轻微的苦夏。

音子在京都到了二十五岁以后，一直穿和服，尽管不像穿裙子或便裤时，看上去让人立刻感到身材苗条，但是音子穿和服时的身体仍能让人感到苦夏的消瘦。而且，苦夏使音子必然想起已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故的母亲。

音子苦夏，怕热，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剧了。

一年夏天，音子向母亲问道：“妈妈，苦夏的药，哪种好呢？报纸上登了许多药的广告，您用过哪种呢？”

“噢——好像都有效，又好像都没效。”母亲的回答模棱两可，稍停片刻地又郑重其事地说：

“音子，对于女人的身体，最好的药就是结婚啊。”

“在人世上，女人为生存而必须领受的药就是男人啊。这种药是所有的女人都非服用不可的。”

“假如是毒药呢？……”

“毒药也得服用，音子在不知不觉中吃过毒药，但现在她也没认为那就是毒药吧。不过，消毒的良药的确是有的。同时，还有以毒攻毒的药啊，男人这种药即使苦口，闭上眼一口气就喝下去了。让人恶心而且咽不下去的药也是有的吧，可是……”

音子最终也没有服用男人这种医治女人的药，而且母亲也和她永别了。女儿的这一点无疑是母亲终身的遗憾。音子并没有像母亲所说的那样，把大木看作毒药。即使在神经科铁格窗子的病房里，也没憎恨过大木，只是因思慕而精神失常罢了。音子想要死而喝的烈性毒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体内排除干净了，大木年雄和那个女婴总算也从音子的体内清除了。这样想或许也有理由，或者认为即使有些残痕也不致再出现问题了。然而实际上音子对于大木的爱既没有消除，也没有淡化。

只是岁月在悄然流逝。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未必只有一条时间的河流，一个人的时间的河流也许会有几条流向的，有如河流，时间之河流在人生中，有的地方流得快些，有的地方流得慢些，有的地方停止了。然而，把流速相同的时间给予所有人的是天，因人而异使时间流速不同的人。时间对所有的人都以同样速度流动，而人却各自处在不同的时间流动之中。

十七岁的音子如今虽然已经到了四十岁。但是，在音子的内心大木所在之处，时间却停滞不前了。换言之，就像漂浮在河流上的花，无论流到哪里都随着河流而流动那样，音子也和心中的大木一起随着时间同时流动。——大木的时间河流中，是怎样漂浮音子的呢？这是音子无从知道的。起码来说，即使大木不该把音子忘掉，但是与大木一起流动的音子的时间和大木时间的流动，应是不完全相同的吧。纵然是现在的恋人所在之处，二人时间流动的不同，也是无法摆脱的命运所注定的。

今天早晨音子醒来，像往常一样，用指尖轻轻揉揉额头，又摸了摸脖颈和腋下，感到湿乎乎的。觉得每天更换的睡衣上都有肌肤里渗出来的潮湿。

庆子很喜欢音子的这种潮湿能使肌肤更滑润和有香味，总是主动地乐意给音子脱这些贴身衣服，音子却对这些汗臭的衣服极度厌恶。

但是，昨天晚上庆子过了十二点半才回来，她故意避开音子的目光，膝盖也显得很笨拙地坐下了。

音子躺在床上，好像用团扇遮挡着天花板上刺眼的灯光，正在欣赏着挂在墙上的四五幅婴儿面容的素描。音子好像正看得聚精会神，只是朝庆子瞥了一眼，说：“你回来了，好晚哪。”

在妇产医院，母亲没有让音子看八个月早产的婴儿。音子只是听说头发已经长得黑黑的了。音子问母亲孩子长得什么样，母亲回答说：“孩子很可爱呢，好像很像音子。”

音子感到这只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而且，音子从未见过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近年尽管在照片上见过，但却似乎都不好看。尽管音子见过刚刚出生婴儿的照片，甚至脐带还和母体相连的照片也不是没见过，但那照片有些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因此，音子自己的婴儿的面容和身姿是不可能浮现眼前的，浮现眼前的只不过是心中的幻像而已。《婴儿升天》中画的婴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并不是自己八个月早产且死去的婴儿。对此音子不言自明，而且她也不打算把它画成写东的东西，她只是想把对那失去的没有明确形体之物的哀悼惋惜和爱怜之情通过自己的画表达出来，这一心愿作为憧憬幻想长年累月地深藏于音子的心底。每当悲哀的时候，便想起这死去的婴儿的幻像。就连一直活到今天的自己也一定成为这幅画的象征，自己和大木的爱情的美丽与悲哀也必然融入这幅画中。

但是，这样一个婴儿的面容，音子却总是难以画得满意。音子虽然见过圣母怀抱耶稣或小天使的面容，但那一般都是有固定形态的，或者是带有大人气的小型脸庞，或者是主观臆造的圣人的面容。音子想画的不是那种强劲而明晰的面容。这是人世上所没有的朦胧梦幻里光晕笼罩中的灵魂。这是能让任何人都变得温柔而文雅的精灵的形象。而且画像本身充满了无限的悲哀色彩。但是，她不想偏重于抽象的画法。

对面容的画法有这样的愿望，那么怎么画早产的幼小的婴儿身体才好呢？又怎样处理背景和点缀呢？音子反复翻看了雷东和夏加尔的画集。但是，富于美好幻想的夏加尔并没有诱发音子东洋风格的思维天才。

日本古时的稚儿太子图比西洋画更为鲜明地又一次浮现在音子的脑海。——稚儿太子的图像据说是依据弘法大师传的故事，画中画的是幼年的大师于梦幻中坐在八叶（八个花瓣）莲花里与佛陀谈话的姿态，稚儿太子正坐于莲花之上，这一绘画样式是固定的。最古老的画上的太子原本是严肃而清高的，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后世的太子图已经逐渐变成妩媚温柔的美少女般的“稚儿”了。

五月的那个圆月祭之夜，庆子要求音子给她画像时，音子之所以想起“稚儿太子”般的古典的“圣处女像”，或许是当时音子已经意识到由于自己心中已有“婴儿升天”图之故吧。那时的

想法即使不错，可到后来音子头脑中却涌现出一个新的疑虑。这就是，无论音子构思画死去的婴儿，还是构思画庆子，那幅稚儿太子图都会自然的浮现，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自己对这幅稚儿太子图的喜爱，另一方面不正是音子自身的自我爱慕、自我憧憬的体现吗？音子在对稚儿太子的憧憬中所见到的难道不是自己的自画像吗？无论是死去的婴儿画还是庆子的画像中，实际上难道不是潜藏着音子自画像的夙愿吗？而且，从另一角度讲，那稚儿太子般的圣幼儿像，或者圣少女像、圣处女像的幻影，难道不都是圣音子像的幻影吗？音子的这一疑虑，像不由自主地用自己的手刺入自己胸中的一把利刃，不过音子没有用这利刃进一步把胸膛剖开，她拔出了利刃。因此，留下了伤痕，并时时作痛。

音子并不想原封不动地依照稚儿太子图的样式来画死去的婴儿或庆子。但是，音子在构思这两幅画时，稚儿太子图首先浮现出来，这正表明不论音子想画哪幅画，稚儿太子都是潜在心底的？从“婴儿升天”画的名称和“圣处女像”画的名称中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音子是想通过自己的画净化甚至圣化自己对于死去的婴儿和对于庆子的爱。音子把庆子的肖像画题为“圣处女像”感到有些不太合适，曾和庆子开玩笑说，把她的肖像画题为“某抽象画家小姐”或许更有趣吧。但是庆子的画是否真正属于今天意义上的抽象画，音子并未认真考虑过。但是说饱含爱意，画成佛像那样，倒是那天夜里音子的真心话。

庆子刚来到音子这里时，曾把音子母亲的肖像画当做是音子美丽的自画像。自那以后音子看到挂在墙上的母亲的画像，不仅时而想起庆子的这一看法，而且更不能忘怀的是庆子见到画像时所说的话更是不能忘怀。之所以把母亲的肖像画当作自己的自画像画得既年轻又美丽，是因为音子对母亲的爱与思念，同时画中实际上也许体现了音子自身的自我爱慕。也许不仅仅由于母亲的面容与音子相似吧，也许音子画母亲的同时，也在画着自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对于画家来说，无论是静物画还是风景画，所有的画都是其心灵与情绪的自画像，也就是说画家的自我表现，这是不言而喻的。而母亲的肖像画对于音子来说，蕴含着由衷的亲近和甜蜜的悲哀，似乎画成了音子自身的画像。客观地讲，稚儿太子图也并不缺乏甜蜜，比稚儿太子图出色的佛像画或美人图，在日本的古画中屡见不鲜。而音子之所以首先想起稚儿太子图，大概由于那是一幅端庄美丽的幼儿像之故，恐怕同时也由于那幅画像的虔诚和甜美之故吧。并不信仰大师（弘法）的音子可能把自我思慕、自我憧憬之情暗暗寄托在稚儿太子的画像之中了吧，应该说画像的甜美是能够容纳其悲哀的。

音子对大木年雄的爱，以及对死去的自己婴儿的爱，乃至对已故母亲的爱，一直保持到现在。这些爱与音子身边的现实一起，在毫无改变地保持着吗？这些爱难道没有在不知不觉中变成音子的自爱吗？对此，当然音子自己并未感觉到，也没有这样怀疑和自问过。被迫与之分离的大木、早产夭折的婴儿以及母亲虽然至今仍活在音子的心中，然而真正活在音子心中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音子自己。音子心中大木所在的地方，时间的流逝或许并未停止，音子在和自己心中的大木一起随着时间流逝。而且，由于对大木的爱的回忆，染上了音子自爱的色彩，实际上也许已经变化了。音子并没想过已往的回忆都是妖魔鬼怪或饿鬼亡灵。音子十七岁被迫和大木分离后直到四十岁的今天，再也没有恋爱和结婚过，就作为单身女人的音子来说，对这种悲哀的爱的回忆十分珍视和爱惜也许是很自然的，这种带有自爱色彩的爱情或许是很自然的。

音子沉缅于女弟子庆子这一同性的少女，尽管最初是庆子开始靠拢纠缠的，但实际上这正是音子自身的自我憧憬与思慕所采取的一种形式而已？不然的话——

“先生，画我在……我变成先生所说的妖妇之前……求求您

画我，哪怕裸体也行。”音子或许是不会考虑把庆子按佛像画方式，还是按稚儿太子方式，还是按坐在莲花萼上“圣处女”的方式画的吧？音子把庆子画成这种姿态的少女，实际上是要把自己净化得很可爱？爱恋大木的十六七岁的少女一直在音子的心中，似乎永远也不会成长。但是，音子并没有意识到，也没有特意去想过。

——自己身体的气味，特别是对汗味感到厌恶的具有洁癖的音子来说，京都夜间的闷热也许使得睡衣沾染了肌肤的汗湿。今天早上醒来，本该立即离开被窝，但她却倚枕面向墙壁，又仰面观赏那幅昨夜已经看过的婴儿素描。八个月早产的婴儿，在这个世界上只生存了极短的时间，但是音子画“婴儿升天”是想把这个婴儿作为未曾在人世上出生、未曾在人世上生存，亦即作为精灵之子来画的。所以其素描便不好把握，而且难以定型。

庆子仍在熟睡着，背对着音子这边。薄薄的麻纺床单被褪到胸下，被头夹在腋窝。由于是侧卧着，腿没有粗野地叉开，但脚脖却露在被子外面。庆子平时经常穿和服，外出走动不穿高跟鞋，所以细长的脚趾直顺平滑，是属于柔软纤细类型吧。但是音子感到庆子那骨节好像拉长了似的纤细的脚趾，与自己的类型不同，所以习惯上尽量把眼光避开庆子的脚趾部分。但是，若不看那脚趾而把它握在手中，会有一种感到自己同时代的人的身体上所没有的难以名状的好感。好像自己握着的不是人的脚趾似的。

香水的气味从庆子那里飘了过来，对于年轻姑娘来说，这香水味似乎过于浓重。音子自然知道这种香水庆子有时使用，但是庆子为什么昨天使用这种香水呢？音子心头不禁泛起疑云。

庆子昨天晚上，到后半夜才回来，音子也没有多想她到哪里去了。因为当时音子正聚精会神地观看挂在墙上的那幅婴儿的素描。

庆子也没到浴室先擦擦身子，就匆匆忙忙钻进被窝睡了。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子以为音子睡着了，也许是因为音子比庆子先睡吧。

音子一起床，便绕到庆子的床铺那边，在微光中稍稍看了看庆子的睡容，然后拉开了防雨套窗。庆子一向机警敏捷，平常早上即使比音子醒得晚，但只要音子拉防雨套窗的声音一响，她便会马上起来帮忙，而今天早上庆子却只是在被窝里欠起半身，看着音子拉套窗。音子把拉窗和防雨套窗都打开后回到屋里。

“对不起，先生。昨天夜里直到将近三点时我也没睡着……”庆子边说边站起来，先从音子的床铺开始收拾。

“是天太闷热，睡不着？”

“是……”

“噢，睡衣不要收了，该洗一洗了。”

音子抱着睡衣，到浴室擦身子去了。庆子也来到浴室的洗脸处，刷牙似乎也是急匆匆的。

“庆子，你也把身子洗洗吧。”

“唉。”

“昨天晚上你没把香水洗去就睡了吧。”

“是吗？”

“还问是不是，难道你自己不知道？”音子对庆子的漫不经心有些反感，“你昨晚到哪儿去了？”

“快洗吧，不洗会感到难受的。”

“好，等一下子……”

“等一下子？”音子看着庆子。

音子从浴室出来时，庆子正在拉开五屉橱的抽屉，挑选要更换的衣服。

“庆子，要出去？”音子厉声问道。

“是的。”

“是不是有约会？”

“是的。”

“谁？……”

“太一郎先生。”

音子似乎一时没搞清楚是哪一个太一郎。

“大木先生的太一郎先生。”庆子毫不掩饰地明确答道，只是把“儿子”这个词省略了。

“……”音子沉默不语。

“太一郎先生昨天来了京都，我，到伊丹机场去接他，我答应今天带他游京都，说不定还是请他带着我先……生，我什么也不瞒着您呀。今天先去二尊院，太一郎先生说想去看看山上的坟墓。”

“坟墓？……山上的？……”音子说，但自己却从未听到过。

“哎，听他说是古时东山时代一位公卿的坟墓。”

“噢——”

庆子脱下睡衣，光着后背朝着音子，说：

“看样子今天很热，最好还是穿长衬衣吧，只穿贴身衬衣，恐怕不大礼貌吧。”

音子只在一边默默地看看庆子穿衣服。

“把腰带系好……”庆子把手绕到背后，利索地系着腰带。

音子在镜子里看着正在化淡妆的庆子，庆子也似乎在那面镜子里看到了音子的脸。

“先生，您不要那样板着脸好吗？……”

音子猛然意识到了，想把自己冷峻的脸色松弛下来，但脸色仍显得很不自在。

庆子对着三面镜的边镜，用手指拨弄着耳朵上面的头发。耳形漂亮的庆子化妆结束了。她刚站起身，又坐下来取了一瓶香水。

“你身上怎么还留有昨天香水的香味呢？”音子皱着眉问道。

“没关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庆子，看你匆匆忙忙的……”

“庆子，你为什么去会他呢？”

“太一郎先生说到京都来，并把飞机的时间告诉我了。”

庆子站起来，把刚才拿出挑选出来的三件衣服中不穿的那两件单衣，匆忙叠起来并放进了五屉橱。

“叠好点放进去吧。”音子说。

“唉。”

“重新叠一下。”

“唉。”但是，庆子根本没再拿出衣服，她连朝五屉橱再看都没看一眼。

“庆子，到这里来！”音子厉声说道。

庆子坐到音子面前，正面看着音子，音子却把视线移开了。

“你连早饭也不吃就去吗？”

“昨天晚上吃得很晚，因此早上不感到饿，不吃了吧。”

“昨天晚上？……”

“是的。”

“庆子。”音子神情严肃地问道，“你会他，要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是你会他？”

“是的。”

“是庆子想去会他，是吧？”这从庆子局促不安的面部表情便能看出，但音子却像一定要问个明白似地说，“这是为什么？”

庆子没有回答。

“不去会他不行吗？”音子把目光转移到了膝盖上，“我不想让你去会他，请你不要去会他。”

“为什么？我认为这与先生没有什么关系的呀？”

“当然有关系。”

“先生不是不认识太一郎先生吗？”

“庆子去过江之岛旅馆，你明明知道怎么回事，居然还要去会他！”

音子是在指责庆子曾和太一郎的父亲去江之岛旅馆同宿，而现在又急忙去会他的儿子太一郎，只是“大木先生”、“太一郎先生”的名字，现在未能说出口。

“大木先生尽管是您过去的恋人，而太一郎先生，是您从来没见过的，和您没有任何关系呀，如果说关系，他只不过是大木先生的儿子而已。”庆子说，“又不是您的孩子……”

庆子的话刺痛了音子。音子回想起自己十七岁时早产了大木的那个不幸夭折的孩子，其后，大木的妻子又生了一个女孩儿的事。

“庆子！”音子呼喊道，“你是想勾引他吧？”

“是太一郎先生把飞机的时间告诉我的。”

“关系已经达到你去伊丹机场去接他，又一起逛京都那样的程度了？”

“什么程度，先生，我讨厌听。”

“不是程度，是什么？关系？……”音子用手背擦去已变得苍白的额头上沁出的冷汗。

“你，是个可怕的人哪。”

庆子的眼睛闪着妖艳的光，接着说道。

“先生，我，最讨厌男人……”

“请你不要去了，一定不要去了。如果你真的要去会他，就不要回来了，若真去了，就不要再回到我这里来了。”

“先生。”庆子的眼睛似乎有点湿润了。

“你，对太一郎先生要干什么呢？”庆子看到音子放在膝盖上的手在颤抖，终于从口中说出了“太一郎”的名字。

庆子霍地站起身，说：“先生，我走了。”

“请你不要去了。”音子又用几乎恳求的语气说了一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先生，你打我吧，像去苔寺那天那样，再打我……”

“先生。”庆子站在那里，转身躲闪似地走了出去。

音子顿时感到浑身微微沁出了冷汗，她静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庭院里在朝阳下闪光的方竹，她站起来走向浴室。也许因为过度把水龙头拧过头了，水声把她吓了一跳，她急忙拧住了水龙头，她把水流放细，然后用毛巾擦了擦身子。头脑稍稍冷静了些，但心中仍感到有点悲哀。然后她用湿毛巾敷了敷额头和后颈。

回到房间，音子在能看到母亲的肖像画和婴儿面容素描的地方坐下，感到一股自我厌恶感掠过心头。这股自我厌恶感似乎来自和庆子一起生活，进而扩展到整个自我存在，与其说音子感到悲哀，不如说感到可耻，她失去了气力。自己生存的目的是什么？到底为什么活着？

音子想呼唤母亲，她忽然想起了中村彝的《老母像》，《老母像》是这位画家有生最后一部作品。中村死后留下孤怜怜的老母亲。在《老母像》是画家的绝笔这个角度上讲，这幅画浸染着音子的心。音子只在画集里见过这幅画，并未见过原作，因而难以确切理解原作，但是音子是饱含着感情来看这幅画的照片的。

年轻的中村彝所画的心中情人丰满而有力，色彩偏重红色，具有雷诺阿风格。此外，他的众所周知的名作《厄洛申科像》冷静地表现了盲诗人的高雅和哀愁，作者的虔诚之心也渗透其中，且色彩温和而明丽。然而，其绝笔《老母像》的颜色却变得暗淡而冷峻，画法也很简朴。干瘦而胸部扁瘪的老母亲侧坐在椅子上，其背景是木板镶嵌到半墙多高的墙壁，老母亲面前的墙壁的凹陷处放着水壶，老母亲头部后面的墙壁上挂着一支温度计。温度计是原本就挂在墙上的呢，还是画家为增加效果而添加的呢？音子当然无从知晓，但是这支温度计，和老母亲手指上垂挂到膝盖上的佛珠，一并留在音子的印象之中。让人感到这似乎象征着

先于母亲离世的画家之死的心就是这样一幅画。

音子从抽屉里取出中村彝的画集，找出那幅《老母像》并和自己母亲的肖像画对比起来。音子把母亲画得很年轻，不是画母亲年老时画像。母亲是先去世的，因此这肖像画也不是音子的绝笔，音子的母亲的肖像画中毫无死的感情色彩。同时，西洋画和日本画虽然不同，但音子把摄影家的老母像置于面前，感到自己的母亲画像有点浅薄，她闭上了眼睛，脸上血色也在消褪。

音子是满怀着对母亲的偏爱来画母亲的面容的，她只想把母亲画得既年轻又美丽，这似乎是音子的一种祈求。如果中村彝的《老母像》中也有即将去世的画家的祈求的话，那么音子则显得何等浅薄造作啊！音子的人生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音子的画并不是直接照着母亲活着的样子作的，而是母亲死后看着母亲的照片画的，画得比照片既年轻又美丽。音子画母亲时，也照着镜子参考了自己那张酷似母亲的面庞，画得矫情而美丽是在情理之中的，尽管如此，但音子不像中村那样，她母亲的肖像画中并未寄托深厚的灵魂。

至于说照片，音子想到，母亲来到京都以后没再单独照过像。当杂志卷首需要刊载音子的照片时，从东京的杂志社来的摄影家希望能有一幅音子和母亲在一起的照片，母亲却像躲藏似地逃走了。音子现在才感到，那恐怕也是母亲悲哀的表现吧。母亲像无脸见人者遁世隐居似地带着女儿移居京都后，和东京亲戚及朋友几乎都断绝了往来和联系。音子尽管也有无脸见人的想法，但她来京都时毕竟才十七岁，与母亲的孤独和厌世自然不同。她带着与大木的爱的伤痕和被迫分离的痛苦的同时，又一直保持着这种爱，这一点也和母亲全然不同。

母亲的肖像该重画吧，音子边想边凝视着母亲的肖像画，又凝视着中村彝的老母像。

音子感到，庆子去会大木太一郎，似乎就与自己疏远了，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难以抑制内心的不安。

今天早晨，庆子没有像以往那样习惯地说“报复”的话。她说讨厌男人，这是音子难以相信的。庆子用昨晚吃得很晚这一似是而非的理由，等不及吃早饭就走了，明显是对音子的无视和背离。庆子对大木的儿子要干什么呢？两人在一起会怎么样呢？二十四年间，被对大木的爱所缠绕而活过来的自己，现在怎么办好呢？音子难以静静地坐下去了。

音子未能阻止住庆子去会太一郎，现在自己去追庆子，必然也会见到太一郎，这或许能防止某些意外的事发生吧？但是，二人在哪里会面呢？太一郎住在哪里呢？这些庆子没告诉音子。

梅雨天

大木年雄写小说感到厌倦或写不下去时，喜欢躺在走廊的睡椅上休息一会儿。如果是在午后，就经常会躺在那里睡上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这种习惯是在近一二年才形成的，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总要出去散步的。但是长年住在北镰仓大树，圆觉寺、净智寺、建长寺等寺院以及附近的各个山丘都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早起的大木早晨也进行一次短时间的散步，因为醒来以后便在床上躺不下去。这清晨的散步也可以免除女佣人早晨整理和干活儿的拘谨。另外，晚饭前也出去散散步。

大木把书斋的走廊往宽处收拾了一下，并在走廊一角安放了一张写作的桌子。他有时坐在书斋的榻榻咪上写作，有时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写作。走廊的睡椅也布置得很舒服。一躺在这张睡椅上，一切烦恼就会散去。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写作期间，经常夜里睡不实，并做有关工作的梦，可是在走廊的睡椅上却能很快入睡，无论什么事情都烟消云散了。他年轻时没有午睡的习惯。那时一过中午，客人经常不断，因此是无法午睡的，年轻时写作也是在夜里。一般是从半夜写到天亮。把夜间的休息改在白天，才开始睡午觉，但午睡的时间却没有固定。写不下去时就躺在睡椅上，有时在午前，也有时在半下午。白天写作很少有像夜间那种疲倦了反而很兴奋的感觉。

“写不下去就大白天睡觉，这不表明自己已经年老力衰了吗？”大木想，“可是，这张睡椅真是神奇呀！”

走廊的这张睡椅，无论什么时候躺下都能睡着。醒来以后，又让人感到安静休息后的清爽。写不下去时，坐在这上面似乎又会发现新的思路，这情况也并不少有，的确是一张神奇的睡椅。

现在已进入梅雨季节，大木最讨厌这个季节。北镰仓与镰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海有丘陵相隔，相距很远，但是从海上吹来的湿气仍很浓重，天空似乎也很低沉。大木的右额上部由于暗淡的阴色而感到沉重，大脑褶皱得像要发霉。每天需要上午和下午两次躺在这神奇的睡椅上休息。

“大木先生，一位京都的姓坂见的客人来了。”女佣人通报说。

大木恰好刚刚醒来，但还躺在睡椅上，没有及时反应过来。

“我去回话吧，就说您正在休息。”女佣人说。

“不，客人是不是位小姐？”

“是的，记得她以前曾来过一次……”

“请她到客厅来吧。”

大木又躺在了睡椅上，闭上了眼睛。午睡以后，梅雨季节的倦怠也减轻了，听说坂见庆子到来，头脑就像被水洗过一样。大木站起身，洗过脸，擦过身后，便去了客厅。庆子见了大木，从椅子上站起来，脸一下子红了起来，这出乎大木的意料之外。

“你来了。”

“突然造访……”

“唉，今年春天你来的时候，我到附近山丘散步去了，如果你当时再多等一会儿就好了。”

“当时是太一郎先生送我的。”

“是的呀。他带你到镰仓的什么地方去过吧。”

“是的。”

“你从小是在东京长大的，镰仓那地方并不稀奇吧。而且同京都、奈良相比，镰仓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欣赏的地方吧。”

庆子注视着大木的脸，说：“落日沉入大海的景色是很美的呀！”

儿子带庆子到海岸去了？——大木不由心里一惊，但仍装作镇静地说：“元旦那天早晨，你到京都站送我，至今已经有半年

时间了吧。”

“是的。先生，半年时间很长吧，先生认为时间很长吗？”

大木没有捕捉到庆子这一奇妙话语的本意，便说：

“说长也很长，说短也很短吧。”

庆子感到这话说得很无聊，连笑都没笑一下。

“比如说，假如你有一个恋人，半年也没见面，那就感到时间很长吧。”

庆子的样子好像仍感到大木说得很无聊，只是脸上那黑色的眼睛好像在对大木进行挑逗，大木感到有些不安。

“胎里的孩子，长到半年就会在肚子里动的。”大木这么说，庆子也没感到羞怯。“季节也从冬天变成夏天了。现在，正是我讨厌的梅雨季节……”

“对时间这东西，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人进行哲学的思考，但是似乎还没有公认的完美的答案。一种见解认为一切都是时间解决的，虽然很有说服力，但我对此仍持怀疑态度。此外，庆子对死了便一切都会结束这种观点怎么评说？”

“我还不是那样的厌世家。”

“这和厌世观不同啊。”大木像稍微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不过，我的半年和年轻的庆子的半年，这相同的时间却又大有不同吧。譬如得了像癌这样的病，只有半年寿命的半年，就又有不同吧。此外，也有由于意外的交通事故或其他事故而突然丧失性命的人。还有战争……即使没有战争，也有人被杀害的。”

“先生不是艺术家吗？”

“不过是留给后人见笑罢了。”

“令人耻笑的作品是没有什么生命的。”

“是啊。如果真的那样，那是值得庆幸的，但也并不尽然啊。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那么我的东西将会全部荡然无存的。对我来说，还是那样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怎么那么说……先生，您写我的老师的《十六七岁的少女》是能留传后世的，您难道不清楚？”

“又是《十六七岁的少女》吗？”大木神情忧郁，“你是音子小姐的弟子，怎么你也这样说啊！”

“因为我在音子老师的身边哪。请您原谅。”

“不，没什么……真没办法……”

“大木先生。”庆子的表情突然活跃起来，“先生在和我的老师之后，又有过恋爱吧？”

“是啊。噢，有过，也许不是像音子小姐那时候的悲剧……”

“您为什么没写后来的恋爱史呢？”

“是，那……”大木有些踌躇，“她要求我不要写她，我也就不便写了。”

“唉？”

“也许作为作家来说松劲了，现在已经没有像当初写音子小姐那样年轻的热情了吧？”

“如果，如果是我，先生无论怎么写都行。”

“噢？”大木愕然。庆子在大年三十受音子的派遣到京都饭店来接自己，元旦到京都站来送行，再加上今天来北镰仓的家中作客，至今一共和庆子仅仅见过三次面，还不是约会那样的见面。这样怎么能写庆子呢？充其量也只能把小说中虚构女性的外貌借庆子美丽的面容来描写而已。儿子太一郎带庆子去过镰仓海岸，那时也许发生了什么吧？

“我已经有好模特儿了。”大木看了看庆子，想用笑敷衍过去，但是他的笑却被庆子那娇媚诱人的眼睛吸引住了，庆子眼睛湿润，似乎含着泪水。大木后面的话没有说出口。

“音子先生说给我画像的。”庆子说。

“是吗？”

“今天我又带来了一幅画，想请先生指教。”

“是吗？我不大懂抽象画，这个房间太窄，到客厅去看好吗？你上次送来的两幅画，儿子太一郎都挂在书斋里。”

“今天他不在家吗？”

“唉，今天是他先去研究室，然后到私立大学讲课的日子。我妻子看‘人形净琉璃’去了。”

“就先生一个人太好了。”庆子低声自语着走到门口，拿起放在那儿的画到客厅。画装在简单的白木镜框里。整个画以绿色为基调，在情之所致之处大胆地使用各种颜色，画面大体呈波浪状。

“先生，这对我来说就是写实的画了，是宇治的茶园。”

“是吗？茶园？……”大木注视着这幅画说，“这就是起伏波动的茶园，这就是焕发着青春的茶园。乍一看，我还以为是熊熊燃烧的心灵的抽象画呢。”

“我真高兴啊，先生。即使您那么看……”庆子跪在大木的身后，下颌倚在大木的肩上，甜蜜的气息润湿着大木的头发。

“大木先生，从这幅画中您感到了我的心灵的波动，我真的很高兴啊！”庆子又重复了一遍。“尽管作为茶园的画，这幅画算是拙劣的。”

“好年轻啊！”

“我到茶园是去写生，这是情理中的事，但我只是在最初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内把它们当作茶树看、当作茶树的畦垄看的。”

“是吗？”

“茶园是很静的。不过，那新绿的圆形波浪起伏的重叠滚滚涌动而来，这，并不是抽象画呀！”

“茶园长新芽时颜色是很清淡的呢。”

“先生，我可不懂什么清淡，无论是画，还是感情……”

“感情也是？”大木一回头，肩膀碰在庆子丰满的胸脯。庆子的一只耳朵正好在大木的眼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说这种话，你这只美丽的耳朵说不定会被剪掉的。”

“我决没有凡高那样的天才，只要不是别人给我咬掉……”

“？……”大木不由一惊，又猛一转肩，挨近大木跪在后面的庆子几乎歪倒，她顺手抓住了大木。

“我是最不喜欢平淡的感情的。”庆子仍然保持着那种姿势说。如果大木的胳膊加一把力，那么庆子只能顺势倒在大木的怀里，仰着胸，形成等待接吻的姿势。

然而，大木的胳膊并没有动。庆子也仍然保持着那种姿势。

“先生。”庆子低声细语，凝视着大木。

“你的耳朵既可爱又美丽，你侧面的脸美得像妖精呢。”大木说。

“我真高兴！先生这么赞美我。”庆子细长的脖颈微微泛起了红晕。

“您的话我终生难忘。不过，先生所说的我的这种美能保持多久呢？这么一想，作为一个女人，真可悲呀！”

“被人看是不好意思的，但是让先生这样的人看，我觉得倒是女人的幸福呢。”

庆子这句热心的话使大木吃了一惊，但如果这话是在相爱的场合，就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大木用稍稍有些生硬的话语说：

“我也感到幸福啊。你还有很多美丽之处吧。”

“是吗？因我充其量可称得上是画家，而不是模特儿，所以不懂。”

“画家可以公开使用人体模特儿，而作家却不能这样做。我感到这一点不公平。”

“如果我对您的写作有用的话，那就请用……”

“那是难能可贵的……”

“先生，如果你写我，无论怎么写都行，这我刚才说过了吧。”

不过，如果先生的幻想和想象比我的实际还美，那么我自己虽会感到有点伤感，但也没什么关系的。”

“抽象的？写实的？”

“那随先生的便……”

“但是啊，美术的模特儿和文学的模特儿是有根本的区别的。”

“这我很清楚。”庆子扑闪着浓浓的睫毛，“不过，我的茶园的画虽然幼稚，但却不是茶园画呀。它不是自然的写生，而是成为描绘自己的东西……”

“不论是抽象画还是写实性的画都是那样。但是，对美术来说，如果不是人体，那就不能称之为模特儿吧。小说的模特儿也仅仅是指人而言的。而风景以及花草等，无论怎么写也不能称之为模特儿。”

“先生，我是人哪。”

“而且是一个美人儿。”大木托着庆子的肩，让她站起来。

“美术的模特儿，即使是画裸体的作品，那也只是让模特儿摆出一种姿势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小说的模特儿仅仅那样的话……”

“这我明白。”

“可以这样说吗？”

“是的。”

可以说，大木已被庆子的大胆与敢言所深深折服。他说：

“也许可以依你的面貌来写小说里的小姐……”

“那可没什么意思啊！”庆子娇媚地紧挨着说。

“女人真是不可思议。”大木好像逃避似地说，“有两三个人，对小说是写自己的事，自己就是那小说的模特儿深信不疑。而实际上她们却是作者从不认识、也从未见过的与作品毫无关联的女人……这真是一种妄想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想，因为处境悲哀的女人太多了，能够借这种妄想聊以自慰。”

“你的大脑不是很奇怪吗？”

“女人的头脑是很容易变得奇怪的，先生难道不能做到这一点吗？”

由于这话问得太突然，大木一时语塞。

“先生是在冷静地等待着女人变得奇怪起来吗？”

“嗯？”大木仍然无以应答，于是便故意岔开了话头，“但是，小说的模特儿与美术的模特儿不同，前者是无偿的牺牲啊！”

“我是非常乐意作出牺牲的，也许无论为谁作出牺牲，都是我生命的意义所在。”

庆子继续说的这些话，也是大木意想不到的。

“庆子小姐是很想作出心甘情愿的牺牲吧，反过来再向对方谋求牺牲……”

“不，先生，不能那样看，我认为爱和敬仰才是牺牲的根基与始因。”

“庆子小姐现在，把这种牺牲所献给的人，就是音子吧。”

“是吗？”

“也许是，可是音子先生是女人呀。在女人对女人作出牺牲的生活中，是没有纯洁可言的。”

“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两人有在一起灭亡的危险……”

“两人一起灭亡？……”

“是的。”

“稍有一点杂念我都讨厌。五天也好，十天也好，我希望彻底忘掉自己。”

“即使结婚，也难以做到这一点啊。”

“要结婚，这以前是有许多机会的，可结婚之后，忘我的牺

牲就不能继续下去。先生，我不愿意回顾自己。刚才我也说过，我对什么清淡的感情实在是太讨厌了。”

“遇见所喜欢的人，只能四五天就自杀，——请别说这样的话吧。”

“是的，自杀并不可怕，比自杀更让人讨厌的，是失望和厌世。我即使被先生勒死也是幸福的。噢，在这之前，请把我作为先生的模特儿……”

庆子是不是前来勾引自己的？——大木年雄心中不禁疑惑。只在今天这一天还不能断定庆子是妖妇，但觉得如果这个小姐作为小说的模特儿还是很有味道的。可是，一旦爱上庆子再分离，难说不像《十六七岁的少女》的音子那样，也要进入医院的神经科的。

今年早春，坂见庆子拿着自己的两幅画——《梅》和《无题》——来访的时候，大木出去散步，到北镰仓的山丘眺望晚霞，当时不在家。儿子太一郎见了她，太一郎去送她，据庆子今天说，不是送到北镰仓车站，而是二人到镰仓海观景去了。不言而喻，太一郎是被庆子那妖艳的魅力迷住了。

“但是，这样可不行了，儿子会被庆子毁灭的。”大木想，“并不是年龄相差的嫉妒。”

庆子对大木说：“这幅茶园的画，如果能放在先生的书斋，那该多好啊！”

“那，就这么办吧。”大木淡淡地说。

“我想请您在夜里光线较暗的地方朦胧地看着。这样，茶园的脸色暗下来，我任意涂抹的颜色就浮现出来了吧。”

“嗯？要做可怕的梦吧。”

“什么梦？”

“噢，年轻的梦啊。”

“我真高兴，您说的话真让人高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不是很年轻吗？茶园圆形波浪起伏的重叠是音子小姐的影子，让人看不出是茶的新绿的色彩该是庆子小姐你自己吧。”大木年雄说。

“先生，哪怕一天也行之……后在先生的壁橱里落满灰尘也没关系，因为是拙劣的画嘛。过些天，我就用小刀把画划破。”

“哎？——”

“真的呀。”庆子显出极其温顺的样子，“是拙劣的画嘛！哪怕在先生的书斋里只放一天也是好的……”

“嗯。”

大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庆子默默地低下了头。

“这样奇怪的画，先生能不能真的梦见一次？……”

“你这就说得不对了，受到画的吸引，与真说能梦见画，不如说也许能梦见你呢。”大木说。

“好吧。无论是什么梦……”庆子美丽的耳朵微微有些泛红了，“不过，先生，您可没做什么能够梦见我的事呀！”庆子抬起头凝视着大木，眼睛似乎有点湿润。

“不，上次你来送画的时候，按说我儿子把你送到很近的镰仓车站就可以了，可他却把你送到镰仓海岸了吧。今天让我来送你吧？因家里没人，也不能请你在这儿吃晚饭了，我已经叫来了车。”

车驶过镰仓街，在七里滨奔驰。庆子只是保持沉默。

梅雨季节的相模湾，到处是一片灰蒙蒙的颜色。

大木让车等候在江之岛的海滨乐园。

大木买来海豚的饵料墨鱼和鲷鱼，海豚纷纷跳出水面来噬取庆子手中的饵料，庆子胆子大起来，逐渐把饵料举高，海豚更高地跳起来噬取饵料，庆子完全像普通小姑娘似的兴高采烈，连下起雨来都没感觉到。

“趁雨还没下大，我们走吧。”大木催促庆子，“看你裙子都

有些淋湿了。”

“哈——好开心。”

上车以后，大木说：

“这附近，伊东温泉再稍往前一点，据说经常游来成群的海豚。赤身裸体的男人把它们赶到海岸附近，然后捉住抱起来，因为海豚最怕痒，所以一挠它的腋下，就没劲儿了。”

“噢——

“小姐怎么样？”

“我讨厌。捉起来恐怕会闹腾或抓挠的吧。”

“还是海豚温顺啊。”

车开到了山上的旅馆。眼前的江之岛灰沉沉的，左面的三江半岛也薄雾迷蒙。梅雨的雨点逐渐增大，但却笼罩在浓浓的烟霭之中，附近的松林也朦胧模糊。

二人进了房间，身上都潮湿了。

“庆子小姐，不能回去了。”大木说，“这么大的雾，开车也危险呀。”

庆子点头答应了，那丝毫也不感到为难的样子使大木有些吃惊。

“身上粘乎乎的，晚饭前如果不擦擦身……”大木用手搓着脸，“庆子小姐也像海豚似的吧，让我试试看好吗？”

“先生，您说得太过分了，把我比作海豚……我难道能接受这样的侮辱吗？想把我当海豚捉弄玩儿……”庆子肩头斜靠在窗边说。

“黑色的海。”

“是我不好，请你原谅。”

“至少该说我想好好儿看看你……或者，一声不响地把我抱起来

“你不反抗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也不知道……不过装捉海豚实在有些太过分了，我不是那种没羞没臊的人，先生也是那样堕落吗？”

“堕落？——”大木没说出后面的话就进了浴室。

大木一边冲着淋浴，一边稍稍洗了洗浴盆，放好了热水。他用毛巾擦着身子，走出了浴室，头发还是乱的。

“请吧。”大木没看庆子，说：“我放新热水了，已经有半浴盆了吧。”

庆子表情严肃地望着大海。

“又变成了浓浓细雨，附近的岛和半岛都灰蒙蒙的……”

“你感到悲哀吗？”

“连波浪的颜色也让人讨厌。”

“身子发粘感到不舒服吧，洗澡水放好了，先去洗个澡吧。”

庆子点了点头，进了浴室。浴室里静悄悄的，连水的声音都听不到。但是，庆子洗了脸出来，坐在三面镜前打开了手提包。

大木走到庆子身后，说：“我用淋浴洗了头，什么也没有，头发乱得很……虽然有发蜡，但气味不是太好。”

“先生，这个香水怎么样？”庆子递过来一个小瓶子。

大木闻了闻，说：

“先打上发蜡，再洒上这个香水？”

“只洒一点就行。”庆子笑了起来。

大木抓起庆子的手，说：“庆子小姐，你一点也没化妆……”

“疼，好疼啊！”庆子回过头说，“你真坏。”

“庆子小姐的脸不化妆最好看，那美丽的牙齿和眉毛真漂亮。”大木在庆子白嫩的脸颊上吻了一下。

“啊！”

化妆镜的椅子倒了，庆子跟着也倒了，大木的嘴唇压在庆子的嘴唇上。

这是一个长长的吻。

大木感到有些憋得慌，稍稍把脸离开了一点。

“不，先生，再长些……”庆子拉住了大木。

大木感到很吃惊，说：

“潜水渔女也不能憋那么长的气呀，会昏过去的。”

“就让我昏过去……”

“还是女人憋气时间长些啊……”大木装作闹着玩似地，又把嘴唇贴了上去，又是一个长长的吻。大木又感到憋闷时，便把庆子抱起来，放倒在床上。庆子把胸和腿蜷曲成一团。

大木要把她的胸和腿舒展开，庆子虽然一点也没有反抗，但还是让大木费了不少功夫。这时，清楚地知道了庆子并不是处女，大木的动作显得有些粗暴——

“先生，先生！”庆子便在下面悲哀地呼唤。

“上野先生！上野先生！”

“哎？——”

大木原以为是呼唤自己，但他听到庆子实际上是在呼唤音子时，便一下子泄气了。

“什么？你在喊上野先生？”大木很不高兴。庆子没有回答，把大木推开了。

湖 水

庆子来到木屋町的“总屋佳”，太一郎已经换上外出的西装站在高台上了。

“早上好！昨晚睡得好吗？”庆子走近太一郎，把身子斜倚在高台的栏杆上。

“您在等着我吧。”

“我很早就醒了，听见河水声，觉得很吸引人，就起来了。”太一郎说，“我看到东山的日出了。”

“那么早？……”

“唉。但是，由于东山靠得太近，似乎就不像日出了。只是随着太阳升起，东山的绿色明朗起来，鸭河的流水在朝阳下闪光……”

“你一直在看着这些？”

“观看对岸街上人们起来活动，蛮有趣味的。”

“你没休息好？这个住处不习惯？”

庆子又自言自语似地说：“你没睡好，如果是因为我，那么我真高兴……”

“太一郎先生你不说是因为我吗？”

“是因为庆子小姐。”

“你好像是被我逼迫讲才说的呢。”

“可是，其实你睡得很好吧。”太一郎看着庆子的眼睛说。

庆子摇了摇头，说：“不好。”

“看你的眼睛，你睡得很好啊。简直像明灯似的闪闪发光……”

“因为我心里有一盏明灯。是因为太一郎先生，即使一两夜不睡觉，眼睛也是欢乐的。”

庆子凝视着太一郎炯炯有神的眼睛变得温柔而湿润，太一郎拿起了庆子的手。

“你的手有点凉。”庆子低声细语。

“你的手好温暖啊。”太一郎说着，逐个摸着庆子的手指，那手指的柔软直传到心里。太一郎感到庆子那简直不像人手般的纤细的手指，在自己的手中像要融化了。这不是很容易咬断吗？太一郎想把庆子的手指衔在口中，少女的柔弱似乎从手指传到太一郎身上。而且，庆子的侧脸的美丽的耳朵和细长的脖颈，就在太一郎的眼前。

“你就是用这纤细的手指作画的吧。”太一郎说着把庆子的手举到了嘴边，庆子看着自己的手，眼睛似乎湿润了。

“庆子小姐，是不是感到难过？”

“我是高兴啊，高兴到了难过的程度……今天早上，太一郎先生无论摸我哪儿，我都会流泪。”

“我似乎感到我的什么事要结束了。”

“什么事？……”

“你问这种事，真坏。”

“不是结束，是开始，一件事的结束，不就是另一件事的开始吗？”

“你要知道，结束就是结束，开始就是开始……这是有区别的。女人如果这么想，就表明她已变成新的另外一个女人了。”

太一郎本来想把庆子抱在怀里，可是抚摸庆子手指的手反而松劲了。庆子温柔地靠在太一郎的身上，太一郎伸手抓住了高台的栏杆。

下面的河边上上传来狗的狂吠声，好像是附近一个店铺的中年妇女带着一条狸遇见了一条大秋田犬而狂叫起来。秋田犬似乎根本不睬狸，牵着秋田犬的年轻男人好像是一个小餐馆的厨师。中年妇女蹲下来抱起了狸，但是狸在她的怀里挣扎着，继续狂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着，这位妇女转身背朝秋田犬，狸便好像是向着太一郎和庆子这边狂吠似的。中年妇女搂着狸的头，并仰望高台友好地笑了笑。

“真讨厌，一大早狗就朝我叫，今天真不吉利。我最讨厌狗。”庆子躲在太一郎的身后，狗不叫了，庆子仍站在太一郎身后，一只手轻轻搭在他的肩上。

“太一郎先生，你与庆子约会感到高兴吗？”

“当然高兴啊。”

“跟我一样高兴吗？……恐怕还没有我这么高兴吧。”

太一郎没有料到庆子口中会说出这种富有女人味儿的话，一股年轻女性的芳香气息随着庆子的话语传到了太一郎的脖颈。庆子的前胸似乎轻轻挨近太一郎的后背，虽然不是紧紧贴上，但后背和前胸之间几乎毫无间隙，一股温柔的暖流传了过来，太一郎顿时感到庆子已经属于自己的了，这种感觉在太一郎的心中展开来。同时又感到，庆子已经不是一个异常的少女了，也不是一个神秘的少女了。

“你大概不知道我是多么想和你相会的吧。我想，我如果当初不到北镰仓你家去，我们是不可能有机会见面的。”庆子说，“这真是不可思议。”

“是不可思议呀。”

“我所说的不可思议，是每天都在想念太一郎先生，所以虽然隔了这么久才和你相见，却感到常和你见面一样，这真是不可思议。太一郎先生早已把庆子忘了吧？是不是这次来京都才忽然想起我的呢？”

“庆子小姐说这种话才不可思议呢。”

“是吗？你也偶尔想起我来？”

“每当我想起庆子小姐的时候，总要伴随着一点痛苦……”

“哎哟！为什么？……”

“想起庆子小姐，就会想到你的先生吧，这就会想起我母亲

年轻时的痛苦了。那时由于我还不懂事，也不知事情的前因经过。但是我父亲的小说里写得很详细，小说里写着母亲抱着还是幼儿的我在黑夜的街上彷徨，饭碗从手中掉下来而哭倒在地。也许是幼小的我感到母亲抱得不舒服，母亲只好走出门外，幼儿的我痛哭不止，哭声传得很远，幼儿的哭声，母亲也没有听见。据说母亲的耳朵也听不见了，牙根也活动了，母亲那时才三十四岁呀。可是……”太一郎没有继续说下去。

“可是，我父亲写音子先生的小说《十六七岁的少女》至今也很畅销。带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多次出版的小说版税和稿费资助了全家的生活费用，也资助了我的学费和我妹妹的结婚费用。”

“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

“现在说也没有用了，但一想起来就感到很可笑。那部十分丑陋的小说中把我母亲写成一位疯狂嫉妒的女人，这对于作为儿子的我来说，心里很不是滋味的。而且又出了文库本。现在每次增版印刷，出版社都寄来作者检验盖章用纸。哪怕要盖五千、一万个印章，都是我母亲盖。现在已是中年人的母亲，为了那部把自己写得很丑陋的小说的增版印刷而不得不强作笑脸，啪啪地盖章。”

“但是，对于我母亲来说，也许风波已经过去了。因为家庭已经平静了……我的母亲作为这部小说作者的妻子，世人本该轻视我母亲，可实际上她却反而似乎受到尊重，真是不可思议呀。”

“因为是大木先生的太太嘛。”

“可是，音子先生现在不是仍然活在这部小说里吗？也没有结婚

“是啊。”

“不知我父母亲对这是怎么想的，他们好像把上野先生这个人忘掉了。有时想起我也从这部小说的稿费中受益，心里真是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些不好受，牺牲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的一生……庆子小姐说想替上野先生也对我进行报复……”

“好了，不要说了，我的报复到此为止就算结束了。”庆子把脸贴在太一郎的脖颈上，“我就是我呀。”

太一郎一转身，抱住了庆子的肩头。

庆子低声耳语似地说：

“上野先生说，我不要再回到她那里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我告诉了她去会太一郎先生。”

“你告诉她了？”

“对她说了呀。”

“先生请求我不要去会你，她还说，我若去的话，就不要再回来了……”

太一郎把手从庆子的肩头松开了。他忽然发现，对岸大路上的往来车辆逐渐多了起来，东山的颜色也逐渐变得明朗起来，呈现出浓淡分明的绿色。

“我不该给你讲真话是吗？”庆子窥测似地看着太一郎绷紧的脸说。

“不。”太一郎停了停，说：

“我总觉得自己会不会做出替我母亲对上野先生进行报复的事。”太一郎说着，从高台回到房间。

“替你母亲报复？……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说得真让人迷惑不解。”庆子急忙跟着太一郎走了过去。

“走吧。哦，庆子小姐还是回去为好。”

“哎哟，你好狠心！”

“这次是我替父亲来扰乱上野先生身边的平静的生活了。”

“昨天晚上我说了一些报复之类的话，是我不好，请你谅解。”

太一郎在旅馆前拦了一辆出租车，庆子也跟着坐了进去，太一郎似乎感到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当出租车穿过许多街道，直到车开至巍峨的二尊院时，两人一直什么话也没说。

“把车窗都打开好吗？”庆子只是问了一句话，就没再作声了。她只是把自己的手搭在太一郎放在膝盖的手上，晃动着食指。庆子的手虽然没有出汗，却潮乎乎的，很滑润。

据说二尊院的山门是当时的豪门贵族角仓氏于庆长十八年从伏见桃山城移到这里来的。这座山门保留了当时城门的规格样式。

“看今天的太阳，似乎天气很热呀。”庆子说，“我来二尊院还是第一次……”

“我稍稍研究过定家的事……”太一郎登着山门的台阶，回头看了一眼庆子的脚下。只见庆子和服的底襟在轻轻摆动。

“定家在小仓山的山脚下住过，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那称作时雨亭的山庄却有三个，似乎弄不清哪个是真的。在这个二尊院的后山，与之相邻的有常寂光寺，还有厌离庵……”

“厌离庵，先生也带我去过那里呢。”

“是吗。那个尼姑庵里，还有定家写《小仓百人一首》时为了磨墨用过的水井吧。”

“我不太清楚。”

“那是称为柳水的名水呀。”

“难道真使用过那个水井的水吗？”

“因为定家历来被奉为歌神，所以民间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呢，尤其是在室町时代，定家更是和歌之神，文学之神。”

“二尊院的山上也有定家的墓吗？”

“不，定家的墓在相国寺。在厌离庵，有一个小塔，传说那是定家的茶冢……”

太一郎发现庆子对藤原定家的情况知道得微乎其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刚才出租车驶过广泽池，太一郎看见对岸映在水中的美丽的松山之后，嵯峨野上千年的历史和文学中那生动的风景便在他的心中活了起来。从池对岸也见到了小仓山，那山在岚山前面显得低矮而平缓。

太一郎因为被山野的景观诱发出的那种怀古幽思，因庆子在身边而更加显得情绪昂扬。太一郎深切地感受到，这真的是来到京都了。

但是，太一郎在这风景中可能已经软化了庆子这位小姐今天早上和音子争吵起来的那种激愤情绪吧。太一郎注意到这一点，便不由自主地看了庆子一眼。

“请你不要用那种奇怪的眼光看我……”庆子眼睛闪着光，伸出手来。太一郎轻轻抚摸着她的手，说：

“是有点儿奇怪呀，我和庆子小姐这是走在什么地方呢？……这是在哪儿啊？”

“是哪儿呢？这个人是谁呢？”庆子握紧太一郎的手指，用力攥着。“我不知道啊。”

山门内宽阔的参拜道路被苍翠的松树的浓郁树影所笼罩，这道路两旁苍翠的红松，松树之间间杂栽有枫树，松树枝头的树影在地上静静的，松树的树影在行走着的庆子的白色和服和脸颊上动着。枫树枝桠低垂，时而拂过头顶。

当见到这条道路尽头的石阶上面的瓦顶泥墙时，近处传来水声。大木与庆子登上石阶，沿墙向左拐。水就是从那瓦顶泥墙的墙根落下来，墙上随便开了一道门。

“一个人也没有啊。”庆子站在石阶上面的门上说。

“这寺院尽管很有名，但来这地方的人却很少，这真是叫人奇怪。”太一郎也止住了脚步。

小仓山在大木的眼前绵延。铜屋顶的正殿显得肃穆而沉静。

“左边那棵树很好看吧。那是棵细叶冬青古树，据说还是西

山名树呢。”太一郎走近树前，只见这棵古树老节斑驳，从根到梢枝桠凸凹不平，绿叶繁茂，郁郁葱葱。那满树枝桠看上去短而有力。

“我喜欢这棵古树，记得很清楚，但亲眼靠近着却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愿望啊。”

太一郎只是说了细叶冬青树，而对于悬挂在正殿的两幅御笔匾额“仓山”和“二尊院”，以及对于二尊院这一寺院名称的由来却未作任何解释。

折回到弁天堂的右边，太一郎抬头仰望着高高的石阶，说：“庆子小姐你穿着和服，能上去吗？……”

庆子说话时露出美丽的牙齿，她摇着头说：

“上不去呀。”

“拉着我的手，再背着我。”

“慢慢上吧。”

“那墓是在这上面吗？”

“是的。登上石阶后，上面就是实隆的墓。”

“太一郎先生是为看那个墓来京都的，不是来会我的呀。”

“是的，你说的没错。”太一郎把握起庆子的手松了，一边说，“我自己上去，你就在下面等我吧。”

“我自己能上去的，这几个台阶算得了什么，请你放心……就是登上小仓山的山顶不回来也没关系。”庆子说完，拉起太一郎的手，开始登上石阶。

石阶好像平时没有多少人走过，那一阶一阶古旧的石阶上长出了一些青草和凤尾草，旁边还开着许多黄色的花朵。他们登上旁边排列着一些墓碑的地方。

“是这里吧？”庆子说。

“不，还在上面呢。”太一郎答道，但却情不自禁走进旁边的墓地，说：“这三座石塔都很美吧。这被称作三帝陵，以其卓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石造艺术而著名，这边的宝篋印塔和中间的五重石塔造型都非常优美吧。”

庆子也点头观看着。

“时代的痕迹都留在石头上……”

“是镰仓时代吗？”

“是的，大概是吧。对面那座十层石塔好像是南北朝时修的，据说那原是十三重塔，上面的一截没有了。”

庆子具有绘画才能，对石塔典雅优美的造型，自然是心领神会的。庆子似乎已经忘了自己还在拉着太一郎的手。

“这一带还有二条、鹰司、三条等公卿的许多墓，角仓鸟以和伊藤仁斋的墓也在这里，但这样的石塔名作却只有三帝陵而已。”太一郎说。

从这里再往上，登到石阶尽头，就能看到一座叫做开山庙的小佛堂。佛堂里面只高矗着一座刻有二尊院中兴的湛空上人的业绩的石碑，碑型颇为新颖别致。

然而，太一郎并没有径直去看这个佛堂，而是向排列在佛堂右侧的墓碑群走去，说：

“就是这里啊。这是三条西家的墓，右端就是实隆的墓，上面写着前内大臣实隆公的字样吧。”

庆子一看，见一个简陋的高约与膝齐平的墓的旁边立着一块刻有实隆的名字的石头。与之相邻的墓前也立着一块细石条，上面刻着“前右大臣公条公”，而其左侧刻有“前内大臣实枝公”。

“身为内大臣或右大臣的人死后，墓就这样简陋吗？”庆子说。

“是的。简陋的墓，我是喜欢的。”

如果不另立着刻有名字和官职的石头，那么这些墓碑与仇野的念佛寺里那些无人祭祀的亡灵的墓碑并没什么差别。这些墓碑长出青苔，陈旧不堪，在泥土遮埋和岁月湮没中几乎都改变了形

状，这些墓碑默默无声，正因其默默无声，太一郎似乎要听一听遥远而微弱的声音。由于庆子的手握在太一郎手里，因而她也随之蹲了下来。

“这是和人们关系很近的墓啊。”太一郎用能引起庆子兴趣的措词，“我正在研究这位实隆公卿有关的情况，史载他享有八十三岁高寿，从二十岁到八十一岁的六十一年间所写下的日记是东山文化的宏伟的史料。此外，以及实隆的姻亲公卿的日记，还有连歌师的日记，里面都经常出现实隆的名字。在实隆的时代，可谓乱世，但乱世中能有文化的传统和勃兴，因此对其进行研究我觉得很有价值的。”

“你正在研究这些，所以对这个墓感到很有兴趣吧。”

“是啊。”

“你研究这些多长时间了？”

“大概有三年，不，有四五年了吧。”

“这个墓里引发了太一郎先生的灵感了吗？”

“灵感？哦，灵感？……”太一郎像在自言自语。庆子猛然把胸脯倒在他的膝盖上，太一郎身子摇晃了一下，庆子就势搂住了他的脖子。

“在太一郎先生的珍贵的墓前……是吧？”

“我也把它当作很亲切的墓……当作珍贵的值得纪念的墓这……个墓呼唤着太一郎先生的心。我想这不是坟墓啊。”

“不是坟墓吗？”太一郎似乎心不在焉地反问了庆子一句，“坟墓一旦历经数百年便不能算是坟墓了吧……”

“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见呀。”

“石头坟墓也确实有其丧失作为坟墓的寿命的时候啊。”

“我还是听不见呀。”

“是你耳朵靠得太近了吧……”太一郎把嘴唇贴近眼前的庆子耳朵说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不，好痒啊。”庆子摇着头。

“你喘的气进到耳朵里，好痒啊，你真坏。”庆子仰望着太一郎的脸，眼睛斜视着，庆子的脸斜贴在太一郎的胸口上。

“吹女人的耳朵，你真讨厌。”

“我没吹呀。”

太一郎不由轻轻地笑了一声，好像这才意识到自己正在抱着庆子的后背。自己胳膊抱的是庆子这种感觉强烈起来，感到膝盖上庆子的压力加重了。但是，又是那样的轻盈而柔软。

由于庆子猛然间把胸脯倒在正蹲着的太一郎的膝盖上，太一郎的姿势是勉强支撑的。为了不致仰面倒下，他或者脚尖用力，或者又反过来脚跟用力，他这样是不由自主的。

庆子搂着太一郎的脖子，其衣袖自然是褪到胳膊肘上的。太一郎感到庆子贴在自己脖子上的滑润的肌肤有点凉丝丝的，这说明他已经清醒了。

“吹了美人儿的耳朵了，是吗？”太一郎想，大概是自己喘气太粗了吧，便把呼吸平稳下来说。

“我的耳朵最怕风吹。”庆子向太一郎低声细语道。

庆子美丽的耳朵吸引着太一郎，太一郎禁不住用手指头捏了一下，庆子睁着眼睛一动也没动，太一郎便抚弄起她的耳朵来。

“真像一朵珍奇的花呀。”

“是吗？”

“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听见了，那是……”

“那是什么？……”

“怎么说呢？好像是蜜蜂落在花上的声音吧如……果不是蜜蜂，那也许就是蝴蝶。”

“因为是轻轻摸的。”

“你喜欢摸女人的耳朵？”

“哎？——”太一郎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停下了。

“喜欢是吗？”庆子仍然柔声细语地问道。

“因为这么美丽的耳朵，我从来没有见过……”太一郎说得似乎很牵强附会。

“我喜欢给人掏耳朵，奇怪吧？”庆子说。

“因为喜欢，所以很会掏，过一会儿我给你掏掏吧。”

“怎么一丝儿风也没有啊。”

“没有风，只是阳光的世界啊。”

“是的，在这样的一天，从早晨起你就在古墓前拥抱我，值得纪念哪。这纪念是坟墓给予的，多么不可想象啊。”

“坟墓或许是为这一纪念而修造的吧。”

“这一纪念在太一郎先生的心中一定很短暂，或许很快就会消失的。”

接着，庆子一只手支在太一郎的膝盖上，想要站起来，说：

“好难受啊。”

“为什么你认为这一纪念在我心中会很快消失呢？”

“这样坐着难受死了。”庆子就要站起离开，太一郎却把她拉到身边搂在怀里，并把嘴唇轻轻贴到她的嘴唇上。

“不，不，不，我不喜欢嘴唇！”

太一郎对庆子突然间的厉声拒绝感到吃惊。但是，庆子或许是为了把嘴唇躲起来吧，她把脸紧紧地贴在太一郎的胸口。太一郎去摸庆子的头发，当手摸到额头时，便要把她的头从自己的胸前拉开，而庆子却使劲地反抗着。

“好疼啊，你这样捂着我的眼睛，弄得眼睛都快冒金星了。”庆子说，但她的脸却未能抵挡住太一郎手的力量。

庆子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捂哪个眼睛了？”

“右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还疼吗？”

“当然疼啊。眼泪没出来吗？……”

太一郎看了看庆子的右眼，发现她的眼脸上并未留下红色的指痕，随着太一郎的脸自然而然地一倾斜，他的嘴唇碰在庆子的右眼上。

庆子只是小声地“啊”了一声，但并没把脸转开。

太一郎的嘴唇感觉到庆子的睫毛似乎很长。

太一郎像碰到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马上把嘴唇移开了。

“眼睛可以？嘴不行……”

“哎呀，真坏，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坏话！”说着庆子扶了一把太一郎的胸脯，险些把他推倒，自己就势站了起来。白色的手提包啪地一声落在地上，太一郎把它拾了起来，说：

“这个手提包好大啊。”

“是的，里面装着游泳衣呢。”

“游泳衣？……”

“我们不是已经约好到琵琶湖去的吗？”

“我右眼模模糊糊的，似乎看不清了。”

庆子从太一郎递过来的手提包中拿出镜子照着眼睛，一边说：

“倒没红。”

她又用手指轻轻揉了揉右眼睑，突然庆子发现太一郎正静静地注视着自己，脸不由一下子红了起来，庆子低下了娇媚而羞涩的眼睛。她用手指轻轻点了一下太一郎的衬衫，太一郎这才发现衬衫上印有庆子淡淡的口红。

“怎么办呢？”太一郎拿起庆子的手说。

“你说怎么办？弄不掉的。”

“不，就这样，把上衣纽扣扣上就遮起来了，我是说现在怎么办。”

“现在？……”庆子歪着美丽的脖子，“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

“还是下午去琵琶湖好吧？”

“现在，几点钟了？”

“十点还差十五分。”

“还那么早？……看树叶都像中午……”庆子环顾了一下周围的树木。

“其实岚山离这里很近哪，夏季的岚山一定人很多吧，为什么这里都没什么人来呢？”

“即使来二尊院，恐怕也很少有人上到这里来的吧。”

太一郎随便敷衍了这么一句，心里轻松了些，用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

“跟我去看看时雨亭的遗迹好吗？据说时雨亭有三个呢，至于哪个是真的，我并不想探究，这二尊院的那个我也没有去过。这里我以前来过两三次，看过那个路标……”

时雨亭遗迹路标的木牌在后面的山脚下。

“还往上登吗？”庆子仰面看了看山，“没关系的，到山顶我也上，如果不好走的话，就脱掉鞋子光着脚走。”

由于在小路上攀登时，要不时把路上的树枝用手分开，因而发出庆子的衣服与树枝摩擦的声音。太一郎回过头来，抓住了庆子的手。

不久，小路在前面分成了两条路。

“走哪边儿呢？好像左边儿。”太一郎说。但是，这条向左走的路与其说是沿着山腰走，不如说是在悬崖上走更能表达其危险性。太一郎有点踌躇了。

“好危险啊。”

“太可怕。”庆子双手抓着太一郎的右手。

“穿草鞋滑，小心掉下去。喂，走右边儿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走右边儿？……也不知道时雨亭究竟在右边儿还是左边儿看……样子右边儿好像是到山上的路。”

这条路被满山的树丛掩蔽。太一郎被庆子柔软的手拉着走，庆子忽然停下来，说：

“你让我穿着和服在这样的树丛里走路？”

有三棵松树在遮蔽着二人的矮树的前面，高高耸立着，从松树之间能望见北山，下面街镇的一角隐约可见。

“那是哪儿呢？”太一郎正要用手指向那里，庆子靠了过来，说：

“不知道啊。”

太一郎身子踉跄了一下，随着庆子缓缓地俯下身，他也坐了下来。庆子被太一郎拥抱着，并用右手整理了一下散开的和服下摆。

太一郎把嘴唇贴在庆子的眼睛上，庆子慢慢闭上了眼睛。他又把嘴唇从眼睛移到嘴唇上，庆子也没回避。但是，庆子却紧紧地闭着嘴。

太一郎抚摸着庆子细嫩的脖颈，准备顺势把手伸到衣领里面。

“不，不。”庆子突然用两只手抓住了太一郎的手。太一郎把和庆子合在一起的手从庆子的衣服的上端移到胸前，把手掌放在那隆起的地方，庆子把太一郎的手从自己胸脯的右面移到左面。然后，庆子眯着眼睛看着太一郎。

“右边的不行，不许碰。”

“哎——”太一郎感到莫名其妙，顿时他放在庆子胸脯左面的手也不由自主地松开了。庆子仍眯着眼睛，说：

“右边，我，感到悲哀。”

“悲哀？……”

“是的。”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右边，或许是由于心脏不在右边的缘故吧。”说着，庆子羞涩地闭上眼睛，从左胸把身子向太一郎的胸前靠了过去。

“作为女孩子，如果身体的某部位残疾，那残疾的地方好起来，也会感到是一种悲哀的。”

庆子在江之岛的旅馆，不让太一郎的父亲抚摸左侧的乳房，太一郎当然不可能知道。太一郎自然更不会知道，现在庆子的要求正与那时相反，只允许作为儿子的太一郎摸其左乳，而躲避右乳。而对于庆子所说的女孩儿的身体也许哪里会有残疾的地方这句话，却感到有一种可怜的刺激。

但是，太一郎从刚才庆子说的话里，似乎听出了她的胸曾被男人抚摸过这一弦外之音。而这对于太一郎来说又是一种诱惑，太一郎稍稍用力满把抓过庆子的头发，吻了她。庆子的额头和脖颈顿时微微冒出汗来。

二人走过角仓家的墓前，下山后，便去了祇王寺。从祇王寺返回来时两人又悠然漫步到岚山。

二人在吉兆餐馆吃了午饭。

“让您久等了，车来了。”女招待走过来对庆子说道。

“啊！”太一郎不由看了看庆子。太一郎这才知道，刚才庆子似乎是到化妆室去了，原来她是去付账，而且把车也托人订好了。

车开到了京都市内二条城附近时，庆子突然说：

“没想到这么早就能去呀。”

“到哪儿去？……”

“真烦人！糊里糊涂的不……是约好去琵琶湖吗？”

车朝东寺的高塔的方向行驶，见到七条的京都站从右侧过去，车从东寺前面穿过，行驶在南环路上，路的下面时而出现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河，但却又不像鸭河，似乎显得很荒凉。司机指着道路前面的山说：

“据说那山叫牛尾山，字面意思就是山像牛的尾巴。”

车从那座牛尾山的左侧驶过，又越过东山的南侧。

从左侧往下看，只见一片辽阔的湖水。

“是琵琶湖呀！”明明都知道是琵琶湖，庆子却高声叫道，“终于把你带来了，终于啊！……”

太一郎没有理会庆子的话，他似乎被湖中那么多小帆船、汽艇、游船吸引住了。

车驶入天津这座古老的市镇，从琵琶湖展望台附近向左开，从汽艇竞赛场驶过，又穿过海滨天津街，最后进入了琵琶湖旅馆的林荫路，林荫路两端排列着许多家庭用车。

庆子在乘车时和上车以后都没有对司机说要去哪里，由此看来，把车开到琵琶湖旅馆也许是在吉兆餐馆便已经订好了吧。太一郎对此感到有些意外。

旅馆的男招待迎出来，给他们开门，太一郎也只好进去了。

庆子没有看太一郎，只是径自走到柜台，直截了当地说：

“岚山的吉兆先生预订好的，我是大木……”

“是，是，知道了。”客房人员答道，“只住一夜是吧？”

庆子没有回答，一声不响地退到后面，让太一郎在住宿人卡片上署名。因为庆子已经说了“我是大木”，因此太一郎没有考虑是否用化名的余地，便写了本名，并写了北镰仓的真实地址。而对庆子该写的那部分，太一郎只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写了“庆子”。写了“庆子”的名字，太一郎的情绪稍微有所缓和。

手持房间钥匙的男仆站在电梯旁边，等着二人乘电梯，无需使用电梯，房间在二楼。

“房间真好……”庆子说。

是一个双连间的客房，里间是卧室，外间一面湖水尽收眼

底，另一面可眺望京都边界的山。旅馆配以桃山情调的山形墙顶封檐板样式吧，房间的窗外环绕着红色的栏杆。墙壁和窗户下面的裙板，玻璃窗的粗大的窗框及格椽，均显得古香古色，且协调而宁静，眺望窗像墙面一样宽大。

侍女很快端来热腾腾的日本茶，便出去了。

庆子站在朝向湖水的窗前，双手抓着白色的花边窗帘的一端，没有回头看太一郎这边。

太一郎坐在长沙发的正中，静静地望着庆子的背影。庆子穿的不是昨天的和服了，只是腰带还和昨天到伊丹机场迎接他时一样，依然是虹的图案。

庆子背影的左侧是湖水。许多小帆船的帆都朝着同一方向，帆多为白色，也有红色和紫色的。汽艇各自溅起水雾，托着长长的水尾巴在水面上疾驰。

汽艇的马达声，以及旅馆游泳池的人声，还有院子里的剪草机声，一齐向窗子里传来。房间里有冷气机的风声。

太一郎好像在等着庆子走过来。

“庆子小姐，你不喝茶吗？”太一郎说着，自己拿起了桌子上的茶杯。

庆子摇着头说：

“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为什么默不作声？无情！太无情了！”她摇晃着窗帘，庆子的身体也好像踉跄了一下。

“难道你不觉得这景色很美吗？”

“的确很美呀！可是，我认为庆子小姐的背影更美，尤其是庆子小姐的脖颈，庆子小姐的腰带……”“在二尊院的后山时，太一郎先生膝盖上的东西现在还记不记得？”

“你问我还记不记得？……刚才的事？……”

“不过，太一郎先生一定还在生我的气吧？一定很惊讶吧？也一定没想到吧？这我知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惊讶倒的确是。”

“我自己也在惊讶自己，女人竭尽全力时是很可怕的。”庆子又低声说道，“因为可怕，所以就不敢到跟前来了吧。”

太一郎站起来走了过去，把手搭在庆子的肩上。庆子被那手轻轻引诱着，毫不掩饰地走到长沙发前，挨肩坐了下来。她垂下眼睑，没看太一郎。

“我要喝茶。”她轻声说道，太一郎端起茶杯，走到庆子的面前。

“用嘴……”太一郎没想到庆子会有这样的要求，虽然稍稍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把热茶含在嘴里，一点一点地从庆子的唇间流了进去。闭目仰面的庆子只用唇吸，而喉咽和手脚及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全然不动。

“还要……”庆子仍然一动不动地说。太一郎又用嘴含了茶水送人她的口中。

“啊——真好喝。”庆子睁开眼睛，“现在死了也心甘情愿啊，茶水是毒药就好了已……经不行了，我已经不行了。太一郎先生也已经不行了，不行了呀！”

庆子又说：

“转过身去。”说着，把太一郎的肩膀转了半圈，把脸贴在他的肩胛的后面。就这样，庆子的手温柔地从后面抱着太一郎，摸着太一郎的手。太一郎拿起庆子的一只手，从小指开始，把五个手指一个个地边抚摸边出神地看着。

“对不起，我精神好像有点恍惚，没注意……”庆子说，“洗个澡就会好吧，去放洗澡水吧。”

“是啊。”

“只冲个淋浴也行……”

“身上有汗味儿吗？”

“我喜欢啊。我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闻见。”

“不过，还是想好好洗洗吧。”

庆子站起来，走进卧室，太一郎听见了里面浴室里庆子往浴池放水的声音。

太一郎正在观看向旅馆的岸边靠拢的游船时，庆子调好洗澡水后，从浴室走出来了。

太一郎用肥皂仔细地洗着在嵯峨出了汗的身体。

浴室响起出乎意料的敲门声。是庆子要进来吗？太一郎不由自主了一下身子。

“太一郎先生，电话，电话里有人找你，出来接吧……”

“电话？找我？不会的，从哪儿打来的？……一定是打错了吧。”

“电话。”庆子只是朝浴室方向这样叫了一声。

“奇怪，谁也不知道我在这里呀！”

“不过，给太一郎先生……”

太一郎没等擦干身子，就披着浴衣走出浴室。

“我的电话？……”太一郎感到有点诧异。

太一郎见两张床的枕头之间放有电话机，正要走过去。

“不，在这边房间里。”庆子朝他喊道。

电话筒已经拿下来放在电视机旁边的小桌上，太一郎拿起话筒贴到耳边时，庆子说：

“是北镰仓你家里来的。”

“哎——”太一郎的脸色突然变了。

“为什么？又？……”

“电话是你母亲打来的。”

“是我打的电话。”庆子说话的声音显得很紧张，“我说我和太一郎先生一起来到琵琶湖旅馆。我说太一郎先生已经和我订婚，我说请她原谅我。”

太一郎感到憋得慌，只是一动一动地盯视着庆子的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刚才庆子说的话，母亲当然也听到了。太一郎进入浴室后，既关上了卧室门，又关上了浴室门，再加上水声，因此根本听不见庆子打电话的声音。太一郎猛然意识到庆子让他进入浴室，原来是庆子预先构想的阴谋啊！

“太一郎——太一郎——太一郎在吗？”太一郎紧握的话筒里，传来母亲的问话声。

庆子尽管被太一郎盯视着但她也毫不回避的、一眨不眨地反盯着太一郎，她那双眼睛似乎闪着像要刺穿太一郎的光，是那样的美丽。

“太一郎，太一郎在吗？”

“我是太一郎，妈妈。”太一郎连忙把听筒贴在耳朵边。

“太一郎，是太一郎吧。”母亲的声音似乎很郑重严肃，本来压低的声音忽然高了起来：

“分开太……一郎，你得和那个女孩分开！”

“那个女孩子，是怎么样的一人，你是知道的吧，太一郎你应该知道啊，是吧。”

庆子从身后抱住了太一郎的胸脯，庆子用脸颊把太一郎放在耳朵上的话筒推开，又用嘴唇紧贴着太一郎的耳孔。

“妈妈……”庆子呼唤了一声，“庆子为什么给您打电话，妈妈您理解吗？……”

“太一郎，难道不是你在接电话吗？现在是谁在电话里讲话？”母亲问道。

“是我呀，妈妈。”

太一郎躲开庆子的嘴唇，把话筒又重新放在耳朵边。

“什么，真不害臊！太一郎在那，却自己先来接电话……是那个女人让你打电话的吗？”母亲紧接着严肃地说，“太一郎，马上回来！现在马上离开旅馆回来那……个人在旁边偷听吧？她听着也没关系，让她听着更好。太一郎，只要是那个人，无论如何

你就得马上和她分开！她是个可怕的人啊！我敢肯定不会说错的呀！请不要把我再折磨疯了，这次我会死的！这不仅仅因为那个人是上野音子小姐的弟子呀！”

尽管庆子的嘴唇贴在太一郎脖子上，他却仍在听着电话。庆子对着太一郎的耳朵悄声说道：

“如果我不是上野先生的弟子，我也不会见到太一郎先生啊。”

“因为那个人心中有毒意，我在怀疑那个人是不是曾经勾引过你的父亲。”母亲继续说。

“嗯——”太一郎发出电话里几乎听不到的轻轻的一声，回过头去看庆子，由于庆子的嘴唇贴在太一郎的脖子上自然地随着太一郎的脖子的扭动而扭动。太一郎想，自己一边被庆子吻着，一边听母亲的电话，这是对母亲的莫大侮辱。但是，自己又不能挂上电话。

“等我回北镰仓后，再详细给您解释吧。”

“好，请你马上回来。你决不能跟那个人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吧，你决不会打算住在那里吧。”

“太一郎！”母亲叫道，“太一郎！你好好看看那个女人的眼睛！再仔细想想那个人说的话。上野音子先生的弟子，说想和太一郎结婚你……难道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没想到这是魔女的阴谋？那个女孩平时不是魔女，但对于我们家来说却是魔女呀！这个，妈妈是清楚的。决不是我胡猜乱讲。太一郎这次去京都时，我心中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看来那个人果然是那样啊。你爸爸也说很可疑，脸色都变了。太一郎，你如果不回来，现在我就和你爸二人坐飞机去京都找你。”

“明白了。”

“你到底是讲明白什么呀！”母亲又像进一步非问清楚不可似地，“是回来吧？是真的回来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的。”

庆子一闪身，躲进了里面的卧室，“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太一郎站在窗前，默默地眺望着湖水。也许是游览吧，太一郎看到湖上的小型飞机斜斜地沿着湖面低飞远去。许多汽艇中，有的从水上高高地翘起船头，跳跃着向前飞驰，有的后面拖着水上滑板，滑板上乘坐着女人。

游泳池里传来人声。窗下草坪上躺着三个穿着游泳衣的年轻女人，似乎让人感到这场所是为了让人从客房能看到大胆的姿势而设置的。

“太一郎先生，太一郎先生。”庆子从卧室喊道。太一郎一开门，见庆子穿着白色的游泳衣。太一郎倒吸了一口凉气，把视线移开了。游泳衣那白色的毛线似乎看不见了，太一郎眼前闪耀着庆子那微呈小麦色的肌肤。

“真美呀！”庆子向窗边走去，穿着游泳衣的庆子的后背完全裸露着，“山的上空很美吧。”

那一道道像用金色的毛刷猛烈刷上去似的光线，散布在山的上空。

“是睿山吧？”太一郎问庆子。

“是睿山呀。我见到这景色感到它就像刺入我们命运的扎枪一样，所以叫你来看。妈妈的电话，怎么办……”庆子回头对太一郎说，“我想请妈妈到这里来，也请爸爸……”

“你说什么？”

“真的呀！我说的是实话呀。”

庆子突然猛地抱住了太一郎。

“你来嘛，我，要下水，我想在冰凉的水里游泳。是吧，咱俩约好的嘛，乘坐汽艇，也是咱俩约好的嘛，不是到伊丹去接你的时候就约好了吗？”庆子像要倒在太一郎身上似地紧紧地贴着他。

“你回去吗？妈妈来了电话，你就要回北镰仓去？如果你真回去，那么你们会走岔的，因为爸爸妈妈两人肯定会到这里来的即……使爸爸不想来，妈妈也会强迫他来的。”

“庆子小姐勾引过我父亲吗？”大木直截了当地问庆子：

“勾引？……”庆子娇滴滴地把脸贴在太一郎的胸口，撒娇似地晃着头说，“我，勾引太一郎先生了吗？你说勾引了吗？”

太一郎的胳膊搂着庆子裸露的后背，说：

“不是我，是我父亲，不要把话叉开……”

“是太一郎先生不要把话叉开我……是在问，我是在勾引太一郎先生吗？你是不是认为只是被我勾引吗？”

“自己搂抱着一个女人，却又问她是否勾引过自己的父亲，世上竟有这样的男人吗？竟有这样可悲遭遇的女孩吗？”庆子禁不住哭了，“太一郎先生想要我怎么回答呢？我，在湖里淹死得了……”

太一郎搂着庆子颤抖的肩膀，无意中手碰到游泳衣挎在肩上的带子，便把它拉了下来。庆子左侧的乳房露出了一半，另一侧肩上的带子紧接着也脱落下来，庆子挺起裸露的胸脯踉跄了一下。

“不，右边的不行，饶了我吧，右边请饶了我吧……”

庆子闭着流着泪水的眼睛几乎是在央求太一郎。

庆子用大浴巾裹着前胸和后背，从浴室走了出来，太一郎也一起从前厅的侧面来到庭园。只见面前一棵高大挺拔的树上正开着芙蓉般的鲜艳的白花。太一郎手里只拿着上衣和领带。

来到面向湖水的庭园，左边和右边都有游泳池，右边的在草坪里，里面有许多孩子在玩耍。左边的游泳池在草坪的尽头，略微比地面高。

太一郎在左边的游泳池的栅栏处口处，突然停住了脚步。

“不进去吗？”庆子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我等你呢。”太一郎怕被别人看见，同时觉得与庆子结伴似乎感到有些难为情，因而犹豫了。

“是吗？我只想稍稍泡一下身子，今年还是第一次游泳呢，也不知还能不能游得好，下水试试看吧。”庆子说。

草坪湖岸边有间隔地长着垂柳和垂樱。

太一郎安然地坐在一棵老糙叶树树荫下的长椅上，静静地望着游泳池，但没有看到庆子，过了一会儿只见庆子站在跳水台上。跳水台不高，正摆出跳水姿势的庆子的后面是琵琶湖的水面，湖水的那边是远山，庆子跳水的姿势剪影般显露出来，远山烟霭氤氲。水色渐浓的湖面上似乎漂浮着若有若无的淡淡的桃红。过了一会儿，帆船的帆也显出静谧的夕照。庆子跳下泳池，水花随着飞溅起来。

庆子从游泳池出来后，租了一艘汽艇，走过来邀太一郎。

“庆子，天快黑了，明天再玩怎么样？”太一郎说。

“明天？……你说明天再玩？”庆子眼睛闪着光，“你能呆到明天？如果真打算呆到明天？……明天？……明天还不知什么情况呢。是吧？嗯？至少要信守一个诺言到……那边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想和太一郎先生离开陆地，漂浮在水面上，我想径直冲破命运的波涛，飘荡在波浪之上。明天说不定，就今天吧。”庆子紧紧拉着太一郎的手。

“你没看见那里还有许多汽艇和小帆船吗？”

大约过了三个小时之后。

上野音子从广播的新闻里听到琵琶湖的汽艇发生事故的消息后，驱车赶到旅馆时，庆子已被安置在床上。

庆子是被小帆船救上来的，这消息音子也在广播里听到了。音子边走进卧室边向一位像是在护理的侍女问道：

“还没苏醒？是睡着的吗？情况怎么样？”

“是的，注射了镇静剂，正在熟睡状态中。”侍女答道。

“镇静剂？……这么说，已经救过来了？”

“是的，医生说没什么危险了。被小帆船送到岸上的时候，看上去她好像已经死了，但把水吐出来，进行人工呼吸之后，就苏醒过来了，一醒过来就呼喊着同伴的名字，像发疯一样乱喊乱闹……”

“她的同伴怎么样了？”

“还没找到，但有关营救人员仍在全力寻找。”

“还没找到？……”音子的声音有些颤抖，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她回到面向湖水的窗前一望，只见旅馆左面的远方夜色笼罩的辽阔水面上，亮着灯光的汽艇正匆忙地到处移动。

“除了我们的小艇外，附近的汽艇全都出动了，警察的船也出来了，为了照亮湖面岸上还燃着篝火呢。”侍女说，“看来可能没什么希望了……”

音子握住了窗帘。

也有对闪着不安的灯光到处移动的汽艇毫不理会的游船，游船上装饰着成串的红灯缓缓地向旅馆的岸边靠近，对岸也有人燃放着火。

音子感觉到自己的膝盖在不由自主地发抖，从肩到胸也颤抖起来。游船的装饰灯在眼前晃动，她感到自己的身子似乎也要摇晃，她脚跟站稳转过身来。卧室的门开着，庆子的床映入眼帘，音子好像已经不记得自己刚从哪个卧室里出来的，急忙回到庆子的枕边。

庆子正静静地睡着，呼吸也很平静。

音子反而有些精神不安，于是问了侍女一声：“就这样睡着行吗？”

“行的。”侍女点头说。

“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这个我也说不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音子用手摸了摸庆子的前额，音子的手掌感到上面有点湿湿粘粘的冷汗。庆子的脸色苍白，只有两颊隐约透出些红晕。

庆子那沾水的头发也许只是被人随便擦了一下，在枕上显得又散又乱，似乎还有些湿。唇缝里微露着美丽的牙齿，两臂放在毛毯里。庆子仰卧着，她那稚气的天真无邪的睡容打动了音子的心，那睡容似乎在向音子、向人生告别。

正当音子要伸手把庆子推醒时，隔壁房间传来了敲门声。

“来了。”侍女忙走上前去开门。

大木年雄和妻子文子走进房间。大木和音子的目光相遇，随即大木夫妇便停住了脚步。

“是上野，上野小姐吧。”文子说，“是你吧。”

音子和文子还是初次见面。

“是你让杀太一郎的吧。”文子的话毫不留情但又缓慢沉重。

音子只是嘴唇动了动，没有说话，一只手扶在庆子的床上支着身体。文子走了过来，音子像躲避似地缩回了肩膀。

文子双手抓住庆子的双臂摇晃着，连声喊道：“起来！起来！”文子的动作逐渐粗暴起来，使劲摇晃着庆子。

“怎么还不起来？！怎么还不起来呀？！”

“吃了药睡着了……”音子说，“还没醒呢。”

“我有话要问这个人，是我儿子生命的事。”文子还想继续把庆子摇醒。

“过会儿再说吧，很多人都还在为我们找太一郎呢。”大木说着，像紧紧抱着文子的肩膀似地走出了房间。

音子痛苦地喘着气倒在床上，久久地凝视着庆子的睡容。庆子的眼角流出了泪水。

“庆子！”音子痛苦地呼唤着。

庆子睁开了眼睛，眼里闪着泪花，只是无言的仰望着音子。

千丝之发

“喂，大木，大木。”妻子在厨房呼唤大木。

“一位肥胖的鼠夫人光临，躲到煤气灶下面去了。”

“是吗。”

“还携带着一位鼠少爷呢。”

“是吗。”

“噢，要是你也看到就好了，可现在……”

“刚才，鼠少爷，稍稍露了露那可爱的小脸……”

“嗯。”

“用那炯炯有神的黑色秀目偷偷地将脑袋探出来看着我。”

酱油的香味飘到大木正在读早报的茶室里。

“喂，厨房上面漏雨了，你听见了吗？”

起床时开始下的雨，骤然间大了起来，屋外狂风使劲摇动着小山上的树丛和竹林，大雨也扯天扯地地垂落。

“难道你听不见吗，外面连风带雨的……”

“那你不过来看看吗？”

“嗯。”

“雨滴先生摔倒在房瓦上，沿漏缝挤落到天花板上，一定摔痛了吧，形如泪水的雨滴先生变成了真正的眼泪哭起来了。”

“是啊。”

“今晚，把捕鼠器架起来吧，捕鼠器铁丝笼子在储藏室的搁板上呢。我够不着，待会儿你把它拿下来吧。”

“把鼠母子请到铁丝笼子里来，就可以了。”大木一边看报纸，一边悠然地答道。

“漏雨怎么办？”文子说。

“不知漏的怎样，也许哪儿刮断了吧，明天我上房顶去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看。”

“你上年纪了，那不太安全……还是让太一郎上吧。”

“什么上年纪了？”

“五十五岁，在公司或报社，不是已到退休年龄了吗？”

“那太好了，我也请求退休吧。”

“好吧，请自便吧……”

“写小说的的退休年龄到底多大呢？”

“终身都不退休，一直到死吧。”

“你说什么？”

“请原谅。”文子道了一声歉，用平时常用的语气说，“我的意思是说你写作一直到老死。”

“你这种指望可苦了我了，尤其是我的妻子有这种指望，那就更加……就像挥动着烧红的铁棒，鬼却站在身后一样。”

“那你就在胡诌了，我什么时候打过你的屁股？……”

“嗯。但是，干扰还是有的。”

“干扰？……”

“有各种干扰，当然嫉妒也是。”

“嫉妒是女人所特有的东西，但是苦口良药中的毒药的厉害，感谢你我在年轻时就让我品尝过了。”

“那两刃妖刀也是……”

“既伤害了对方，也伤害了自己……”

“现在无论你再有什么事情，我也不会想着离婚，不去死了。”

“老年人离婚虽然让人讨厌，但是老年人的殉情却是最悲哀不过的了。这种事一旦在报纸上披露，和年轻人思慕年轻恋人的殉情相比，老人见到老人殉情的报道不是更感到痛心吗？”

“因为你过去对殉情这种事曾痛切地考虑过……虽然是遥远的过去，年轻的时候……”

“不过，你那种可以同生共死永不分离的痛切心情，好像并没有很好地传达给对方那位少女啊。现在想来，还是告诉她好了吧。那个人虽然自杀了，但她根本没想到你要去殉情的吧，这难道不可怜吗？”

“并没有自杀。”

“虽然未遂，但是真心自杀，就和自杀一样吧。”

文子显然是在说音子年轻时自杀未遂的事。厨房里好像是猪肉炒圆白菜，增底锅发出煎油的声音。

“酱汁煮过火了。”大木说。

“好，好，知道了，这酱菜对我真是多……年来，因为酱菜的事不知挨了你多少责骂，都是由于你从各地弄来各种各样的豆酱……”

“你要把老妻弄成一身酱味吧。”

“你知道酱菜这个词用汉字怎么写吗？”

“用平假名写就可以吧。”

“是把御字重叠三次，写作‘御御御付’。”

“不对啊？就应该是‘御御御足’啊。”

“自古以来，‘御’字三个字重叠起来的这样贵重的菜，是很难做得好的呀。”

“酱菜先生的酱先生，今早的美味未能保住，一定会不高兴的吧。”

文子经常喜欢对老鼠和漏雨胡乱使用敬语，来和丈夫开玩笑，由于大木出身外地故至今也不能正确写出东京地方的敬语，出了差错也找不出头绪。他有时向在东京长大的文子请教，但又不坦率地听从妻子的指教，因此常常从执拗的争论转至无休止的争吵。大木说东京话不是标准语，而是传统浅薄的粗野的方言，是农村土语。关西话无论谈论什么人，几乎全都习惯使用敬语，而东京话谈论别人却是失礼的。大木对妻子毫不让步，说关西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对鱼、蔬菜，山河、房子、道路，乃至对日月、星辰、天气也都使用敬语。

“你硬是那么说话，何不去和太一郎讨论啊？太一郎是国文学者吧。”文子反唇相讥。

“太一郎也不是无所不通，他或许勉强算是一个国文学者，并没有研究敬语语法。他和那些学者交谈时，首先用的都是不堪入耳杂乱而粗俗的语气。就连他的研究、评论，也写不出正经地道的日文。”

说实在的，大木同儿子商量怎样用东京语书写，受儿子的指点，与其说是不情愿，不如说是厌恶。还是问问妻子，既轻松又亲近。但是，地道东京人的文子，在敬语等方面被大木一追问，也弄不明白了。

“国文学者能写出文风高雅、文理通畅的日文的，也许只有以前那些汉文素养很深的人，要这样告诫太一郎……”

“那和社会上的口头语言不一样。会话的稀奇古怪的新生语言每天都像老鼠夫人生崽一样生出来，把重要的东西也毫不在乎地咬碎，其变化真令人眼花缭乱……”

“所以这样的语言生命短暂，即使幸存下来也陈腐不堪这……和我们的小说一样，能保留五年的就算罕见了。”

“流行语这东西，能生存到明天就很不错了。”文子一边说着，一边把早饭送到茶室，然后坦然地说：

“我的生命，也从你想和那位小姐殉情起，一直很好地保留到现在。”

“因为妻子行业也没有退休年限吧，真可怜……”

“虽然有离婚一……生中哪怕只有一次也好，而且我也曾想尝试一下离婚的感觉。”

“现在离婚也不晚哪。”

“已经不愿意离了，也没有什么离婚的可能性了吧。”

“文子的后脑头发还很浓，也没生白发呀。”

“你的额头已经秃了，机会的前脑头发也已经抓不到了。”

“那是因为努力避免离婚才变秃的，因为不这样争风吃醋的太太是有的……”

“我要生气了！”

这对中年夫妇吃早饭时总是要这样闲聊。文子情绪似乎也很好。刚才谈话时的确想起了《十六七岁的少女》，但今天早上似乎没有深挖往事的心情。

暴风雨似乎已经过去，外面渐渐风停雨止了，但是，尚未日照云开。

“太一郎还在睡吗？让他起床！”大木说。

“是。”文子答应了一声，又说：“不过，我叫他也不会起床的。他准会说，学校放暑假了，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他今天到不到京都去呢？”

“在家吃晚饭后再去机场也不迟。”

“京都现在天气死热，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你不会去问问太一郎吗？听说他忽然想再去看看二尊院后山的三条实隆墓。因为他打算写一篇以《实隆公记》为中心论题的学术论文……你知道实隆这个人吗？”

“是古时的一位公卿吧？”

“实隆是位公卿，是在应仁之乱时，足利义政的东山时代登上内大臣宝座的公卿。他与连歌大师宗祇等人私交颇深。噢，他是在乱世努力保护文学、艺术，使之流传后世的公卿之一。他留下了《实隆公记》这部庞大的日记。他的人品似乎也很有趣。听说太一郎要以《实隆公记》为主，去研究所谓东山文化吧。”

“是吗？二尊院在哪儿？”

“小仓山的……”

“小仓山在哪儿呢？……记得我曾和你一块去过那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是的古时的《小仓百人一首》中说到的那个小仓山的山脚下吗。附近，有各种关于藤原定家的传说处。”

“噢——是嵯峨啊，想起来了。”

“太一郎搜集了一些无意义的零碎传说和一些有关的小故事，并劝我写成小说。他承认那是些无聊的传说，但他说这些无聊的零碎传说大体都是虚构的故事，是添枝加叶的口头文学，这能使小说的有些部分更为生动。听太一郎那说话的口气，自己俨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

文子并没有加以评论，只是会意地点点头，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温和的浅笑。

“叫学者先生起床吧！”大木有点生气，说着站了起来，“做文章的都要开始工作了，儿子还在睡早觉，有这样的儿子吗？”

“是。”

大木年雄一个人进入书斋后，托腮沉思起来，他把刚才开玩笑的“小说匠退休”的话，现在并不当作玩笑地重新考虑起来。洗脸间响起嗽口的声音，太一郎用毛巾边擦脸边走进屋来。

“怎么起得这么晚！”父亲责怪地说。

“早就醒了，只不过是陷入了幻想之中。”

“幻想？……”

“爸爸，据说和宫皇女的墓被挖掘了，您知不知道？”太一郎说。

“和宫皇女的墓被人挖开了？”

“说被挖，也是被掘……”太一郎想平息父亲的震惊，说：“是发掘，为了考古研究与学术调查，不是经常要发掘古墓吗？”

“噢。可是，和宫皇女墓，还算不上古墓吧。她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是1877年。”太一郎语气十分肯定地回答。

“1877年？……那不是还不到一百年吗？”

“是啊。可是，据说和宫皇女已经完全化成一副白骨了。”

“？……”大木皱起了眉头。

“据说枕头和衣服都没有了，也没有什么殉葬品之类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仅仅只有一副白骨。”

“真是太残忍了，把那些东西挖出来……”

“据说那样子好像是玩累了的孩子，在打盹一样，那姿态天真而优美。”

“你说的是白骨？……”

“是的，据说白骨的脑后，有一束短发。这是好像蕴含着这位英年早逝的女性高尚品格的一束黑发。”

“你说早上醒后陷入幻想，是那白骨的幻想吗？”

“是，但又不仅仅是那白骨的幻想，我感到那白骨中包含着一段美丽、艳奇、虚幻的历史故事……”

“怎样的？”大木似乎不感兴趣，没有应合儿子的话题。对于把三十岁左右便早逝的悲剧的皇女之墓掘开研究其白骨，大木感到那样做失敬而且令人厌恶。

“怎样的其……实是难以想象的。”太一郎说，“对了，我想让妈妈也来听听，把妈妈叫来好吗？”

大木向正站在那里挂毛巾的太一郎轻轻地点了点头。

太一郎高声说着什么，把母亲领到父亲的书斋。太一郎把刚才对父亲说的话向母亲复述了一遍。

大木为慎重起见，从走廊的书架里找出一本日本历史大辞典，翻到有关和宫那页，并点上一支香烟。

太一郎手中拿着一本薄薄的杂志，走过来，大木见了问道：

“是出土调查报告书吗？”

“不，是博物馆的杂志。博物馆一位名叫镰原的人，在题为《美岂能消失》的随笔中写了有关和宫的虚幻的故事，调查报告书也许还没有写出来吧。”太一郎喘了一口气，浏览着那篇随笔，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道。

“在和宫皇女的骨架的两臂之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比名片稍大一点的玻璃板。据说，这是墓中仅有的一件和白骨在一起的东西。因为是芝增上寺的德川将军家的墓地发掘调查，所以也得把和宫的墓挖开才有利于调查的准确全面……据接受织染研究的人说，为考证那个玻璃板是怀中镜子，还是湿板照片，有关专家已将其用纸包好带回博物馆研究去了。”

“湿板，——玻璃照片？……”母亲问道。

“是的，在玻璃板上涂上一种乳剂，趁湿摄影冲洗……过去的照片就是那样洗出来的。”

“啊——那个？我也曾见过。”

“织染学者在博物馆对已经变得透明的那块玻璃从各个角度进行了透视，得知玻璃片是一个男子当……然是一个照片，上面是一个身穿武士礼服，头戴黑色礼帽的年轻人。虽然那彩像已经有些模糊

“是家茂将军的照片？”大木也被太一郎的话吸引住了，问道。

“唉，应该说是吧。据说由于织染学者也认为和宫皇女怀里抱着先死的丈夫的照片变成了白骨，想第二天同文化遗产研究所商量，用某种方法把这张照片搞得更清楚些。”

“可是，第二早晨再一见日光，影像就一下子完全消失了。没想到一夜之间，竟变成了一块透明的玻璃。”

“噢——”母亲用好奇的眼光望着太一郎。

“这是由于多年埋在地下的东西接触到了地上的空气和光线的缘故吧。”父亲说。

“是的，织染学者见到的并不是精神作用的幻影，而是真正的照片。这是有证人的，那个织染学者正在看照片时，正赶上守卫过来巡逻，他便让守卫看，守卫也说上面确实是一个年轻男人

的像。”

“是吗？”

“这篇随笔写道：‘这的确是一个虚幻的故事’。”

“但是，由于这位博物馆员是搞文学方面工作的，因此他并未以‘确属虚幻’而止笔，而是加以想象。和宫有一位真正所爱的名叫有栖川宫的人吧。白骨所抱的照片，不是丈夫家茂将军，恐怕是情人有栖川宫吧，大概在和宫弥留之际，她秘密命令侍女把情人的玻璃照片和自己的遗体葬在一起的吧。这样才与悲剧的皇女相吻合。——是这样写的。”

“哼！这只不过是人为的主观想象罢了。如果真的是情人的照片，那么倒是从墓中取出来后，一夜之间消失了好啊。”

“随笔也是那么写的，那照片本该永久秘密地埋于地下，现于地上的一夜之间，影像消失殆尽，这无疑正是和宫皇女所希望的。”

“是啊。”

“我认为这须臾逝去的美，作家将其捕捉并予以再现、升华，从而可以形成芳香浓郁的作品。——是那篇随笔的结语。爸爸，您不想写写这方面的东西吗？”

“噢——我不想写。”大木说，“从发掘现场写起，倒可以写成一篇紧凑的短篇小说……但是，那篇随笔本身不是就已写得很好吗？”

“是吗。”太一郎感到有些失望与遗憾，“今天早上，我在床上阅读的时候，一时间陷入幻想，当时我就想对你说的，待会儿请您读读吧。”他把杂志放到父亲的桌子上。

“噢——我读读看。”

太一郎站起来要走。

“那和宫皇女的白骨……那遗骨后来是怎么处理的？”文子说，“难道拿到大学或博物馆那样的地方去作研究资料了吗？如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果那样，真是太残酷了！也许按原样埋入墓中了吧。”

“那——随笔里没写，我也不知道，大概按原样埋了吧。”太一郎回答说。

“尽管如此，可她抱着的照片没有了，我想遗骨会感到寂寞的吧？”

“哈！我也没想到这一点。”太一郎说，“爸爸，写小说的话，结尾时写到这一层吗？”

“结尾那样写就完全进入了感伤的境界。”

太一郎走出了书斋。文子也站起来要走，说：“你该工作了吧。”

“不，听了刚才的一些话，稍稍散散步，心情才会好些。”大木从桌前离开，“天晴了吧。”

“云彩还没散，大暴雨过后凉爽，很好吧。”文子在走廊仰面望着天空说，“从厨房出去，看看哪地方漏雨。”

“才说完和宫皇女的遗骨是不是寂寞，这又看漏雨的地方吗？”

大木散步的木屐在厨房门口的鞋厨里，文子摆放着大木的木屐，说：

“太一郎想要到京都去看坟墓去，可以吗？”

“哎——”大木责问道：

“什么不……行，你的话题怎么这么跳跃！”

“并没跳跃，在听和宫皇女的故事时，我就想说太一郎去京都的事了。”

“那是数百年前的室町时代的墓呀，三条西实隆等人的墓……”

“太一郎去京都，是想和庆子小姐会会面吧。”

大木又吃了一惊。因为文子在蹲着摆放丈夫的木屐，所以自然是低着头说太一郎要去京都的事的。现在站起身，正和要穿木

屐的大木近近地打个照面，文子的眼睛注视着大木。

“难道你不认为那个非常漂亮的小姐是一个可怕的女人吗？”

把和坂见庆子在江之岛过夜的事一直对妻子隐瞒着的大木，一时语塞。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文子说道，眼睛继续盯视着大木的脸。

“今年夏天还没打一次像样的雷呢。”

“又说这种离奇古怪的话……”

“如果今天晚上下刚才那样的暴雨，说不定会发生雷击飞机的事呢。”

“瞎说什么……在日本还没发生过雷击飞机的事呢。”

大木像逃避妻子似地走出家门。那么大的雨也未将乌云拂去，阴空低垂，湿气浓重。但是，即使天晴了，或许大木也没有心情去看天空。儿子到京都去会庆子的事充满了大木的头脑。虽然他事先不敢肯定太一郎就是去见庆子，但意外地听妻子一说，便相信儿子定然是去会庆子了。

大木说要出去散散步离开书斋时，本想到北镰仓众多寺庙中其中的一座去，但由于妻子说的古怪的话也就算了。那里似乎有坟墓，现在感到讨厌。大木登上了离家较近的杂木林小山，小山上散发着雨后夏季树木和山土的气息。当自己的身体完全隐没在树叶中的时候，便不由想起了庆子的身体。

首先鲜明地浮现在大木脑际的是庆子的乳头，那是粉红色的，透明般粉红色的乳头。日本人虽然是黄色人种，但却有比白色人种更为细腻光润、洁白的肌肤，这样的女人有着从里面映照出来一样白皙的肌肤。这比西洋少女那种微微含有淡粉色的光洁的白色皮肤更为微妙吧。这粉红色恐怕是任何国家的女人——至少少女——的乳头也没有的吧。这粉红色是任何颜色也无法比拟的若有若无的颜色。尽管庆子的肌肤不是洁白的，但其乳头是洗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净净的湿乎乎的粉红色，像长在略呈小麦色的胸上的花蕾。上面没有难看的小皱纹和小颗粒。衔在口里与其说小得可爱，莫如说小得合适。

但是，大木首先回想起庆子的乳头，并非仅仅由于它的美丽。在江之岛的旅馆，庆子只允许大木动右侧的乳头，而不让大木吻左侧的乳头。大木一定要摸左侧的乳房，庆子使用手掌紧紧地捂住。大木要把她的手抓住拉开时，庆子便像要跳起来似地扭动着身子。

“不要，不要呀！求你了，求你了左……边不行……”

“哎——”大木停住了手。

“为什么左边的不行？”

“左边的出不来。”

“出不来？……”大木不明白庆子的话是什么意思。

“不好，不要。”庆子急促地呼吸着。大木对这句话也一时难解其意。

庆子说“出不来”，是讲什么从乳房里出不来呢？所说的“不好”，又是什么不好呢？是说左侧的乳房塌陷，没有鼓出来呢？还是说扁瘪变形呢？庆子是为其畸形而忧虑呢？还是觉得男人看见左右乳头不一致而羞怯呢？大木这才想起，刚才庆子被抱起来放下，胸和腿缩作一团的时候，弯起左肘，确实把左乳护得比右乳更紧。而在这以前和以后，大木也曾见过庆子的胸和两个乳房。虽然大木不是有意想比较两个乳头形状，但是如果左侧的乳头异样的话，那是该会引起大木注意的。

实际上，大木用力把庆子的手拉开一看，发现左侧的乳头并没有任何异样，仔细看看，也不过感到左侧的乳头比右侧的稍稍小点而已。对女人来说左右乳头稍有不同是较正常的，而庆子为什么竟如此躲避左侧的乳头呢？

庆子越是躲避和拒绝，就越勾起大木的强烈欲望与诱惑力，

他强烈要求左侧的乳头，说：

“左边的，只允许某一个人动吧？是不是有那个人？”

“不是的，没有那个人。”庆子摇头，睁开眼睛盯视着大木。由于和大木的脸靠得太近而不易分辨得清，但她的眼睛湿润，或许是泪水，也或许是悲哀的神色。但并不是接受爱抚的目光。然而，庆子马上闭上眼睛，不再坚持，把左侧的乳头也交给了大木。但似乎是无可奈何又非常绝望的样子。大木见到她这个样子，便把手指放松了。庆子则发痒似地扭动着胸脯，上下起伏。

庆子的右乳是半处女，而左乳是处女吧？大木体会到了庆子右侧和左侧的乳房的感觉是不同的。庆子所说的左边的“不好”大木也能理解了。如果是一个初次接受男人爱抚的姑娘，那么这真是相当大胆的表白，或者也许是年轻姑娘长于狡黠的手腕吧。亲手去体验女人左乳与右乳给人的不同快感，这对男人来说一定有更大的诱惑力。即使这种不同是先天带来、无法治好的，女人的这一异常正因其异常或许更能刺激男人，更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吧。大木还从未亲身体验过像庆子这样左右乳头给人感觉不同的滋味。

女人们当然有着不同喜好之处以及各自目的，希望得到爱抚之处，这因人而异，而庆子左右乳房的感觉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吧。或者实际上一个女人的喜好正是一个男人的喜好，就是说男人的嗜好、习惯传给了女人，这也不少见。如果是这样，那么庆子感觉迟钝的左侧的乳头对大木来说更具诱惑力。庆子左右乳头的不同，也许是某一位对女人了解不深的人无意中造成的，从而给庆子仍保留一个处女乳房吧，这个左侧的乳房更加吸引着大木。但是，试想把左右乳房搞得一样，那要反复多次抚摸才行，这需要很长时间吧。大木还不知道今后能否有经常同庆子相会的机会。

况且，今天第一次搂抱庆子，强其所难，一定要摸双乳，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愚蠢的。大木已经避开左乳，寻找庆子的身体中庆子所喜爱的地方，大木找到了这地方，当他开始剧烈地行动时——

“先生！先生！上野先生！”庆子突然呼唤音子的声音使大木吓了一跳，他在胆怯中被推开了。庆子离开那里，站起身，好像到镜台前整理蓬乱的头发。大木头也没转过去。

又渐渐大起来的雨声使大木陷入了孤独，孤独，是何等的专横啊！

“先生，能不能安安稳稳地抱着我睡觉？”走回到大木面前的庆子娇滴滴地说着，从下面凝视着大木的脸。

大木用左臂久久地搂着庆子的脖子，保持着沉默，头脑中不停地涌现出对音子的回忆。庆子把身子贴了过来。过了一会儿，大木只是说了一句：

“我闻到庆子的气味儿了。”

“庆子的气味儿？……”

“女人的气味儿。”

“是吗？可能是由于闷热的关系您……讨厌吧？”

“不，不是闷热的原因，是女人的香味儿……”

被自己喜欢的男人搂抱，过不多久女人的肌肤就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一种气味。即使是少女，似乎也无法抑止自己的那种气味，这气味不仅能增强男人的力量，而且能使其安心，使其满足。这是女人愿意以身相许时从体内散发出来的气味吧。

大木并没有露骨地说出心中的想法。为了让庆子感受自身的这种香味儿，他把脸贴近了庆子的胸脯。但是，庆子呼唤音子之后，大木在庆子的气味的熏陶中，似乎陶醉了，慢慢闭上了眼睛。

正因如此，现在大木在杂木林中回想起庆子的身体，最后留在脑中的还是庆子的乳头。不，与其说最后留在脑中，不如说庆子的乳头重新鲜明地出现在眼前。

“不能让太一郎去会庆子！”大木断然自语道，“决不能让他去！”

大木紧紧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杂木的树干。

大木摇晃着树干，树叶上留有水滴，落到大木的头上。地上似乎仍存有雨水，大木的木屐前端湿了。大木环顾包围着自己的绿色的叶子，那浓重的绿色似乎裹住了自己，一时使得他透不过气来。

为了不让太一郎在京都与庆子会面，看来大木只有把和庆子在江之岛的旅馆同宿的事告诉儿子了。如果不这样做，那么，给音子或者直接给庆子打个电报行不行呢？

大木急忙赶回家。

“太一郎还在家吗？……”大木一进门便问文子。

“太一郎已经去东京了。”

“东京？现在？不是讲夜里的飞机吗？回家一趟再走不是也行吗？”

“不行，机场还在羽田呢，回来再走不是太麻烦了吗？”

“他一早就出去了，说走之前到大学的研究室去一趟，拿一些放在研究室的资料……”

“奇怪！”

“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大木避开文子的目光，走进了书斋。他既没能告诉太一郎，也没给音子或庆子打电报。

太一郎乘坐六点的飞机前往大阪。在伊丹机场，庆子一个人特地来迎接他。

“这真是……”太一郎不知说什么好，“没想到你来接我，真对不起。”

“你不说谢谢我吗？”

“噢，谢谢！真对不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太一郎的眼睛炯炯有神地看着庆子，庆子便温柔地低下了眼睑。

“是从京都来吗？”太一郎仍语气生硬地说。

“是的，从京都……”庆子柔声答道，“我在京都住，当然是从那来的哟。”

“不。”太一郎笑了一下，上下打量着庆子，说：

“这么光彩照人，这么漂亮，是来迎接我这样的人吗？我真怀疑自己的眼睛。”

“你说的是衣服？……”

“哎，衣服和腰带都漂亮，还有……”太一郎还想说，头发和面容。

“夏天，穿得整整齐齐，腰带也系得很规整，我觉得这样凉快，太热的时候我不喜欢穿得很松散。”

而且，庆子的衣服和腰带都好像是崭新的。

“夏天，我喜欢朴素的东西。我的腰带很朴素吧。”

太一郎慢慢地向乘客行李领取处走去，庆子走在他身后，一边说：

“这个腰带，是我自己画的呢。”

太一郎回过头来。

“你看我画的是什么？”庆子问道。

“嗯——是水吗？是河流？”

“是虹，是无色的虹……只是水墨浓淡的曲线，也许很难看得出来吧，但我想让夏天的虹绕在身上，这是时近黄昏悬在山上的虹。”庆子接着又转过身来，让他看后面薄绢的圆带。鼓形带结上是绿色的山涛，上面晕映着淡淡的暗红色，那是黄昏天空的颜色吧。

“前面和后面不大谐调呢，是奇怪的姑娘画的，所以腰带也是奇怪的。”庆子仍是背对着太一郎说。那与晕映的暗红色相配

的卷起后发的细长脖颈的肤色迷住了太一郎的眼睛。

前往京都的乘客，由日本航空公司用出租车免费送到御池路的日航事务所。有四位乘客抢先上了先开来的一辆车。只剩下他和庆子两个人了，太一郎正在犹豫时，又开来了一辆车。二人乘上了车，车一驶出机场，太一郎好像刚刚注意到似地说：

“庆子小姐这个时间从京都来，一定还没吃晚饭吧？”

“真讨厌，怎么说这种见外的话。”

“午饭我也没吃。到京都以后咱俩一起吃吧。”庆子悄声说：

“我呀，从太一郎一出飞机口儿，就看到你了，你是第七个出来的吧。”

“第七个？……我是第七个出来的？”

“是第七个。”庆子又用肯定的语气重复了一遍，“你下来时只看着自己的脚下，一直没向我这边看。如果知道有人来迎接的话，那么跨出飞机第一步就会向迎接的人群那里张望的，谁都是这样……你只是低着头往下走。我来接你真感到难为情，真想躲起来。”

“我真没想到你能到伊丹来接我呀。”

“那为什么快信上写着飞机的时间呢？”

“我是想证明我确实去京都。”

“你的信像电报那样短，除了飞机的时间什么也没写，我以为你是考验我呢。你是否想考验我会不会来伊丹接你？明知是在考验我，我还是接你来了。”

“考验？不……是，如果是的话，那正像你所说的，一出飞机，就该寻找你是否来了。”

“快信上又没写你在京都的住处，如果不来机场接你的话，那我们怎么能见到面呢？”

“我……”太一郎嗫嚅地说，“只是，想让庆子小姐知道我真的是到京都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我不喜欢你这么说……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或许，我来京都后会打电话给你的。”

“或许？……如果没有那个或许的情况，那就这样回北镰仓去了？太一郎到京都来，只是想让我想想是吗？那封快信，只是为捉弄我，让我丢丑是吗？你来京都，却不让我见面……”

“不，我是为了增加与庆子小姐会面的勇气才发出快信的呀。”

“与庆子会面的勇气？……”庆子有些吃惊，而语气却甜蜜而温柔，“我不知道自己应高兴还是悲伤，哪个好呢？”

“好了，不用回答了幸……亏我来接你了。我并不是那种只需要勇气才能见的孩儿我……有时很想去死，你可以轻视我，也可以把我一脚踢开。”

“你突然说到哪里去了！”

“不是突然，我就是这样的孩儿，你可以伤害我的自尊心。”

“我好像不是那种伤害别人自尊心的人呢。”

“看上去似乎有那种可能，但那不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侮辱我。”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呢？”

“不为什么……”窗外的风迎面吹来，庆子用一只手轻轻地按着头发，“也许由于我悲哀……刚才，太一郎先生下飞机后，好像很忧郁地低着头走到候机室去的吧。为什么你心里似乎很寂寞呢？在太一郎先生的心里难道就没有前来迎接并等候你的庆子吗？”

实际上，情况并非这样，太一郎刚才是边走边想着庆子的事的。可是太一郎，这还不能对庆子说。

“今天这事儿，使我感到有点伤心，我是任性地……希望太一郎先生心里想着世上还有庆子这么个孩儿，我怎么办才好

呢？”

“我是时刻想着的呀。”太一郎的声音很生硬，“现在也这样……”

“现在也这样……”庆子嘟哝了一句。“现在也这样，是吗？在你的身边，真是不可思议。因为不可思议，我不再说什么了。你说吧”

车驶过茨木市、高木规市的新工厂区。山崎一带的山中，“三得利”工厂在灯光中浮现出来。

“路上飞机没颠簸吗？”庆子问道，“京都傍晚下了一场瓢泼似的暴风雨，我真担心哪。”

“虽然没颠簸，但飞机就像要撞到山上一样，那感觉让人可怕极了。从窗子一看，好像黑色的山峰耸立着，飞机就要闯进去似的。”

庆子伸手去摸太一郎的手。

“是把黑云看作山了。”太一郎说。庆子的手掌压在太一郎的手背上，太一郎没有动，庆子也就这样没动。

车进入京都市，从五条路转弯向东驶去。虽然一丝风也没有，也许由于暴雨过后之故吧，但天气并不闷热。夜色渐浓，宽阔大路两旁垂柳的绿色通向遥远的东山，在云翳低垂的夜色中，山与天空不甚分明。但是，当车近五条路西端时，太一郎已经感觉到京都的韵味。

车上了堀河，沿御池路行驶，到了日航事务所。

太一郎在京都旅馆订有房间，说：

“反正到了旅馆还要放下行李，旅馆就在前面不远处，不如我们走去吧。”

“不！不嘛！”庆子摇头，坐进了一辆停在日航门前的出租车，并催促太一郎上了车。

“到木屋街，走三条。”庆子对司机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路上请顺便在京都旅馆稍停一会儿。”太一郎向司机请求道。庆子连忙阻拦，说：

“真讨厌，不到那去，请一直往前开，不必停了。”

到木屋町小小的茶馆儿，一走进里面窄小的过道儿，太一郎就感到很新奇，二人被让进四张半榻榻米的房间，房间正对着鸭河。

“这里真好。”太一郎的目光被河流所吸引，“庆子小姐，你是怎样找到这样的好地方的？”

“这是先生常来的地方。”

“你是说上野先生？”太一郎转过身来。

“是的，是上野先生。”庆子边答边站起身，走出房间。她订菜去了吧，太一郎想。大约过了五分钟左右，庆子回到房间坐下来，说：

“如果太一郎先生不见外，就住在这儿吧，旅馆的房间，我已经打电话退掉了。”

“哎——”

太一郎不禁愕然，他十分惊讶地注视着庆子，庆子只是温柔地垂下了眼睑，说：

“对不起，我是想让太一郎先生住在我所熟悉的地方。”

太一郎一时语塞。

“求求你，就住在这儿吧，你在京都不就呆两三天吗？”

“是的。”

庆子抬起眼睛，她全然没有描眉，那令人怜爱的短短的眉毛构成的漂亮整齐的眉线，在乌黑的眼睛上面透着稚气。这眉让人感到比睫毛的颜色还淡些。嘴唇似乎也只是薄薄地涂了一点淡淡的口红。不大不小的嘴唇，其娇巧的形状简直令人感到那不是嘴唇。脸上好像也没有涂香粉和胭脂。

“真讨厌！你干吗那样盯着我看？”庆子眨着眼睛。

“你的睫毛真浓……”

“我可没按假睫毛啊。不信你拉拉看。”

“真的，我真想捏住拉一拉。”

“好啊，你拉吧……”庆子闭上眼睛，把脸凑近说，“睫毛本身就是弯的，也许看上去好像有点长。”

庆子的脸一动不动地等着让他拉睫毛，而太一郎却没好意思去拉。

“请睁开眼睛，把脸再稍微向上仰一仰，把眼睛再睁大点。”太一郎说。庆子按太一郎说的做了，说：

“是不是朝正面，看太一郎先生？……”

女招待送来日本酒、啤酒和下酒小菜。

“要白酒？还是啤酒？”庆子把肩头放松说，“我可不会喝酒。”

面向高台的拉门半掩着，因而看不见高台，但那里几个客人似乎已有醉意，夹杂着艺妓，声音渐渐高了起来。当下面河边上卖唱的胡琴走近时，他们立即静了下来。

“你明天打算去哪？”庆子问道。

“首先去二尊院，参拜后山的陵墓，是三条西家的陵墓，那陵墓蛮好呢。”

“陵墓？……我能和你一起去吧？想请你带我到琵琶湖去乘坐汽艇，但不一定非得明天，改日也行。”庆子望着风扇说。

“汽艇？”太一郎似乎有些踌躇，“我没乘坐过，而且也不会开呀。”

“我会。”

“你会不会游泳呢？庆子小姐……”

“你是说一旦汽艇翻了？”庆子看着太一郎。

“那就请你救我，你能救我吧，我会紧紧抓住太一郎先生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千万不能紧紧抓住，紧紧抓住，就根本救不了人。”

“那怎么办呢？”

“我抱着庆子小姐才行吧。从后面，把胳膊伸到腋下……”
太一郎说着，像晃眼似地把视线移开了，在水中抱着这么个美丽的小姐的感觉顿时涌上太一郎的心头。——如果不牢牢地抱着庆子浮上水面，二人便有生命危险。

“汽艇翻了也没关系吧。”庆子说。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救你上来。”

“假若救不上来，结果会怎么样呢？”

“不说这种话了。汽艇，我也很担心，算了吧。”

“汽艇不会翻的，我想乘坐，而且我一直在高兴地盼着呢。”
庆子往太一郎的杯里倒上啤酒。

“把衣服换下吧？”

“不，不必了。”

房间的一个角落放着浴衣，男浴衣和女浴衣叠放在一起，太一郎的视线避开了那里。房间固然是庆子预订的，但为什么也备有女浴衣呢？太一郎有点迷惑不解。

这房间有四张半榻榻米大小，但没有套间。太一郎是不能当着庆子的面脱光衣服，换上浴衣的。

女招待把茶送来了，她没有看庆子的脸，也没说什么，庆子也没有做声。

三弦的琴声从下游不远的高台上传来，这家茶馆高台上的饮酒喧闹声，以及那大阪方言的说话声，太一郎全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卖艺人用胡琴伴唱的带有感伤韵味的流行歌曲渐渐远去。

坐在房间里看不到鸭河。

“你到京都来，先生知道吗？”庆子问道。

“你是说我父亲吗？他知道。”太一郎答道，“但是，庆子小姐到伊丹机场来接我，以及我和庆子小姐在这里，他或许没有想

到吧。”

“我真是太高兴了，太一郎先生瞒着父亲来偷偷会我……”

“虽然不是瞒着父亲……”太一郎有点难堪地说，“可有些事必须得瞒着吧。”

“那当然。”

“庆子小姐，上野先生知道你来京都吗？……”

“我，什么也没对他说，不过，大木先生和上野先生或许能用第六感觉觉察的。如果真是那样，心中兴奋，就更高兴了。”

“那不会的，我的事，上野先生不是不知道吗？庆子小姐，你说什么了吗？”

“那次我到北镰仓你家拜访回到京都后，说太一郎先生带我到镰仓去玩了好多地方。我说我喜欢你，上野先生的脸色突然变得煞白。”

“你想，上野先生对曾与她有过痛苦恋爱的大木先生的儿子能不关心吗？我家先生和大木先生被迫分离不久，大木先生的女儿又出生了，上野先生曾为此悲哀，——这是我家先生对我说的。”庆子乌黑的眼睛炯炯有神，面颊微微泛起了红晕。

太一郎只是保持沉默，没有作声。

“上野先生现在正在画一幅叫做《婴儿升天》的画呢。画的是一个婴儿坐在五彩云霞上，但是先生对我说，这个孩子实际上是不会坐的，因为是一个夭折八个月的早产婴儿。”庆子喘了一口气，“如果那孩子活着的话，她就是太一郎先生的妹妹，也是你现在那个妹妹的姐姐。”

“为什么庆子小姐要对我说这些呢？”

“我想替上野先生报复。”

“报复？……是对我父亲吗？”

“不错，而且也对太一郎先生……”

太一郎想把盐烤香鱼的鱼肉和鱼刺分开的动作很不熟练。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且，他拔鱼刺的筷子似乎也不太灵活，庆子于是把太一郎的香鱼磔拉到自己的面前，一边灵巧地给他拔着鱼刺，一边说：

“大木先生对你说过我什么吗？”

“也没什么特别……我和父亲从未谈过庆子小姐的事。”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庆子这一问，太一郎就像被人用湿手摸着胸脯一样，神情显得局促不安。

“我和父亲从来不谈关于女人的事。”太一郎脱口而出。

“女人的事？……谈女……人的事？”庆子脸上浮现出美丽的微笑。

“庆子小姐说也想对我替上野先生报复，那么你想怎么做呢？……”太一郎用干哑的声音问道。

“怎样报复，说出来就没什么意思了，就这样进行。”

“我的报复，或许就是喜欢太一郎先生……”庆子似乎在遥望对岸河边的大路又问太一郎：“你感到奇怪吗？”

“一点不奇怪。我想庆子小姐的报复应是让我喜欢上庆子小姐？”

庆子点头，这是放心、惬意、毫不掩饰的点头。

“这是女人的嫉妒。”庆子嘟哝了一句。

“嫉妒？……什么嫉妒？……”

“因为实际上上野先生至今还在心里爱着大木先生……尽管她为大木遭受了那么多的痛苦，却一点也不怀恨……”

“庆子小姐这么爱上野先生吗？”

“是的，非常爱她，简直可以说爱得要命……”

“我父亲年轻时的过错，我虽然无法予以补偿，但和庆子小姐这样相会，应该说是与上野先生和我父亲过去的姻缘相连吧？就应这样想，你说呢？”

“没错儿。”

“如果我不在上野先生那里，那么对于我来说，这个世上好像没有太一郎先生，是不可能相会的吧……”

“我不赞成你有这种想法，一个年轻的小姐有这种想法，是被过去的亡灵缠住了。庆子小姐的脖子很细，女人的脖子细才美……”

“上野先生对我说过脖子细，是因为没有爱过男人……我不喜欢自己的脖子变粗。”

太一郎顿时有一种想搂住庆子美丽脖颈的欲望，但他尽力克制着，说：

“是魔鬼的低声细语呢，庆子小姐正在魔鬼的咒语之中吧。”

“不，我正在爱情之中。”

“上野先生对我什么也不了解吧？”

“不过，在北镰仓你家里见面回来时，我对上野先生说过，我想太一郎先生可能极像他父亲大木先生年轻的时候。”

“不，那……”太一郎情绪有点激动：

“不要那样说，我不像我父亲！”

“你生气了？说像你的父亲，你不高兴吗？”

“我觉得从在机场见面后，庆子小姐就对我说了许多谎话，许多没有真情实意的欺骗我的谎话。”

“我并没有说谎。”

“这么说，你一向都是那样说话的人？”

“你说得太过份了。”

“庆子小姐自己不是对我说过可以任意践踏你的尊严吗？”

“你是不是觉得庆子小姐不被践踏就不说真话？其实我向来说谎的，太一郎先生不了解我罢了。把真情实意隐藏起来的难道不是太一郎先生吗？我很悲哀。”

“是真的悲哀吗？”

“是的，感到悲哀，究竟是悲哀，还是高兴，我自己也说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清。”

“为什么我和庆子小姐在这里，我也说不清。”

“不是因为喜欢庆子小姐才在这里的吗？”

“虽然也是因为喜欢。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什么？可是什么？”庆子抓起太一郎的手，用双手攥紧使劲地摇晃着。

“庆子小姐，你还没吃什么东西吧。”太一郎说。庆子只吃过两三片鲷鱼的生鱼片。

“听说结婚宴会的新娘是不能吃东西的吧。”

“那你怎么突然间说这种话呀！”

“太一郎先生不正是在说什么吃东西的事的吗？”

圆月祭

上野音子想去鞍马山看“五月的圆月祭”，且想带着弟子一起去。这个“五月”是阴历，圆月当然是阴历。头一天晚上，晴朗的夜空挂着一轮月亮。

“看样子，明天月亮也很好呢。”音子在檐下廊前仰望着月亮并呼唤庆子。圆月祭是参拜者饮月亮映入杯中的酒，所以如果阴天，天上没有月亮，这圆月祭便索然无味了。

庆子也来到廊前，站在音子身边，一只手轻轻搭在音子的背上。

“我说是五月的月亮。”音子说。庆子没有回答，只是沉默了一会儿，说：

“先生，现在到东山的大路或到天津去看倒映在琵琶湖里的月亮好吗？先生。”

“去看琵琶湖的月亮？那也没什么新奇的呀！”

“难道映在酒杯里的月亮比映在碧绿宽阔湖水中的月亮更好吗？”

庆子说着，边坐到音子的身边。

“先生，院子里的月色多么迷人啊！”

“是吗？”音子也把目光转向院子，“庆子，请把坐椅拿来，顺便把房间的灯关上……”

由于被寺院的厨房遮住视线，因而坐廊前只能见到里院。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院子。但是，月光仅能照到这长方形院子的一半。脚踏石的颜色在月光下和在阴影中截然不同，阴暗处开放的白色的杜鹃花似乎在浮动。靠近走廊，五月仍呈红色的枫树嫩叶，在夜色中显得黑黢黢的。春天，这粉红的枫树嫩芽被有些客人误认为是花，并且问道：“那是什么花？”院子里还生有许多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马鬃。

“我去沏些新茶来吧。”庆子说。庆子想，音子为什么要观赏这个普普通通的院子呢？因为这院子一年到头本来已是司空见惯的了。音子把目光稍稍移向被月光照到的那半边院子，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似乎陷入了沉思。

庆子回到廊前，沏着新茶说：

“先生，据说罗丹的《吻》的模特儿活了八十多岁呢。我在哪儿读过，当那雕塑浮现脑海，真有些不可想象。”

“是吗？因为庆子年轻，所以才说这种话。成为表现青春的名作的模特儿，不一定在年轻时就会死去吧，你用这样挑剔的眼光看待模特儿可不好啊！”

庆子忽然感到，也许自己刚才那句无意的话使音子想起了大木年雄的《十六七岁的少女》了吧。可是四十岁的音子仍然很美。庆子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说：

“读《吻》的模特儿的故事时，我想，趁着自己现在还年轻，也请先生给我画一张像。”

“我恐怕画不好的……我看还是庆子你自己试着画一幅自画像怎么样？”

“我画……一则自己的脸形把握不好，再则即使画的话，自己内心的丑恶都会表现出来，画出的作品是拙劣的。而且自画像用写实手法，别人一定以为我自我炫耀的。”

“自画像，你还想用写实性手法画？这就有一个矛盾的问题呀。你还年轻，不知今后将有怎样的变化……”

“我还是想请先生给我画。”

“如果我自己能画好，那自然……”音子又说了一遍。

“是先生的爱减退了呢，还是因为怕我呢？”庆子说得很尖刻，“如果是男画家，一定会乐意给我画的，即使是裸体画……”

“那么……”音子对庆子的话并未感到惊讶，“既然你那么

讲，我就给你画画看吧。”

“那好——我真高兴。”

“裸体不行，女人画女人的裸体没意思，尤其用我这样的日本画。”

“如果我画自画像，就画和先生两个人在一起的。”庆子撒娇似地说。

“那么你用怎样的构图把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呢？”

庆子含笑神秘地说：“如果先生肯给我画，我希望用抽象派画法画，不让别人看懂……先生不必担心。”

“担心倒没什么担心。”音子说着，一边呷了一口清香的新茶。

这种新茶是音子去宇治田原的汤屋谷茶园写生时带回来的。已经是采茶的季节了，却没有画采茶姑娘，充满画面的只是圆形的高低重叠的茶树。音子一连去了几天，画了好几幅。随着时间的变化，茶树畦垄的日影也不尽相同。庆子也跟着音子一起去了。

“先生，你这不是用抽象派画法吗？”庆子说。

“如果庆子画的话……而我只是大胆地使用绿色，使嫩绿和老绿两种圆形波浪的形状和色彩变化取得一种均衡的和谐便可以了。”

由于音子事先做了许多写生，因此以之为基础的那幅画稿很快便完成了。

但是，音子之所以想画宇治汤屋谷的茶园，不仅仅由于那里有绿色波浪的浓淡色彩和连绵起伏曲线的艺术趣味。与大木年雄之间的爱情破灭，以及和母亲一起移居到京都，数次往返于东京和京都，给音子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从列车车窗见到的静冈一带的茶园。既有正午时的茶园，也有黄昏时的茶园。那时音子只不过还是一个女学生，当然也没有当画家的打算，只是感到茶园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景色似乎蕴含着一种与大木被迫分离的悲哀。东海道线有山，有海，还有湖泊，天上的云彩有时也带有感伤的色彩，为什么那并不显眼的茶园却打动了音子的心呢？也许茶园沉郁的绿色，黄昏茶园畦垄沉郁的阴影使音子受到了感染吧。而且，那并不是天然的茶园，而是小小的人工茶园，畦垄的阴影又深又浓。那茶树圆形的群体看起来像是温顺的黑色羊群，离开东京之前音子就非常悲哀，来到静冈一带，其内心的悲哀也许达到了顶点。

当见到宇治的汤屋谷茶园时，音子不由回想起那时的悲哀，于是便前去写生。女弟子庆子或许还没有发觉音子的这一悲哀吧。而且，进入刚发新芽的茶园一看，并没有从东海道车窗所见到的茶园的那种沉郁，眼前的茶园虽然具有日本风格，但鲜绿的新芽是让人感到明快。

庆子读过《十六七岁的少女》，也听过音子对她坦诚地讲述，因而对音子和大木之间的事比较了解，但是对茶园写生中所蕴含的音子已往的爱情的悲哀可能没有察觉吧。跟着前来茶园写生的庆子看到画中茶树的群体那重叠柔软的圆形曲线的抽象姿态十分兴奋，一连画了几张写生后，便不由自主地离开了写实。音子见了那些素描，不由暗自发笑。

“先生，您用的全是绿色吧。”庆子问道。

“是呀，因为画的是采茶时节的茶园，就应表现绿色的变化与协调。”

“我正在考虑使用红色，还是使用紫色，想了各种方案。乍一看，看不出是茶园也可以。”

庆子的画稿在画室中靠墙放着。

“这新茶真清香。庆子，再给我沏一杯，用抽象派手法。”音子笑了。

“用抽象派手法？……是不是冲得浓浓的，苦苦的，叫人难以入口？”

“那就是抽象派？”

庆子在屋子里脆格格地笑了。

“庆子，你回东京时，到北镰仓的大木家去过吧？”音子有点严肃地问。

“是的。”

“你为何要去他家呢？”

“新年我去京都站给大木先生送行的时候，他要看看我的画，并让我送去。”

“先生，我想为您报复。”庆子冷静沉着地说。

“什么报复？”音子对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感到非常惊讶，“你说报复？为我？……”

“是的。”

“庆子，噢，坐到这儿来，喝着你用抽象派手法沏的苦口的新茶，聊一聊好吗？”

庆子默不作声，与音子促膝而坐，自己也端来了煎茶茶碗。

“哎哟，可真苦啊！”庆子皱着眉说，“我重新沏一杯吧。”

“行，不要再沏了吧。”音子按住了庆子的膝盖。

“报复，到底是怎么个报复？”

“您难道真不明白？”

“报复——我从没想过呀！我也从未抱任何仇恨哪！”

“因为您现在还在爱着……因为您始终不能放弃对大木先生的爱……”庆子停了一会儿，说，“所以，我想为先生报复。”

“为什么事？……”

“我也嫉妒。”

“噢——”

音子把手搭在庆子的肩上，感到她细嫩的肩在缩紧并颤抖。

“先生，对吧。我明白。我讨厌！”

“你这个孩子性情真刚烈。”音子柔和地说，“报复，你指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

庆子低着头默不作声，院子里月光的照射的范围逐渐增大了。

“为什么你到北镰仓他家去？回来也不对我说一声……”

“我是想去看一看给先生造成巨大痛苦的大木先生的家庭。”

“见到他家里人了吗？”

“只见到了叫做太一郎的少爷。我想，他和他的父亲年轻时差不多吧。听他说大学毕业后一直研究镰仓、室町文学，他对我非常热情，领我去逛了圆觉寺、建长寺，还带我去江之岛。”

“你是在东京长大的，那些地方没什么新鲜的吧？”

“是的。可是以前只是路过看看而已，江之岛真是大变样了，断缘寺的故事也非常有意思。”

“庆子所说的报复，是指去勾引那个太一郎呢，还是被他勾引？”音子把手从庆子肩头拿开，“那么，真正嫉妒的，看来是我了。”

“哎哟，先生也嫉妒？那我好高兴。”庆子说着用胳膊搂住音子的脖子，靠在音子身上。

“是吧，先生。除上野先生您，我对其他任何人，既能当坏女孩，也能当恶魔女人。”

“你拿去了两幅画吧。而且，那两幅画都是你自己喜爱的吧。”

“坏女孩一开始也要表面上给人造成好印象啊，后来太一郎给我来信，说我的画就挂在他书房的墙上呢。”

“是吗？”音子沉静地说，“这就是你所说的报复？是报复的开始？”

“是的。”

“太一郎当时还是小孩子，对大木和我之间的事是根本不知道。我和大木不得不分离之后不久，听说又生了一个叫组子的太

一郎的妹妹，这是比生下太一郎更使我感到悲哀的事。现在想起来，就是那么回事吧。那个妹妹已经结婚了吧。”

“那么先生，我去破坏那个妹妹的家庭吧。”

“你说什么？庆子！不管你多么漂亮，多么有魅力，即便开这种玩笑，也太狂妄了，也是很危险的想法呀！这可不是做游戏或闹着玩儿的。”

“我，上野先生跟我在一起呀！跟先生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可怕和困惑的。如果离开先生，我能画出什么画来呢？那就把画连同生命一起统统扔掉……”

“庆子千万不要说那种让人毛骨悚然的话！”

“先生，破坏大木先生的家庭，您做不出来吧。”

“可是，我那时还是个学生……而大木先生已经有了家庭和
孩子

“如果是我，就把他的家庭彻底破坏！”

“你那么说，可是家庭毕竟是很牢固的呀！”

“难道比艺术还？……”

“噢——那……”音子歪着头，脸上现出一种悲哀的神情，
“我在那时候，还根本不懂什么艺术呢。”

“可是先生。”庆子转过身来贴近音子，柔和地抚摩着音子的手腕，“您为什么让我到京都饭店去接大木先生，又让我到京都站去给他送行呢？”

“因为庆子年轻漂亮，因为你是我的骄傲啊！”

“先生的用意就连我也瞒着，我可不愿意，我曾用我嫉妒的眼光仔细观察过那位先生的前前后后……”

“是吗？”音子看着庆子在月光下扑闪的眼睛，说：“我并没瞒着你呀！不过，我被迫同他分离，是我虚岁十七岁的时候。现在已经到了中年有些发福，真的不想再见到他了。让他感到幻灭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幻灭？你说幻灭？这不是我们要说的吧，我最尊敬上野先生，所以对大木先生感到幻灭。我在先生身边所见到的年轻男人都不够完美，因而以为大木先生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当我见到他，就彻底幻灭了。通过先生的回忆，我还以为他是位了不起的人呢。”

“只见过一次面是不会了解的。”

“可我已经了解了。”

“你是怎么了解的？”

“无论是大木先生，还是他的儿子太一郎先生，都很容易勾引。我……”

“啊，你说得太可怕了！”音子感到一阵紧张，脸色有点苍白。

“庆子，你的那种自信对你太危险太可怕了！”

“我一点也不感到可怕。”庆子毫不惊慌地说。

“真是太可怕了。”音子又重复了一遍，“那你岂不简直成了一个妖妇吗？尽管你很年轻，很漂亮……”

“如果这样就算妖妇的话，那么差不多所有的女人都算是妖妇。”

“是吗？有那种目的，庆子一定是把自己所喜欢的画拿到大木家去了？”

“不，不一定非得用画才能勾引。”

音子在庆子这种奇怪的自信面前感到有些怯弱。

“因为我是先生的弟子，所以尽量把自己认为好点儿的画送去了。”

“你想得很周到。可是，听你说你到车站送他的时候，只简单寒暄了几句，没听你说什么送画的事吗？”

“那是约好的。而且，我想去看看大木先生的家庭，也没有其他借口。另外，大木先生当时因不在家，所以也不知他看我的

画会说什么，表情怎样……”

“他不在家更好。”

“我想，画以后肯定会看的，但也许看不懂吧？”

“那倒不一定。”

“就连小说，后来也没能写出比《十六七岁的少女》更好的作品吧。”

“那可不一样，那是以我为模特儿的，而且又被理想化了，庆子是以偏爱的眼光看的，青春小说是年轻人所喜欢的。我想，以后的作品，有年轻的庆子不易钟情的，也有讨厌的。”

“可是，现在，如果大木先生一旦离开人世，那么他留下来的代表作不还是《十六七岁的少女》吗？”

“请你不要说那种过头的话。”音子声音有点激昂，同时把手腕从庆子的手中抽出，膝盖也离开了。

“先生至今还那样迷恋大木先生吗？”庆子也严肃地说，“我要为您报复，可是……”

“不是迷恋。”

“那么是爱是……爱吗？”

“也许是吧，我也很难说清。”

音子从半面笼罩在月光中的走廊上站起身，走进屋去了。庆子留在那里，两只手捂着脸。

“先生，我的献身也是有作用和价值的呀！”庆子声音颤抖了，“不过，像大木先生那样的人……”

“原谅过去的一切吧，因为我那时才十六七岁。”

“我一定要为先生报复！”

“庆子要为我报复，可我的爱情仍然存在呀！”

走廊传来庆子的呜咽，庆子屈身滚倒在走廊上。

“先生，给画我……在我变成先生所说的，妖妇之前……。求求您，哪怕给我画一次裸体也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给你画吧，用我的爱情……”

“那真是太好了。”

音子曾画过几幅早产婴儿的画稿，但她密藏着这些画稿，还从没给庆子看过。一年前她就曾打算拟以《婴儿升天》为题完成一幅正式的画，她当然也在画集里查过西洋的圣母子像的基督和天使，但觉得其体型圆润健壮，与音子的悲哀不相协调。也看过三四幅古老的日本名画稚儿太子图，这些画瑞丽中蕴含的日本式的情感，很合音子的心意，但是所画的太子图既不是婴儿，也不是升天图。音子的《婴儿升天》也并非采取升天的构图方式，而是使之飘荡着升天的灵感。但是，这幅画待到何时才能正式成形呢？

庆子让音子为她画像，音子便想起很久没有拿出来看的《婴儿升天》的画稿。就像稚儿太子图那样来画画庆子怎么样呢？这是非常古典式的《圣处女像》。古代稚儿太子的画像尽管是佛教绘画，但其中有些也是妖艳无比的。

“庆子，让我给你画吧，在构图上，我想画成佛像那样，这样的话，那种轻浮不拘礼节的姿态就不合宜。”音子说。

“佛像？”庆子感到惊讶，“我不愿意，先生。”

“噢，让我画画看吧。佛教绘画有许多是艳丽的，用佛教绘画方式去画，画名题为《某抽象画家小姐》，不是很有趣味吗？”

“您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是认真的，画完茶园后就给你画吧。”音子向房间里面转过头去。音子和庆子的茶园的草图并列靠在墙边，上面挂着音子看着墙上的那幅母亲的肖像画。

音子的视线落在母亲的肖像画上。

那幅肖像画上的母亲显得很年轻，看起来比现在四十岁的音子恐怕还年轻。画这幅画时，音子三十二三岁，而这也许就成了肖像不是母亲的年龄。也许是情不自禁地把母亲画得这么年轻而

漂亮。

坂见庆子刚投奔音子学画来这里时，一看到这幅画便说：

“这是先生的自画像吧，真漂亮。”

音子没有说这是自己的母亲的肖像，她想，别人仍会把这看作是自己的自画像吧。

音子长得很像她的母亲，那相像之处许多都被音子融入这幅画像之中，这大概是出于对已故母亲的怀念吧。音子曾画过许多幅母亲的肖像画，最初是把母亲的照片放在旁边，依照这张照片画。但是，心灵相通的画一幅也没有画出来，她决定不看照片。这样一来，母亲的印象便像模特儿一般出现在音子面前。那记忆中的母亲的姿容比照片更为生动，她一连画了几幅。她把爱全都融汇在笔端，运笔迅疾，但常因激动而泪眼涟涟，并因此而停下笔。在不断描绘之中，音子自己也发现母亲的肖像越来越像自己的自画像。

如今，那幅挂在茶园草图上面墙壁上的画像是最后画的一幅。这以前的母亲的肖像画，音子后来全部烧掉了，只有像音子自画像的那一幅，作为母亲的肖像画保存下来。音子想，只要这一幅就可以了，看到这幅画，音子眼里含有别人也许看不出的悲哀，这幅画和音子在心灵上是相通的。为了早日给这幅肖像画定稿，音子花费了多少时间啊！

除了这幅肖像画以外，音子一直尚未画过别的人物画。即使严格地讲也画过，也只不过是风景画的点缀而已。今晚之所以突出画人物画的念头，是由于庆子央求的结果。长期以来音子并未把一直想画的《婴儿升天》看作人物画。但是，为庆子画像，脑海中浮现出稚儿太子图，想画成古典式的《圣处女像》，也许还是由于音子心底的《婴儿升天》使然。既然能画母亲的肖像，又想画夭折的婴儿，那么也应该为入门弟子坂见庆子画吧。这不正是音子的三个爱之所在吗？尽管三个爱程度不同，但毕竟是音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心中的三个爱。

“先生。”庆子呼唤着，“您看着母亲的肖像画，是在考虑如何画我的肖像是吧？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毕竟不同于你和母亲那样的爱，您是不是怕画不好？”说着，坐了过来。

“真是乖僻的性情。母亲的这幅画现在看也是不满意的。与画这幅画时的水平比起来，我也稍稍有些进展。然而，尽管现在仍不满意，毕竟是自己长时间精心画的，所以总觉得有一种亲切感。”

“先生给我画时不必费太多心血，可以自由奔放地……”

“那怎么行。”音子下意识地答道，她正看着母亲的肖像画，心中充满着对母亲的回忆。庆子就是在这时对她说话的。待到音子反应过来，古时的《稚儿太子图》又浮现脑际。所谓“太子”，有不少是美丽的幼女像或少女像。画的是“稚儿”，既有佛教绘画的高雅的风格和气质，又不失艳丽，也可看作是中世纪女性集体严格的寺院的同性恋，是对宛如美丽少女的美男子的向往的象征。音子画庆子的肖像，首先想到《稚儿太子图》的构图，也许潜藏着这种因素。稚儿太子的童女式的头发，用现在的说法讲就是女式短发型吧。但是，和服与和服裙那华美的衣着，现在是无处可寻的，或许只好改装成“能乐”衣裳吧。无论怎样模仿《稚儿太子》的构图，作为时髦小姐庆子画像的衣裳也太过于古典式了吧。音子想起了手边的那幅岸田刘生的《丽人像》。他那受到丢勒影响的油画和水彩，系具有古典式的端庄的工笔画，有些像宗教绘画。但是，这样的水墨淡彩画，音子只看过珍贵的一幅，是在对开宣纸上画的。画上的丽人是裸体，腰间只围着一件红色的浴巾端坐着。音子想，这虽然算不上名作，但刘生为什么在日本画上把自己的女儿画成这种样子呢？是有西洋画中象这种构图的。

正如庆子所说的“可以画成裸体”那样，干脆按庆子的想法

去画如何呢？显露女性乳房的佛像也并不少见。但是，如果模仿《稚儿太子图》构图的裸体画，那么发型如何处理好呢？小林古径有一幅题为《发》的名作，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庆子画像的发型却必须与之完全不同。经过反复斟酌，音子似乎这才发现自己的力度和心力都有些不足。

“庆子，该休息了吧。”音子说。

“这么早？又有这么好的月夜……”庆子回头看了看房间的座钟说，“先生，还没到十点钟呢。”

“我有点累了。咱们躺在床上说话吧？”

“好吧。”

音子在镜子前面擦脸时，庆子铺好了两个人的床。做这些事，庆子的手脚麻利。音子离开镜子后，庆子也对着镜子去掉了化妆，她弯下稍稍细长的脖颈，凝视着镜子里自己的脸。

“先生，我的脸画不成佛像的脸呢。”

“只要作画的人用宗教之心去画就可以了。”

庆子把发卡都拔下来，摇了摇头。

“你把头发解开了？”

“是的。”音子躺在床上被窝里看着庆子在梳她垂下的头发，问：

“今晚为什么把头发解开？”

“我觉得该洗洗了，有点味。”庆子把脑后的头发抓到鼻子前闻了闻。

“先生，您父亲去世时，您几岁？”

“十二岁呀！你不是问过好几次了吗？”

庆子关上拉窗，拉上和画室之间的拉门，钻进音子旁边的被窝，两床被褥紧紧挨着。

最近四五天，睡觉时没有关木板套窗。面向庭院的拉窗在月光下微微发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音子的母亲死于肺癌。

音子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但母亲一直没告诉过音子，音子至今也不知此事。

音子的父亲是经营生丝和丝绸的贸易商，他死后在举行告别仪式的殡仪场，许多参加告别仪式的人都按惯例在灵前礼拜、烧香，但音子的母亲感到其中有一位像是混血儿的年轻女子显得与众不同。烧香之后向遗属席行礼时，她那哭肿了的眼睛好像用冰或水敷过似的。音子母亲不禁感到疑惑，她示意让站在遗属席一端的秘书过来。

“你马上到接待室去查一查刚才那个像是混血儿的女人的名字和住址。”她对秘书低声耳语道。后来，让秘书依据住址一查，据说其母是加拿大人，但这位年轻女子和日本人结了婚，并参加了日本国籍，她从美国人的学校毕业，在做翻译，现在和一个中年女佣人住在麻布的一间小房子里。

“她还没孩子吗？”

“据说有一个，是女孩。”

“你，见过那个孩子？”

“没见过，只是听住在附近的人说的。”

音子的母亲觉得那个孩子一定是自己丈夫私生子。虽然有许多可以调查确实的方法，可她却等着那个女人来亲自告诉她。但是，她没有来。半年多以后，音子的母亲听自己丈夫的秘书说那个女人带着孩子结婚了，秘书的语气表明那个混血儿女人是自己丈夫的情人。丈夫死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嫉妒和愤恨都渐渐冷淡下来，她甚至想收养那个女人的孩子。带着孩子结婚，那幼小的孩子慢慢地会认为那个女人的丈夫是自己的亲父吧。自己丈夫的孩子一定相信那个其实根本没有血缘关系的男人是父亲，因此音子的母亲感到像丢失了一件珍贵的东西似的。这并不只是因为自己只有音子一个独生女儿。但是，音子的母亲当然没有把

音子父亲的婚外恋和私生子的事告诉十二岁的音子。音子的母亲死时，音子已经到了通晓世事的年龄。母亲在临死前痛苦中曾为此事困惑烦恼，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所以，音子直到现在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还有这么一个异母妹妹。音子的这个异母妹妹情况如何呢？大概也已到了通达世事的年龄了吧。按理说，她也许已经结婚几年，而且有孩子了。但是，这一点对于音子来说，可不是与这个异母妹妹一样……

“先生，先生。”音子被庆子叫醒，“您睡魔着了吧？刚刚好像很难受的样子……”

“啊——”庆子轻轻抚摩着音子喘着粗气的胸口。庆子支起臂肘，弓起了半个身子。

“你刚才见到我睡魔着了，是吗？”音子说。

“啊，就一会儿……”

“唉，你这个人哪，我刚才在做梦呢。”

“做什么梦？”

“梦见一个全身绿色的人。”音子的声音还没有平静下来。

“是穿绿色衣服的人吗？”庆子问道。

“不，不是穿的，好像全身都是绿色的，包括手和脚。”

“是绿色不动明王吗？”

“别开玩笑，庆子，虽然样子没有不动明王那么可怕，但一个绿色的人飘飘忽忽地在我们床周围转悠。”

“是男的还是女的？”

“好梦啊。先生，我认为那是个好梦啊。”庆子用手指按住音子睁着的眼睛，让她把眼睛闭上，用另一只手拿起音子的手指放在嘴里咬了一下。

“好疼啊。”音子这才彻底清醒过来。

“先生，本来您说给我画像，是不是我和汤屋谷茶园的绿色跑到一起去了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音子对解梦的庆子说：

“是吗？你睡着了却还在我周围飘忽转悠好可怕呀！”

庆子把脸贴在音子的胸前，有些发疯似地哧哧窃笑着，“这大概是先生要作画的心情……”

第二天，二人按预先安排的那样，傍晚时登上了鞍马山。寺庙院内聚集了许多善男信女。五月尽管昼长，但天已从周围的山峰、高高的树丛降下了苍茫的夜幕，与京都街相对的东山上升起了一轮圆月。在殿堂前面的左右燃起篝火，僧侣们开始念起经来，首座僧穿着猩红色的袈裟。“给予我们光荣的力量，新生的力量……”大家跟着唱了起来，有风琴伴奏。

善男信女们都手捧着点燃的蜡烛行进，一个装满水的银白色大酒杯被圆月映照在水中。那大酒杯的水滴洒在走上前来的善男信女们的手心里，善男信女们喝下手心的水。音子和庆子当然也照着做了。

“先生，我们回到家里，房间里一定会有不动明王的绿色的脚印。”庆子说。以上就是鞍马山上所发生的一切。

早春

大木年雄伫立在山岗上，遥望着远处天空绚丽多彩的紫色的晚霞。他从下午一点半左右开始给晚报写完了一段小说，刚从家里出来。他的家在北镰仓的山岗上。晚霞布满了西天，是雾霭吧，又让人感到像薄云，呈现出浓重的紫色，大木对紫色的晚霞感到有点稀奇，像用毛刷在濡湿的东西上横扫过去似的，有些浓淡模糊。柔软的紫色的晚霞似乎预言着春天的渐近，夕阳西下处，天空出现一抹粉红色。

大木回想起在夕阳照射下闪着红光的铁路。在京都听了除夕的钟声，乘坐元旦的“鸽号”特快返回时，看到的那铁路闪着红色的光伸向远方，一侧是大海。铁路转进山后，红色便消失了。列车进入峡谷后，夜幕便降临了。但是，铁路的红色不禁使大木又回想起音子和自己的过去。听除夕的钟声时，音子带着女弟子坂见庆子，并叫来了舞姬，以避免和大木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但是她这样做，反而使大木感到音子的心中仍深爱着大木。从祇园社出来走在四条街上时，嘈杂的人群中有的醉汉和年轻的小伙子不知说着什么，伸手要去摸舞姬的发髻。平时，京都是没有这种事的。大木边走边保护着两位舞姬，音子和女弟子紧跟在后面。

大木在元旦中午乘坐“鸽号”列车时，心想，音子可能不会到车站来送行了。正想着，坂见庆子来了。

“新年好！先生说本来应该亲自来为您送行，由于每年元旦都必须对几家进行礼节性拜访，中午还要在家里等待来访的客人。所以先生一早就出去了，让我代她来送您，并向您深表歉意。”

“是吗，让你特地赶来送我，非常感谢……”大木说道。元旦车站的人很少，庆子的美貌十分引人注目。“年末你到饭店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接我，元旦又来车站来送我，真是太感谢你了。”

“没什么，不客气。”

庆子仍穿着昨天晚上穿的和服，质地是淡蓝色的缎子，上面绘有各种姿态的白鹤，并点缀着雪花。白鹤虽然有颜色，但对于庆子这样的年龄来说，则显得有些朴素，新年穿这样淡素的服饰也让人感到冷清。

“好漂亮的和服啊，是上野先生画的吗？”大木问道。

“不，是我试着画的，画得不太好……”庆子有些脸红了。正是由于穿着淡雅的和服，把庆子那艳丽的面容衬托得更加光彩照人，而且，在白鹤的颜色的配合、姿态的变化里透着抽象的年轻人的朝气，洒落的雪花也像在飞舞。

庆子把京都糕点和京都冬季的淹渍小菜递给大木，说是音子送给他的。

“另外，还有盒饭。”

“鸽号”列车从进站到开车虽然只有一二分钟时间，但庆子一直站在列车的车窗前。大木坐在车上只能见到庆子的胸部以上，心想，庆子不正是处在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候吗？大木不知道音子青春时的美。和十七岁的音子分离二十多年以后，昨天见到的已经是四十岁的音子了。

大木在四点半左右，提前打开了盒饭，里面装着新年的套餐，还加了一些饭团，饭团捏得小而精致，里面似乎蕴藏着一颗女人的心。这是音子为曾经在自己少女时代占有过她的男人而控制的吧。大木慢慢地咀嚼着只有一口或一口半大小的饭团，感到音子的宽恕渗透到牙齿和舌头里。但又想，那并不是什么宽恕，而是至今仍然蕴藏在内心深处的爱吧。音子随母亲移居京都后，音子的情况如何呢？除了只知道音子做了画家且一直独身之外，大木并不了解其他情况，也许她有过爱情或恋爱。但是音子少女时代对大木狂热的爱恋却是铁的事实，在音子之后大木也曾和几

个女人相爱过。但是，像他对少女时代的音子那样怀有深深的热切的爱的女人却一个也没有。

“真是好米饭，是哪儿的米呢？大概是关西的米……”大木边想边把小饭团不断地送入口中。

音子十七岁时，早产、自杀未遂，之后，大约过了两个月便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带有铁格窗子的病房。母亲虽然把此事告诉了大木，但不愿让他见音子。

“从走廊的远处能看到她，但请你不要去……”音子的母亲说，“我也不想让你见到她现在的样子，而且，她看到你一定不会静心治病的……”

“她能认出我吗？”

“当然认得出……她不就是因为她才变成那个样子的吗？”

“不过，她好像并不是真的疯了，医院的医生也安慰我说，这只是暂时的。她经常做着双手抱孩子哄着玩的动作，“是想孩子了，真可怜哪！”

三个月左右音子终于出院了，母亲来见大木说：

“我知道大木先生已经有妻子和孩子，音子也许早就知道了。尽管如此，我这大把年纪的人，却不得不过来求你办一件事，你也许以为我才疯了呢。可是……”音子的母亲肩头颤抖着，“能请你和音子结婚吗？”

说完，母亲眼含泪水，只是低着头，紧咬着牙关，默不作声。

“这事我也想过。”大木苦恼且无奈地说，大木的家庭自然起了风波。大木的妻子文子那时二十四岁。

“这事我也反复考虑过。”

“你就当我也和音子一样头脑发昏了，你不答应也行，我不会求你第二次。我并不是要 you 和她马上结婚，无论是三年，还是五年七年，我都会让音子等着你的。即使我不说，音子她也一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会等着你的。况且，她还是一个只有十七岁的女学生……”

母亲的这种语气，使大木感到音子那种刚烈的个性是从她母亲身上传下来的。

没过一年，母亲便把东京的房子卖掉，带着女儿移居到京都去了。音子转学到了京都女子高中，因而她耽误了一年的学业。高中一毕业，就进入了绘画专科学校学画画。

从那以后，到不久前一起在知恩院听除夕钟声以及元旦送盒饭到特快列车上，已经二十几年过去了。饭团以及新年的小菜都是按照京都古来的传统风格制做的，大木每次用筷子夹起来都先仔细看一看，然后再送人口中。虽然京都饭店的早餐也上了一点应景的年糕，但是大木感到真正的新年口味却在这盒饭里。回到北镰仓的家，就像近期出版的妇女杂志上的彩色照片一样，新年饭菜也颇为西洋化了吧。

尽管情况确实如女弟子所说，作为京都的女画家，音子元旦有“礼节性”拜访，但稍微抽个空到车站来一趟并不是做不到吧。音子大概还是像听除夕的钟声时那样，为避免和大木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才这样做的吧。昨天晚上在女弟子和舞姬面前，尽管大木对音子只字未提过去的事，但过去的事似乎在彼此之间心照不宣而已，这个盒饭也是这样。“鸽号”列车开动后，大木在车内用手敲打着车窗的玻璃，但庆子在外面没听到，便把车窗拉开了一点儿说：

“元旦劳驾你这么早来送行，多谢了！你的家也在东京吧。如果回东京的话，请顺便到我家来玩儿，北镰仓不大，在车站附近打听一下，就能知道我家。另外，你做的那种抽象画，音子先生所说的近乎疯狂的画，请给我寄来一、二幅，好吗？”

“真不好意思，被先生说成近乎疯狂的画……”庆子的眼里瞬间闪过一种异样的神情。

“不，我想那是因为上野先生已经不能画那种画才这么说的

吧。”

列车停车时间很短，大木与庆子之间的谈话时间也很短。

大木以前只是写过幻想小说，但从未写过现在的所谓抽象小说。语言及文字，离开日常的实用，很难说不被看作是抽象、象征的东西，但是大木似乎从年轻时起便在散文上努力抑制滋生这种抽象东西的才能和天赋。他曾经崇拜过法国象征诗派、《新古今》以及俳谐等，用抽象性、象征性的语言来表现具体写实性的东西，这种写作手法是他年轻时就学会的，但同时他也认为具体性、写实性的表现深入下去，便仍能表现象征性、抽象性的东西。

然而，比如说，大木笔下的音子和现实的音子是怎样的关系呢？这恐怕一时难以下结论。

在大木的小说中，经久不衰而且至今仍畅销的作品是描写与十六七岁的上野音子恋爱的长篇小说。由于那部小说的问世，音子更加受到社会舆论的伤害，社会向她投以挑剔的目光，这无疑对音子的婚姻有影响。但是，直到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作为文学模特儿的音子却仍为广大读者所喜爱，这是为什么呢？

与其说作为小说模特儿的音子小姐为读者所“喜爱”，不如说大木小说中的音子为读者所喜爱更为确切吧。那不是音子的自述，而是大木将现实中的音子加以作家的想象、虚构，从而是被美化了的音子。然而，即使除去这些成分，那么大木笔下的音子和现实生活中的音子，哪一个更真实呢？这恐怕一时难以分清。

然而，小说中所写的小姐的确是音子，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大木没有和音子的恋爱，那么这部小说便不可能产生。而且，之所以直到二十几年后的今天，这部小说仍然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是由于有音子这个模特儿，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大木不曾遇见音子这位少女，那么在大木的一生中便不会有这段恋爱的经历。三十一岁的大木结识了音子，并相互爱恋，试想，这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命运的安排，还是天赐的缘份呢？即便大木并不明白，但此事给他带来作为作家的幸运的转折点，却是不争的事实。

大木把这部小说的名字定为《十六七岁的少女》，这虽然是一个普通的书名，但在二十几年以前，一个旧学制的女学生十六七岁便失身，而且早产，并因此而一时精神失常，这种事是超乎寻常的。但是，男方的大木并没认为这超乎寻常。他当然没有把它当作超乎寻常的事来写，也没有用好奇的目光来看待音子。就像小说平凡的书名那样，作者用坦率的语言把音子写成一个纯洁而热情的少女，并努力再现出他对音子的容貌、姿态和举止的印象。也就是说，作者生动地注入了自己青春的爱情。《十六七岁的少女》之所以经过漫长的岁月仍为众多的读者所喜爱，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吧。书中尽量提高一位有着年轻妻子的男人和一位少女的悲恋的美感，并努力达到文学表面上反映不出作者道德反省的高度。

大木和音子幽会的时候——

“大木先生总是考虑自己对不起别人，做事再大胆些就好了。”音子说这些话时曾使大木感到吃惊。

“我是很大胆的哟，就连现在不是也这样吗？”

“不，我不是在讲我们之间的事呀。”

“无论什么事，随心所欲些不是更好吗？”

大木有些无言以对，不由回顾起自己，音子的这句话使他久久不能忘怀。大木感到，正是由于音子有一双爱的慧眼，才使这位十六岁的少女能看透自己的性格与生活。大木做了许多随心所欲的事，和音子分离以后，每当自己担心做什么事会被人议论的时候，就想起音子的这句话。

音子感到大木之所以停下爱抚的手，或许是因为自己所说的那句话的缘故，便把脸贴在大木的胳膊上。她默不作声，在大木臂肘内侧使劲地咬了一下。大木忍住疼痛，也没有挪动手臂。音

子的泪水沾湿了大木的胳膊。

“好疼啊！”大木说着，把音子的头挪开了，胳膊上留下了深深的牙印并渗出了血，音子舔着那里，说：

“你也咬我吧。”

大木轻轻地抚摸着音子的手臂。那真是少女的胳膊啊！大木轻轻吻着音子的肩头，音子有点怕痒，因此不停地扭动着身子。

大木写作《十六七岁的少女》，并不是因为音子说过“无论什么事都随心所欲才好”才写的，但在写作时却经常想起音子的那句话。《十六七岁的少女》是与音子分离二年后写成的。当时，音子已经随母亲移居京都了。音子的母亲明明知道大木有妻有子，还求大木和音子结婚，但或许是因为未得到大木的答复，便离开了东京，大概是无法忍受独生女儿和自己的艰苦和悲哀吧。在京都，音子和母亲是以怎样的心情阅读《十六七岁的少女》的呢？以音子为模特儿的小说成为大木的成名之作，而且越来越受人喜爱，她们对此又是如何看待的呢？世人当然没有对一位年轻作家的小说中的模特儿进行探讨。在大木五十岁以后确定了作家的地位之后，有人调查了大木的经历。这样人们才知道小说《十六七岁的少女》中的模特儿是音子，当时音子的母亲早已去世。由于音子也已成为京都的女画家，所以这个模特儿便更广为人知了。作为《十六七岁的少女》模特儿的音子的照片也曾被刊登在杂志上。大木推测，音子可能不愿把自己当作模特儿来拍照，所以可能是借用了作为画家拍照的照片吧，报刊杂志当然没有披露音子被作为模特儿的感想。《十六七岁的少女》问世时，音子及其母亲对大木也没有表示什么反感。

但理所当然地，大木的家庭发生了风波。大木的妻子文子结婚前是一家通讯社的日文打字小姐。大木把所写的作品让新婚的文子打出来，这或许是一种新婚乐趣和爱的游戏，但也不仅仅为此。当自己的作品最初发表在杂志上的时候，那整齐的铅体字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原稿之间的效果、感觉差异相当大，这使大木感到很惊喜。但是随着写作的熟练，在用笔写原稿时，便自然感到铅字印刷的效果，并不是想着那种效果去写，即使事先完全不用思考酝酿，也不存在铅字印刷和原稿之间的差异了。就是说能直接写出不是读原稿，而是作为铅字印刷来读的文章。原稿中看起来感到不如意的地方，一旦打成铅字便很好看了，这或许是完全掌握了熟练的写作技巧的缘故吧。大木经常对初写小说的人说：

“同仁杂志也好，什么地方也好，总之把你写的东西印成铅字看看吧，将会产生与原稿意想不到的效果。”

现在都是以铅体字印刷发表文章。但是，也能体味到相反的惊奇。如大木一直在读《源氏物语》的注释本及小型文库本，这两个版本都是用铅体字印刷的，而有时一读北村季吟的《湖月抄》的木版本，感觉截然不同。他想，进一步上溯到遥远的王朝时代，读那用优美的假名书写的手抄本，印象又如何呢？另外，在现代，《源氏物语》是一千多年前日本的古典作品，而在王朝时代却是现代小说。《源氏物语》的研究无论如何进步，现在已经不能把它作为现代小说来读，而读木版本总要比读铅字本更使人有种恍惚感。高野切的《古今集》的和歌等，也与此相同吧。再一直向后延续到西鹤本等，大木也尽量读元禄的木版本（尽管是复制的也好），这并不是有怀古兴趣，而是为了多少更能接触作品的原来面目，然而，在当代，读作品的复制原稿只不过是种高雅表现，一般都是读铅字本，而不去读乏味的手书的东西。

和文子结婚时，大木已经感到手书的原稿和铅字印刷之间没有什么差异了，但是由于文子是打字小姐，所以便让她把原稿用打字机打打看。日文打字的原稿比手写的原稿更接近铅字印刷吧。同时想到现在西洋的原稿几乎都用打字机打出来或誊清，不妨自己也试试看。然而，也许是由于没有看习惯的缘故吧，大木觉得用日文打字机打出来的自己的小说比手写的原稿和铅字印刷

都乏味和生硬。但是好像因此更容易发现缺点和删改订正。于是，大木的原稿全部交给文子打字便成为一种惯例。

《十六七岁的少女》的原稿是否也交由文子用打字机打出来，便与这一惯例相冲突了，让文子打这部作品，会使她感到痛苦和屈辱，这种做法是残酷的。音子十六岁时，文子二十三岁，已经生了一个男孩。文子对丈夫和音子之间的恋爱当然有所察觉，深夜里背着孩子在铁路线上彷徨。足足两个小时后才回来，也不进屋，只是靠在院子中的一棵老梅树上。到外面去找文子回来的大木，进门时听见轻轻的啜泣声才发现了文子。

“你这是干什么？难道孩子不会着凉吗？”

虽然已是三月中旬，天还有些冷，孩子真的感冒了，因为怕孩子感染肺炎，大木便送孩子住进了医院，文子去医院护理。

“这个孩子一旦死了，你就可以和我离婚了，那样你就自在了吧。”文子说。尽管如此，大木趁文子不在家，又偷偷地去和音子相会。不久孩子的病好了。

文子发现了音子的母亲从医院写来的信，从中得知十七岁的音子早产的消息。十七岁早产并没有什么奇怪，但是文子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丈夫竟让一个纯真的小姑娘吃这样的苦头，文子骂大木是恶魔，由于激动，咬了舌头。大木见到血从文子的唇边流了出来，便急忙把手指伸进文子的嘴里，文子有些透不过气来，感到恶心，浑身无力。大木抽出了手指，手指上留下了文子的牙印，并流了血。文子看见了，心情稍稍平静了一些，给大木洗了手指并给他涂上止血药，缠上了绷带。

文子也知道音子和大木断绝关系并同母亲一起移居京都的事。大木写完《十六七岁的少女》，是在那之后的事。把这部小说让妻子文子打字，将会重新揭开她心中那嫉妒和苦恼的伤疤，可是如果这部小说不让她打字便付印，对文子来说又像是“秘密出版的”。大木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下了决定把原稿交给了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子打印。他也先向文子坦白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文子在开始打字之前，好像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她打印之前必需看看才能打好。

“如果我们要是早分开就好了，为什么没能让你和我分开呢？”文子脸色苍白，说：“读这本小说的人都会同情音子的遭遇的。”

“我没打算多写关于你的事。”

“是因为我没法儿和你心中理想的女性相比吧。”

“你误解了我的意思。”

“可怕的嫉妒使我发狂了。”

“音子小姐已经走了。文子今后还要和我长久在一起生活下去。可是，那小说中描写音子小姐的情节，加了许多作者虚构的成分，根本不同于生活中真正的音子。比如说，音子小姐精神失常时的事，我当时是一点不知道的。”

“那些虚构的成分，就是你心中的爱情。”

“那，如果不虚构，小说就写不好呀。”太一郎直截了当地说，“那些你给我打字吗？虽然让你心里痛苦……”

“当然可以打，因为打字机是机器，我是被机器操纵的。”

文子虽然说自己成为“机器，但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她老是打错，大木也经常听到文子撕碎纸然后扔掉的声音。她还不时停下来，偷偷哭泣，或要呕吐。书房狭小而简陋，里面放有六张榻榻咪，隔壁是四张半榻榻咪的茶室，打字机放在茶室的一角。大木在六张榻榻咪的房间里对文子的情况很清楚，这使他不能安然入睡。

但是，文子对《十六七岁的少女》不再多言什么，也许是“机器”，便不再说什么了吧。《十六七岁的少女》的稿纸共三百五十页，每页约四百字，这对从事打字的文子——以前一直为大木的原稿打字的文子——来说，似乎要用好多天才能完成。文子

的脸色苍白，面容也消瘦下去，有时她的目光呆滞地望着远方。她像着迷似地坐在打字机前。有一天晚饭前，她突然吐了黄水，蹲下身去。大木赶忙蹲在文子背后轻轻地捶着她的后背。

“水，给我水。”文子喘着气说，她眼圈发红，眼里噙着泪水。

“怪我不好，这部小说不该让你打。”大木说，“如果就这一部小说瞒着你付印，这对我来说……尽管这还不至于夫妻关系破裂，但却为以后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吧。”

“这部小说也让我打，无论多么痛苦，我也感到高兴的。”文子强作微笑地说，“还是第一次打这么长的东西，一定是累了。”

“小说写得越长，你的痛苦也就越长，或许这就是当了小说家的妻子的不幸吧。”

“通过这部小说，我清楚地了解了这位叫音子的小姐。虽然我非常痛苦，但同时也感到你遇到了音子小姐，对你来说还是好的。”

“我不是给你说过，小说中的音子小姐是经过我美化了的吗？”

“这我知道。因为现实中这样的小姐是没有的。但是，我希望你再把我也多写一些。即使把我写成母夜叉一样因嫉妒而发狂的恶妻，那也没关系。”

大木不知该如何回答，只说了句：“文子不是那样可怕的妻子。”

“你不太了解我的内心呀。”

“不，我是不想暴露家庭隐私而已。”

“胡说！你是迷上了音子小姐，只想写音子小姐。你认为如果把我也写进去，就会玷污音子小姐的美，就会降低小说的品味是不是？可是小说就一定非那么纯洁不可吗？”

由于大木没有把因嫉妒而失去理智的文子充分写入小说，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重新引起了文子的嫉妒。并不是没写文子的嫉妒，只有简洁地写，才能使作品更有动人心弦的力量。但是，文子为自己没有被详细描写而感到痛苦和恼怒，大木对文子的这种心态感到不可理解。也许她感到自己比起音子来，受到了轻视或忽视吧。由于《十六七岁的少女》是描写和音子之间悲恋的小说，所以就必然不能花同样多的笔墨去像描写音子那样来描写文子。同时，尽管作者加以虚构，但有些一直瞒着文子的事，也如实地写了出来。这些被文子知道了，更是大木所最担心的，然而文子却似乎为作品中描述自己的地方太少而使心灵受到很深的伤害。

“因为我不想通过你的嫉妒来描写音子。”大木说。

“因为没有爱——至没有恨，就无法写出作品的我……打字的时候，就深切感到当时为什么没让你和我分开。”

“你又说这种没用的话！”

“我是认真的，没让你和我分开是我最大的过失，难道我一生都要背着这一罪过吗？”

“你说什么？”大木抓住文子的肩头摇晃着问道。文子胸脯起伏，接着又痛苦地吐了一口黄水。大木忙松开了手。

“没什么。我，我，也许是怀孕了。”

“噢？怀孕了？”

大木不由吃了一惊。文子双手捂脸，竟放声哭了起来。

“那你一定要注意身体，这部小说就不要再打了吧。”

“不，我打，请让我打，快要打完了，而且只动手就可以。”

文子很执拗，没有听大木的话。打完书稿五六天后，文子就因劳累过度而流产了。与其说是打字本身，不如说是所打的内容使她的内心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文子躺在家里，请来了女医生。她扎着的头发下垂，看上去似乎稀了一些，文子的头发浓密而柔顺。她只抹了一点淡淡的口红，没涂脂粉，尽管脸色有点苍白，但肌肤显得很滑润，流产对年轻的文子似乎并没有多大影响。

但是，大木把《十六七岁的少女》原封不动地装进了文件箱里，既没有毁掉，也没有拿出来重新看一遍。这部小说使两个生命夭折了。音子的早产和文子的流产是不吉利的吧？夫妇二人暂时都不提及这部小说，后来，还是文子先提起那部小说。

“你为什么不把那部小说拿出来？你觉得对我情绪不利吗？既然和小说家结婚，也是别无他法，不过若说不利，我想对音子小姐大概才不利吧。”文子说。她流产后恢复了健康，肤色也变得柔润起来。毕竟是年轻啊。她需求丈夫的欲望也比以前更强烈了。

《十六七岁的少女》出版时，文子又怀孕了。

《十六七岁的少女》受到小说评论家的赞誉，更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文子并非忘记了嫉妒和痛苦吧，尽管表面上并没有流露出来，只是为丈夫的成功而喜悦。在大木所写的所有小说之中，至今一直最为畅销的，便是被称为年轻时的代表作的这部《十六七岁的少女》。这部小说不仅资助了大木一家的生活，而且给文子添置衣裳或装饰品，甚至充作子女的教育费用。这是由于音子这位少女曾同大木有过恋爱之故，现在文子已经几乎想不到这些了吧，大概认为这是丈夫的当然收入吧。至少，音子和丈夫过去的悲恋，现在对文子来说似乎又变成了有利的东西。

但是大木，即使不是存心与之违拗，有时也这样想过，成为《十六七岁的少女》的模特儿的音子，对大木难道不是无偿的奉献吗？音子对自己被写进小说的事，从未表示什么恶意，音子的母亲也未曾抱怨过。用语言和文字写的小说，比绘画、雕刻等写实性的纪念好像更能深入音子的内心世界，相貌也凭大木的喜好而加以想象和虚构、美化，但她是名符其实的音子，这是毫无疑问的。大木任凭自己年轻的爱情狂热迸发，对于音子的困惑以及未婚的迷惘没放在心上，这些或许对读者有一定的吸引力吧，然而也许因此而妨碍了音子的婚姻。大木反而因为《十六七岁的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女》而名利双收。而且似乎文子的嫉妒与伤痛都得到了缓和。与大木分离的音子的早产和一直作为大木的妻子的文子的流产，也有所区别吧。正如所谓流产之后更易怀孕，不久文子平安地生下了一个女儿。任凭岁月流逝而仍能保持本色的只有这部小说——《十六七岁的少女》。小说没有把文子嫉妒的狂态着重描写，这样写对于家庭式的世俗观念而言不是更好吗？的确，这样尽管有其作为《十六七岁的少女》这部小说的缺点，但却使它更容易阅读，使小说中的音子更容易让人接受和喜爱吧。

一提起大木的代表作，尽管已过了 20 多年，但还是必然首推这部《十六七岁的少女》。大木作为小说家对此感到有些窝囊。

“真不争气呀！”大木有时独自郁闷地说。但是，反过来一想，这部小说也许充满经久不衰的青春活力吧。而且，对于已有定论的世人的爱好，即使作者本人提出抗议，也是动摇不了的。那部作品似乎已经活在读者的心目中。但是，曾是十六七岁少女的音子，后来怎么样了呢？大木时常挂念着。他仅仅知道她被母亲带到京都去了。大木挂念着音子，也可以说是由于小说《十六七岁的少女》仍活在人们的心目中。

敏感地感到这个小姐一定与上野音子有关系。

“画在哪儿？”

“在书斋，还是原封不动的包着，我没拆看。”

“是吗？”

坂见一定是遵照大木曾在京都站让她送画的请求来送画给他的。大木立即进书房解开了包裹，里面有两幅画，简单地装在镜框里。其中一幅画的是“梅”，虽说是梅花，但只是画着一朵大花，大小有婴儿脸庞那么大，但并无枝干。而且，在一朵花里，有红白两种花瓣，在一个红色的花瓣中又令人费解地画着深红和浅红。

这朵大梅花虽然不是歪斜变形的，但也毫无图案感。像怪异

的灵魂在摇动，的确像是在摇动。这种感觉也许与画的背景有关。那背景，大木原以为是厚冰破片的重叠，仔细一看又像是连绵的雪山。因为不是写实手法，所以看作是厚冰或者是雪山都无关大雅，但能给赏画者以大气磅礴的感觉，则一定是雪山了。像这样陡峭得刀削剑劈一般而且上大下小的山，现实中当然是不会有的，因而这是抽象派画法。实际上，它既不是厚冰，也不是雪山，也许视为庆子的心象更为确切吧。即便是重重叠叠的雪山，也不是寒冷的雪白。雪的寒冷感和雪的暖色相交融而形成了音乐。而且，并不是一律的雪白色，那各种各样的颜色像是在歌唱。这与一朵梅花花瓣的红白两色的变化是同样的格调，不论你感到它是冷色调的画还是暖色调的画，都说得过去。总之，画家那年轻的富有朝气的感情从梅花中透示出来。这是坂见庆子应合季节，特意为大木新画的吧，因为毕竟能看清是梅花，所以应该称之为半抽象画吧。

看着这幅画，大木不由想起院中的那棵老梅树。花匠说那是残疾梅、畸形梅。大木听着花匠那一知半解的植物学知识，以为真的是那样，至今也没有研究是否属实。那棵老梅树上开着一白一红两色花，这棵树并没有嫁接过，在同一条枝上却间开着红梅和白梅。并不是所有的枝都这样，也有的枝只开白梅或红梅。但是，幼枝多数是红花和白花混杂开放的。而且，每年混杂开花的并不限于同一树枝。大木很喜爱这棵老梅树，老梅树现在正含苞待放。

在这幅画中坂见庆子无疑是用一朵梅花象征这棵不可思议的梅树。这棵梅树大概是音子告诉庆子的吧。上野音子十六七岁时，虽然没有来过已和文子结婚的大木的家，但却听说过这棵老梅树。尽管大木自己说过的话已忘记了，但音子还是记得的。而且，音子也已经对弟子庆子说过吧。

既然说到梅树，是否也把过去那段与大木悲哀的爱恋也毫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隐瞒地告诉了庆子呢？

“那是，音子小姐的？……”

“哎？”大木回过头来，他正凝神观赏着画，事先没有发觉文子站在背后。

“这幅画是音子小姐画的吧？”文子问道。

“不是，音子是不画这样有朝气的画的吧。这是刚才来的那位小姐画的，你看这画下面还有‘庆’字的署名呢。”

“这画真有点怪怪的！”文子的语气有些生硬。

“是一幅奇怪的画啊。”大木用尽量温和的语气说，“现在的年轻人，日本画也是这样啊。”

“这就是所谓抽象派画法吗？”

“也许还没达到抽象派那种程度吧，不过……”

“那另一幅更奇怪呢。不知是鱼，还是云。难道有这样用各种颜色随心所欲涂抹的画吗？”文子在大木稍偏左的后面跪坐下来。

“嗯。鱼和云是完全不同的。恐怕既不是鱼，也不是云吧。”

“那么，画的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你看出画的是鱼或云，也许那就可以了。”

大木把目光移到那幅画上，他弯下身去想看看靠在墙上的镜框的背面写着什么。

“背面写着《无题》，是《无题》。”大木说道。

这幅画的确是什么形状也没有，有的只是比《梅》更多的浓重的色彩。也许由于横线多，文子才勉强解释为鱼或云。乍一看，颜色也不怎么协调。但是，作为日本画，是紧紧捕捉到了热情的。当然，并不是任意胡涂乱抹。《无题》反而更能让人感到画中有某种含义，表面上看似乎画家的主观色彩被遮掩着，也许实际上反而更能得以充分表现主题。画的中心到底在哪里呢？大木正在思索，文子忽然诘问道：

“那个年轻女子和音子小姐是什么关系？”

“是师徒关系。”大木答道。

“是吗。能让我把这画烧掉吗？”

“你怎么了！为什么好好的画要烧掉……”

“这两幅画都是精心描写音子小姐的，我不想把它留在家里。”

文子这突如其来的女性嫉妒的闪电使大木吃了一惊，然而他尽量保持冷静。

“这为什么会是描写音子小姐的画呢？”

“你难道就看不出来？”

“那是文子的固执，真是疑神疑鬼。”大木想着，胸中不由怒火中烧。

他知道《梅》的构图明显地表现出了音子对大木的爱。依此类推，似乎《无题》也隐藏着音子对大木的爱。《无题》也使用了矿物质颜料，从画面的正中到稍偏左的下部，不但矿物质颜料很浓，而且使用了泼洒的手法，在泼洒的中间留有一块奇妙的窗子般明亮的地方，从那里似乎能够窥视到这幅画的灵魂。不言而喻，这是音子对大木没有泯灭的爱。但是，这两幅画不是音子小姐画的，而是她的女弟子画的呀。

文子似乎已经怀疑，在京都大木可能和音子一起听了除夕的钟声。但是，那时她什么也没有说，也许是由于大木回到家里时正是元旦之日的缘故吧。

“不管怎么讲，我讨厌这画。”文子瞪了一下白眼睛又说，“不能放在家里。”

“文子是讨厌还是喜欢权当别论，可这是画家的作品呀！画家还是位年轻小姐。把这样的好画毁掉多可惜呀？首先，她是把画送给咱家的，还是只让我们看看的，你分清了吗？”

文子无言以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因为是太一郎去接待的……可能是送她去车站了吧，可是即使送到北镰仓车站，也要不了这么长时间，该回来了呀。”

这也使文子很着急吧，因为车站很近，电车每隔十五分钟发一次。

“该不是太一郎受到勾引了吧，那么个妖里妖气的狐狸精。”

大木把两幅画按原样卷叠在一起，一边慢慢地包着，一边说：“不要说什么勾引！我讨厌勾引这个词。那么个漂亮小姐，这画也许画的是她自己，或许是小姐的自我陶醉……”

“不，我想这画就是画音子小姐的内心的。”

“嗯。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也许是出于师徒间的同性恋感情而画的。”

“同性恋？”文子乘机问道，“你说她们二人是同性恋吗？”

“我也不敢肯定。但是，即使是同性恋，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吧。因为二人在京都的古寺里住着，而且两人的性格都属于狂热激情那种。”

大木说是同性恋，显然是在有意迷惑文子，文子沉默了一会儿。

“即使是同性恋，我想那画也是为了表达音子对你深深的爱。”文子的语气变得和缓了。大木为应付文子当时的追问，竟然脱口说出同性恋，他为此而感到羞愧。

“文子说的和我说的，恐怕都是胡思乱想。因为我们二人都是抱着对这幅画的成见来发表观点的……”

“这么说，还是不画那种让人捉摸不透的画为好吧。”

“嗯。”

无论怎样写实的画，都能表现出画家内心的情感和意图。但是，大木有意停下与文子的议论，是他胆怯了。文子对庆子的画的第一印象或许是意想不到的正确，同时，“同性恋”这种大木用来搪塞的话语或许是意想不到的正确。——大木这样想。

文子走出了书房，大木等待着儿子太一郎回来。

太一郎是一所私立大学的国语科讲师。没有课时，他不是去学校的研究室，就是在家里查阅书籍。他本人最初的愿望是研究明治以后的现代文学，由于父亲的反对后来只好改为研究镰仓、室町文学。他能阅读英文、法文、德文，但作为本国文学学者他更得心应手。他很有才华，然而给人的印象是忠厚且忧郁。可以说，他与妹妹组子的性格正好相反，组子对西式裁剪、装饰品、插花、针织等等都半通不通但总是快活爽朗的。组子有时邀他去滑冰或去打网球，他也要理不理的，被妹妹看作是一个怪人。他和妹妹的朋友——一些小姐们——从不交往，而且自己的学生到家里来了，他也不向妹妹介绍一下。即使有时组子因母亲文子在家里招待太一郎的学生而撅嘴生气，他也不放在心上。

“太一郎的客人来了，只是女仆端上来茶水就得了。组子可不一样，要是有客人来了，就自己从冰箱到橱子翻来翻去，还随意打电话订购饭团什么的，可真热闹啊……”听母亲这么一说，组子暗自发笑，并调皮地伸出舌头，说：“那，毕竟到哥哥这里来的都是些学生嘛。”

组子和丈夫结婚去了伦敦，一年只寄来两三封信。太一郎当然还不能独立生活，也没提过结婚的事。

但是，太一郎去送坂见庆子，迟迟未归，这不免使大木有些疑惑和不安。

大木从书房的小后窗户隔着玻璃向远处眺望着。战争中控防空壕时挖出来的土在山脚下堆得高高的，而且已经被杂草所覆盖，那片杂草中开满了深蓝色的花朵。草极不显眼，所以几乎看不见。花也非常小，但那浓重的深蓝色却十分显眼。除了瑞香花，这种深蓝色的花在大木的院子里不但开得最早，而且开得时间最长。那是什么花呢？虽然它不是报春的花，但因为它就在书斋后窗的附近，大木常想把那细小的花拿在手中仔细瞧瞧，然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还没有去过后面。正因如此，这似乎反而增添了大木对深蓝色小花的爱怜。

比那草丛稍迟些，蒲公英的花也开了。蒲公英的花寿命也很长。现在，蒲公英的花的黄色和那众多小花的深蓝色还没有消失在暮色中。大木长时间地凝神注视着。

太一郎还没有回来。

火中的莲花

《都名所图绘》中的《四条河原夕凉》一节，常为描写鸭河纳凉的文章所引用。“……东西之青楼，设高台于河畔。河原上，开宴流光，灯布繁星，座列长龙。浓紫冠沐河风而翻翻，美少年羞明月之俊雅，扇翳艳冶，目眩神驰。妓妇姣媚，妆胜芙蓉，兰麝香浓，飘然南北……”也有艺人上台表演，比如说书、口技等。

“猿之狂言，犬之相扑，马戏、枕技，麒麟走索如荡秋千，唢呐声器。琼脂店滔滔瀑流足避溽暑，玻璃声珊珊回响可招凉风。和汉之名岛，深山之猛兽，亦汇集于此供人观赏，人群无分贵贱均游宴河滨

元禄三年夏，芭蕉也来到此地，写道：“四条河原之纳凉，从月夜黄昏至黎明时分，河中台板并列，饮酒游乐。女子腰系锦带，男子身着礼装，法师老人亦交混其间，桶匠铁匠之弟子得暇引吭高歌。其乃都城盛景也”。

“河风徐徐来，轻拂薄薄柿色衣，傍晚人纳凉。”

“河原上搭起表演各种各样的杂耍、惊险杂技，以及表演各种小节目的舞台，提灯、座灯、篝火照如白昼。”这一河原纳凉，在明治末年又出现了旋转木马、幻灯片等。到了大正时期，京阪电车在东海岸行驶，深挖河床之后，河原夏夜纳凉便被禁止，而形成像现在这样上木屋町、先斗町、下木屋町相连的高台。在以前那篇描写河原纳凉的文章中，音子对“浓紫冠沐河风而翻翻，美少年羞明月之俊雅。扇翳艳冶……”一段留有极深的印象。描写的语言中表明“美少年”定然混杂在月夜河原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那美男子的俊雅姿容浮现在音子的脑海。

——庆子最初出现在音子面前时，在音子的眼里庆子就是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种美男子一样的少女。

现在，在阿总的“总屋佳”茶馆的高台上，音子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与其说庆子像当时的美少年，不如说过去的那“美少年”似乎带有女性的俊俏吧。音子回顾起来，总感到是自己塑造影响了庆子今天的样子。

“庆子，你还记得最初来我这里的情景吗？”音子说。

“我讨厌讲这个，先生。”

“我以为是妖精进来了呢。”

庆子拿起音子的手，把小指衔在嘴里，向上翻眼看着音子，之后低声说：

“春天的黄昏，淡淡的浅蓝色的烟霭笼罩着院子，像浮在烟霭中飘然而来……”

这是音子说过的话。音子说由于当时有黄昏的烟霭，看起来更像妖精。这些话庆子一直记在心里，刚才又低声重复了一次。

二人以前也多次像现在这样谈起过去说过的这些话。每当谈起这些话时，音子都为自己对庆子的迷恋感到苦恼、后悔和自责，但这样，反而更加以一种奇怪的魔力增加着这种迷恋，——这是庆子十分清楚的。

“总屋佳”的南比邻的茶馆高台的四个角上放着六角纸灯，来了一个艺妓和两个舞姬。一位不太年老身材稍胖的秃顶客人，眼睛望着河面对舞姬们的搭话，只是心不在焉地点头。这位客人是在等候同伴呢，还是等待着夜的来临？六角纸灯虽然早就点上了，但在黄昏残照中显得无精打采的。

说是比邻，却是紧紧相连的，从“总屋佳”的一端伸手可以摸到其高台的边缘。另外，各家店铺的高台都向沿着鸭河西面的石墙流淌的御濯河伸出，相互之间都没有遮挡，因而比邻乃至远处的高台都尽收眼底。相连的高台能够彼此相望，似乎增加了河岸的凉爽，高台当然是露天的。

庆子根本不在乎被比邻的高台上的人看见，把音子的小指衔在口中用力咬了一下。音子小指的疼痛直传到腹部，但是，她一动不动，没有把手指抽回。庆子用舌头舔弄着音子小指的指尖，然后吐出小指，说：

“一点咸味都没有，先生，因为您洗过澡了……”

鸭河，以及街镇对面的东山那广阔的视野和风景线，使音子踢飞萤火虫笼子时的焦躁心情有所缓和。待心情稍微平静下来，音子觉得庆子和大木年雄在江之岛的旅馆过夜那件事，似乎是自己的罪过。

——庆子刚来音子这里的时候，刚高中毕业不久。庆子在东京参观了音子的个人画展后，在某周刊画报见到音子的彩色大幅封面照片，从而对音子产生了景仰之情。

那年，在京都举办的关西美术展览会上，音子参展的绘画作品不仅获奖，而且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声誉，这也许得利于绘画题材的因素。

那是依据明治十年左右祇园的名妓嘉代的照片而画的舞姬猜拳的情形。这是一张特技照片，猜拳的两个舞姬都是嘉代，衣裳也相同。双手手指伸开的舞姬几乎是正面，双手手指握着的舞姬稍稍有些侧面。二人手的姿势、身体和面容的照应等，音子都觉得很有欣赏价值。手指伸开的舞姬的右手恰在正面拇指和食指分开，四个手指向后翘曲。从肩头到底襟古香古色的大花纹的衣裳（虽然是黑白照片，但不知是什么颜色），音子也觉得非常有趣。二人之间有一个木制的四角火盆，上面放着铁壶、酒壶等，但看起来很粗糙，也影响画面的感观效果，音子便把这些都省略了。

当然，音子也是将一个舞姬画成两个人在猜拳的情形，可以说一个舞姬就是两个舞姬，也可以说两个舞姬也就是一个舞姬，或者说既不是一个舞姬也不是两个舞姬，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这正是这幅画的宗旨所在，这张陈旧的特技照片也有着类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东西。音子为了尽量表达自己构想的精细，对舞姬的面部颇费了一番心思。照片上穿得鼓鼓囊囊的衣裳的装饰图案给音子作画以很大的帮助，使四只手活灵活现地浮现出来。音子虽然没有完全按照原来的特技照片去画，但在京都有不少人一眼就看出这是依据过去的名妓的特技照片而作的。

东京来的绘画商人对这幅舞姬图很感兴趣，前来拜访音子。后来，在东京展出了音子的小件作品。庆子第一次见到音子的画就是在这个时候。当然庆子知道上野音子这位京都画家的名字并不是必然的，只不过是一种偶然而已。

周刊画报之所以介绍音子，是因为舞姬图在京都、大阪受到好评之故吧。周刊画报的摄影家和记者带着音子在京都四处游逛，并且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不，因为所经之处都是音子喜欢的地方，所以应该说是音子带着周刊的人游逛吧。之后，大开本的周刊以三页的篇幅刊出了音子的特辑。舞姬图的照片和音子的照片均刊载在上面。但是，看起来似乎是以京都的风物照片为主，音子不过是人物点缀而已。周刊的人让音子选择所喜欢的场所，并拍成照片刊登出来，也许出于一种借助于居住在京都的女画家的引领，把并不太出名的地方变成普通名胜的考虑。音子并没意识到他们的用意，只知道周刊把自己的照片刊登了三页，而照片的背景又都不是京都所常见的名胜。

但是，对京都一无所知的庆子并不知道音子拍照的地方都是没有向游客披露过的京都富有魅力的场所，她在周刊上所注意到的只是音子的美丽。这位音子先生当时把庆子吸引住了。

从淡蓝色的暮霭中出现在音子面前的庆子，请求留在音子身边学习绘画，话语中饱含着对音子强烈的恳求。音子之所以觉得庆子好像妖精似的，是由于突然被庆子紧紧搂住的缘故吧。庆子那样做好像是情欲突然萌动似的。

但是，音子说：

“你突然提出这种要求，爸爸妈妈知道吧？不然，我是不能答复你的，对吧？”

“我爸爸妈妈都去世了，我自己的事自己决定。”庆子说。

音子重新审视着庆子，说：

“难道你就没有叔叔、婶婶，或者兄弟姐妹？……”

“我是哥哥嫂嫂的负担，他们有了孩子以后，就把我当作累赘了。”

“他们有了孩子，你为什么就成了累赘呢？”

“我是很喜欢孩子的，但我喜欢孩子的方式不称哥哥嫂嫂的意。”

庆子在音子的身边住下四五天以后，庆子的哥哥来了信，说庆子是一个疯疯癫癫的任性的姑娘，也许她连女仆的活都干不了，就多多拜托音子先生了。还给庆子寄来了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从这些衣物看，庆子的家里似乎很富裕。

庆子对孩子的喜欢方式不称哥哥嫂嫂的意这一点，音子通过和庆子在一起生活，很快就明白了。她的喜欢方式的确是不正常的。

庆子来后大约第七八天吧。庆子苦苦央求音子把自己的头发改成先生所喜欢的发型。音子抚摸着庆子的头发，不由把头发握起来提了一下。

“先生，再用力使劲拉……”庆子说，“抓住头发，把我提起来试试看……”

音子松开了手。庆子回过头来，把嘴唇和牙齿贴在音子的手背上，然后说：

“先生，您和男人第一次接吻的时候是几岁？”

“说什么呀！怎么突然问这种事……”

“我初次接吻时是四岁，我记得很清楚，一个远房的舅舅，那时三十岁左右吧。我很喜欢他。一次他独自坐在房间时，我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着小步走到他身边并吻了他。舅舅吃了一惊，忙用手擦了擦嘴唇。”

音子在鸭河的高台上，也想起了庆子说过的那幼小时候接吻的事。庆子四岁时就和男人接过吻的嘴唇，似乎已为音子所有，她现在还动不动就衔吮音子的小指。

“先生，您第一次带我到岚山去时的情景我现在仍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正下着春雨呢。”庆子说。

“是的。”

“那家面馆也……”

庆子来到音子这里两三天以后，音子带着庆子四处走走，她们从金阁寺、龙安寺一直转到岚山。在渡月桥前走，进了稍稍高些的河岸上的一家面馆。面馆的老太婆说天不巧下起雨来了。

“下雨有时也不错，这是很好的春雨呀。”音子答道。

“唉，谢谢，谢谢您了。”面馆的老太婆轻轻地点着头致谢。

庆子看着音子，低声耳语道：

“老太太是替天气致谢吗？”

“哎？——”音子觉得老太婆说得很自然，并没意识到这一点，“是啊，替天气……”

“真有意思。替天气致谢，真不错啊。”庆子继续说，“京都是这样的吗？”

“嗯——怎么说呢？”

的确，老太婆刚才说的话是人为天气致谢，也是可以理解的。她们特意到岚山来，不巧遇雨，老太婆这样说可能是对客人的简单寒暄吧。但音子回答说下雨也很好，则并不仅仅是寒暄。音子真的感到春雨中的岚山很好，所以才那么说的。老太婆对此表示谢意，好像是替天气，或者说替雨中的岚山表示谢意似的。这对于岚山面馆的主人来说，仍然是一种寒暄，而在庆子听来却感到很好奇。

“真好吃，先生，我喜欢这家面馆。”庆子说。这家面馆是出租车司机告诉她们的。由于天下雨，音子是坐了四个小时的出租车来的。

虽然是花季，但由于下雨，岚山的游客少得惊人，——这也是音子认为“下雨也很好”的理由之一。那如烟似雾的春雨把河流对面的山峦装点得幽雅而秀美。从面馆里出来，一边观赏山景，一边向车停的地方走去。细雨迷蒙，不打伞也感觉不到身子被淋湿。细细的雨丝未等落到河流的水面上便消失得毫无踪迹了。翠绿的嫩叶夹杂着樱花的山峦，树木初长的新叶的各种颜色在细雨中显得很柔和。

因春雨而增色的不仅仅是岚山，还有苔寺和龙安寺。苔寺的庭院里，在濡湿的色泽鲜艳的青苔上落满了马醉木小粒的白花，在那绿色上面的白色中落着一朵红红的山茶花，山茶花的花朵向上，像在春雨中盛开一样。被雨水淋湿的龙安寺的石庭的石头也呈现出各自的颜色。

“把古伊贺的花瓶送进茶室时，是把它浸湿的吧，和这里是一样的。”音子说。然而庆子不知道伊贺的花瓶，对眼前石庭的石头色调也没有什么感受。

可是经音子一说，庆子看到了寺庙院内路旁树上凝聚的雨滴，并留下了印象。每个小松树枝松针的尖端都挂着一滴水珠，松针有如花茎，上面好像盛开着灿烂的露珠花。若不注意还见不到，真是微妙的春雨之花。不仅在松针上，各种树上那些刚长出新芽但尚未张开的小叶子也挂着雨滴。

松针的尖端挂着一滴雨珠的情景，当然不限于京都，其他任何地方也都会有的，但是庆子还是第一次真切地见到并牢记于心，所以她感到这好像是京都所特有的东西。这松针的水珠和面馆老太婆的寒暄，成为庆子对京都的第一印象。这或许是由于刚到京都不久，并初次随音子外出的缘故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面馆的老板娘现在还健在吧。”庆子说，“从那以后就再没去岚山呢，先生。”

“是啊。我想冬天的岚山一定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与春天、秋天的不同，潭……水的颜色也显得冷峭深邃，下次再去趟看看吧。”

“一直等到冬天吗？”

“冬天，也很快就到的。”

“哪儿很快呀！从现在起，先有夏天，后还有秋天呢……”

“什么时候去都行啊。”音子笑着说，“明天就去……”

“明天去吧，先生。我要对面馆的老板娘说，炎热夏季时的岚山也很美啊。那个老板娘一定又会说：“噢，谢谢你”，还是会替炎热的天气致谢的。

“替岚山致谢。”

庆子向河那边眺望着，说：

“先生，到了冬天，这个河原成双成对的人也就看不到了吧。”

这里并不能叫做河原吧。在高台的下面的御濯河与鸭河之间，以及鸭河与东面的水渠之间，有两个河堤，形成了人行道，有许多年轻的恋人来到这两个河堤上。可以说，到这里来的人几乎都是来幽会的，也很少见有带孩子的，年轻的男女或贴肩漫步，或相互依偎地坐在水边。随着暮色的降临，人数也就多了起来。

“这地方冬天很冷，那些人怎么呆得住呢。”音子说。

“不知道能否持续到冬天。”

“你指什么？……”

“我是说这些人的爱情……现在虽然不知道能有几对儿，但是在冬天到来之前肯定会有不想再见面的人。”

“你，是那么想的？”音子说。庆子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那么想呢？”音子继续问道。“你，还年轻，可你……”

“因为我可不像先生那么痴情，二十几年来还一直思念着那个使自己遭受了巨大痛苦的男人。”

“先生，您被大木先生抛弃了，这一点难道您永远也不能真正醒悟吗？”

“请你不要说得那么难听。”音子把面朝庆子的脸转向一边，庆子伸手替音子向上拢着两鬓垂下的头发，说：

“先生，您把我抛弃了吧……”

“哎——”

“现在能被先生抛弃的人，只有庆子。您把我抛弃……”

“抛弃是什么意思？”音子用稍稍带有搪塞的口气说，眼光却正与庆子的眼光相对，一边拢着庆子替自己拢上去的鬓发。

“就像先生被大木先生抛弃那样。”庆子紧抓着话题，同时双目紧盯着音子。

“因为先生不愿意想自己被抛弃了，因此似乎从未这么想过……”

“什么抛弃了，被抛弃了，这话多难听啊！”

“这样说得明明白白多好啊。”庆子闪着异样的目光，“那么先生，大木先生把先生应……该怎么说呢？”

“是分离了。”

“并没有彻底分离呀，先生的心里至今仍有大木先生，而先生至今也在大木先生的心里……”

“庆子你到底想说什么？真是莫名其妙。”

“先生，我感到我今天已经被先生抛弃了。”

“刚才在家里，我不是已经向你道歉，说我不对的吗？”

“是我道歉的。”

之后，音子为了和解，把庆子领到木屋町的高台上来，但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二人之间是否已经从心里和解了呢？庆子不安于风平浪静的爱，平时常对音子违抗，争论，任性，但是今天与以往不同，她径直告诉音子自己和大木在江之岛过夜，这确实伤害了音子。音子感到归自己所有的庆子却成了和自己顶撞起来的动物似的。庆子说是替音子报复，而音子感到实际上受到的报复的不正是自己吗？同时，音子对作为男子汉的大木的为人感到新的恐怖和绝望。大木明明知道庆子是音子的弟子，却居然勾引她！

“先生，您不抛弃庆子吗？”庆子又问道。

“如果你真希望被抛弃，抛弃也行啊，这样做可是为了你好啊。”

“不，我可不喜欢您那么说。”庆子摇着头，“我从没想过为我自己。只要留在先生身边……”

“从我这离开，是为了你呀。”音子镇静地说。

“先生的心里已经和庆子分离了吗？”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

“我真高兴，先生。我以为被先生抛弃了，心里好难过。”

“那不是庆子的事吗？”

“我的事？……是我离开先生？”

“我死也不离开先生。”庆子亲热地说着，又拿起音子的手，把她的小指咬了一下。

“好疼啊！”音子缩肩抽回了手指，“这么咬难道不疼吗？”

“就是要把您咬疼的。”

饭馆让女招待把所订的菜送到高台上来了，摆菜的时候，庆子骄矜地侧过身去，望着睿山上的一团灯火。音子和女招待搭讪着，并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的手指上，因为她觉得手指上留有庆子的牙印。

女招待进屋后，庆子用筷子从汤里夹起一块海鳗送入口中，低着头说：

“先生，把庆子抛弃了多好，可您……”

“你怎么这样执拗啊！”

“先生，我想我就是个能被自己所喜欢的人抛弃的女孩儿，先生，我是很执拗吧？”

音子没有回答。音子想，女人对女人也许比对男人更加执拗吧，不觉平素苦涩的思绪油然而生，有如针刺一般。被庆子咬的小指本该已经不疼了，但此时也有如针刺一般。咬手指这种事不正是音子教给庆子的吗？

庆子刚来音子这里不久，正在厨房炸食物的庆子突然匆忙从厨房跑到音子跟前，说：

“先生，油溅出来了……”

“烫伤了吗？”

“嗯，火辣辣地疼。”庆子把手伸到音子面前，手指尖有点发红。音子拿起她的手，说：

“这样，还不算烫伤呢。”说着，把庆子的那个手指衔入口中，由于音子动作很快，因此当手指触到舌头时庆子才感觉到。音子慌忙吐出手指后，庆子又把那个手指含进自己嘴里。

“先生，舔了就会好吗？”

“庆子，炸的食物怎么样了？”

“啊，是啊。”庆子又急忙向厨房跑去。

从那以后，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天夜里，音子把嘴唇贴在庆子的眼脸上，或把庆子的耳朵衔在嘴唇里。庆子感到耳朵发痒，扭动着身子发出娇滴滴的声音。这情景引诱着音子。

音子对庆子有这种举动的时候，不由想起了往事。因为这和过去大木对音子的举动是一样的。那时，或许因为音子还是少女，大木没有急忙接触音子的嘴唇。被大木不断用嘴唇吻着额头、上眼睑、面颊，少女的音子任其爱抚，感到周身松软了。庆子比那时少女的音子大两三岁，而且不同的是对方是同性，但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子比受到大木同样爱抚时的音子反映更为强烈，很快便如痴如醉了。

但是，音子想起用自己过去受到大木爱抚的同样的举动来对庆子施以爱抚的时候，心中感到十分愧疚。与此同时，似乎感到蓬勃的生气在颤抖。

“先生，不要这样，先生，不要这样。”庆子说着，把裸露的乳房贴近音子的胸部，“先生的身体不是也与我一样吗？”

音子忽然把身子向后挪了挪。

庆子又向前凑过来，说：“是吧，和我的身体一样啊。”

“一样吧，先生。”

音子心中怀疑庆子早已知道了男人的身体。庆子这种几乎是乘虚而入的说法，音子似乎还听不习惯。

“不一样啊。”音子嘟哝了一句。庆子的手抚摸着音子的胸部，其动作虽然很自然，但手指和手掌却似乎含着羞怯。

“不要这样！”音子抓住了庆子的手。

“先生，滑头，真滑头。”庆子的手指用了力。

二十多年前，十六岁的少女音子被大木年雄抚摸胸脯时，音子就说过：

“先生，不要这样。先生，不要这样。”音子的这句原话被大木写在《十六七岁的少女》中。即使不写，音子自己也肯定没忘记，但由于写进小说里，便似乎成了一句永久性的话了。

然而，庆子也说了与此完全相同的话。这是因为庆子读过《十六七岁的少女》呢，还是在这种场合下女孩子本能性的话语？

《十六七岁的少女》中也描写了十六岁的音子的乳房，大木在小说中还表达了触摸如此可爱的乳房是人生少有的幸运和上天的恩惠这样意思的对话。

音子没给婴儿吃过奶，所以乳头颜色较深，过了二十年，这颜色才稍稍淡了一点点。三十三四岁以后，她的乳房明显地渐渐

萎缩下去。

这萎缩的乳房，庆子不但在澡盆里看见过，而且庆子也的确用手摸过。音子以为庆子要对这说些什么，而庆子却什么也没有说。而且，二人都明明知道由于庆子的关系，音子的乳房又重新日渐丰满起来，但是谁也没有说什么，也许以此为收获的庆子，其沉默倒有些不可思议吧。

音子有时感到自己的乳房是因病态的堕落的迷惑而鼓了起来，有时感到有难以启齿的羞耻，而对于自己将近四十岁的身体的这种变化感到非常震惊。当然，这次震惊与十六岁时因与大木的关系，以及十七岁时因胎儿的关系而发生的胸部形状的变化所感到的震惊是颇不相同的。

音子随母亲移居京都以后的二十年中，没有让人摸过胸部。这期间，音子年轻的女人的岁月一天天过去了。后来触摸音子乳房的，是与自己同性的庆子的手。

音子随母亲移居京都以后，母亲也多次劝说过她恋爱及结婚。但是，音子却逃避了恋爱。一旦知道有男人喜欢自己时，和大木之间的回忆便立即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这与其说是回忆，不如说如同现实。十七岁被迫和大木分离时，音子已经有了终生不嫁的念头。不，在无可解脱的极度悲哀中，不要说将来结婚的事，就连明天的日子怎样度过也不想考虑。终生不嫁，——当时掠过脑际的念头，成为音子以后的人生岁月中不可动摇的信念。

音子的母亲当然希望女儿结婚。移居京都，只是为使女儿远远避开大木所在的地方，让她的心情平静下来，并未决定定居京都。

来到京都以后，母亲一面安慰女儿，一面观察女儿的情绪。初次提起婚事是在音子二十岁的那一年。那是在仇野念佛寺的千灯供奉之夜，在嵯峨野的深处。

不计其数的被人称为无人祭祀的亡灵墓碑的小而古旧的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塔，错丛交杂地排列在那里，无常感飘荡在西院的河原。音子的母亲望着那墓碑前点燃的千灯，眼里充满了泪水。周围沉沉夜色中的微弱的点点灯火，更给石塔群增添了人生无常的气氛。音子发现母亲眼里含着悲伤的泪水，但她没有出声。

二人回来时所经过的村落也显得很灰暗。

“真寂寞啊。”母亲说，“音子你不感到寂寞吗？”

母亲两次使用了“寂寞”一词，但前后两次的内容似乎有所不同。母亲告诉音子东京有个熟人来给她提亲的事。

“我不能结婚，觉得很对不起母亲。”音子说。

“不能结婚的女人是没有的。”

“有的呀。”

“音子如果不结婚，那么将来你母亲，还有音子你自己，将来都成了无人祭祀的亡灵了。”

“无人祭祀的亡灵，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就是死后没有亲属来给亡灵祈祷冥福。”

“那我知道，但我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是死了以后的事吧？”

“也不仅是死了以后，没有丈夫和孩子的女人，活着也和无人祭祀的亡灵差不多吧。比如讲，我如果没有你将会是怎样的凄凉啊。音子虽然还年轻……”母亲稍稍踌躇了一下，“音子不是常画婴儿的面容吗？你打算持续到何时？……”

母亲把提亲的熟人所讲的有关男方的情况都说了，音子了解到对方是一个银行职员。

“你如果有心意见见面的话，就到久别的东京去一趟吧。”

“听您说这话，似乎您希望我到东京看到什么？”音子说。

“看到——什么？”

“铁格子，看到了医院神经科窗户的铁格子。”

母亲倒吸了一口凉气，只好默不作声了。

从那以后，直到去世前，又和音子提起两三次婚姻的事。

“音子总是想着大木先生，不是迫切想向大木先生表明心迹吗？不是没法儿让大木先生知道了吗？而且音子不是没法儿给大木先生尽力吗？”与其说母亲是在对音子晓之以理，不如说是在直言不讳地劝说音子结婚。

“如果你等待着无法等到的大木先生，就像等待着过去那样徒劳，正如同流去的水和逝去的光阴都不会倒流的一样。”

“我什么也没有等待。”音子回答说。

“只是回忆过去？……只是忘不了？……”

“不，不是。”

“真的吗？”

“人们常说‘年纪尚小’吧。音子在‘年纪尚小’、纯真幼稚的时候被大木先生占有了，给音子心中留下了难以退逝的伤痕。对这么小的孩子竟那么没有道义和良心，我真恨透了大木先生。”

母亲的这些话音子一直记在心中，但是音子想，正因为是“年纪尚小”的少女，才有可能产生那样狂热的爱情吧。十六岁的音子无疑还是小孩子，完全是纯真幼稚的。也许正因如此，盲目的狂热和欲望无度。她痉挛地咬住大木的肩头，以及流出血来都全然不知。

和大木分离来到京都后的年月里，音子读《十六七岁的少女》最感震惊的是，大木竟然在书中写到来会音子的途中，想着幽会时抱着音子要如何摆布的事。而且，大体上是按他所想的那样做了。小说中写道，大木一路上边走边想着这些，心中不禁涌起激动的喜悦，而音子对男人的这种心态只是吃惊而已。被动的女人，况且是少女的音子对男人预先想好的方式和顺序等是始料未及的，只是像一只温顺的羊羔一样任其摆布。正因是少女，反而对大木毫不怀疑。大木把这些写成音子也许是异常的少女，也许是女人中的女人，而且大木还写到自己用音子体验拥抱女人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方式的体会。

当读到这些时，音子燃起了屈辱的火焰。但是不久，便不可抑止地回想起那被拥抱的种种情景，身子不由僵硬地颤抖起来，之后随着情绪的镇静，欢喜和满足涌遍全身。过去的爱在现实中复活起来。

在从仇野千灯供奉归来的阴暗的路上，音子所见到的不仅仅是精神病院铁窗格子的幻影，而且大木拥抱自己的各种姿态也在眼前时隐时现。

如果大木不写体验了拥抱女人的所有方法的话，那么自己被大木拥抱的姿态也许不可能经过漫长的岁月仍然鲜明地留存在记忆之中。

在江之岛的旅馆里，庆子被大木拥抱，在关键时刻——

“我不由呼唤‘上野先生，上野先生’，他就泄气了。”当听到庆子说的这些话时，音子在愤怒和嫉妒中又增添了绝望，脸色也变得苍白，但在内心深处感到大木也又一次想起了音子。也许大木不仅只是心中回想起来，而且拥抱音子的姿态也蓦然清晰地浮现眼前吧。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大木互相拥抱的姿态在音子的心中逐渐净化了，已经由身体的姿态变成心的姿态。现在的自己和大木尽管都可能说是不洁净的。但是，二十几年前二人互相拥抱的姿态，如今在音子看来是洁净的。那是一种似己又非己，已非现实而仍为现实的态度，从两个人升华为神圣的幻像。

回想起过去大木所让人记取的情景，与这情景相类似地抱着庆子时，音子害怕神圣之像被玷污而消失，然而神圣之像仍然明显地浮现在那里。

庆子就在音子面前往小腿上、手臂上以及腋下涂抹脱毛剂，但是庆子刚来这里的时候，当然是背着音子的。从浴室里发出难闻的气味时，音子问道：

“你弄的什么？味儿这么难闻，是什么？”

庆子没有回答。由于音子的皮肤没有那样的汗毛，因而她没有使用过脱毛剂，也就不知道那是什么。

音子最初见到庆子半蹲着涂抹脱毛剂时，吃惊地皱起了眉头。

“味儿真难闻，是什么呀？好难闻。”

当音子见到汗毛随着擦掉的药水而脱落下去时，忙说：

“啊，真恶心。别弄了！别弄了！”说着，双手捂上了眼睛，“太恶心了。”

音子真的厌恶得要起鸡皮疙瘩。

“做这种事真的让人恶心啊！你怎么这么做呢？”

“噢，先生。不是谁都这样做的吗？”

“有毛的话，先生，您摸着感到不舒服吧。”

“因为我是女人，还是……”

庆子说是为了音子的抚摸的舒服才把毛脱去的。尽管音子也是女人，庆子仍然希望自己有着女人的滑润的肌肤。音子突然感到胸闷得慌，大概是由于看到庆子使用脱毛剂的怪味以及庆子毫不隐讳的话语的缘故吧。刺鼻的恶臭直到庆子去浴室把药水洗去之后仍未消除。

庆子回到音子身旁，伸出脚，提起衣服底襟说：

“您再摸摸看，先生，这下可光滑了。”音子只是瞥了一眼庆子白白的脚，并未伸手去摸。庆子自己用右手摸着小腿一边看了一眼音子说：

“先生，您为什么感到那么难为情呢？”那眼神似乎表明：事已至此，又何必这样呢？音子立即转移视线避开了她的目光。

“庆子，请你以后不要在我当面涂脱毛剂好吗？”

“我已经什么也不想瞒着先生了，也没有什么可以瞒着先生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是，我所讨厌的事不要让我见到不好吗？”

“其实，这种事并没什么不好看惯了就行了。这和剪脚趾甲是一样的。”

“在人面前又剪指甲，又磨指甲，这不大礼貌吧，你剪下的指甲乱飞……请用手挡着，不要让指甲乱飞。”

“好的。”对此，庆子点了点头。

但是这以后，庆子对手脚脱毛虽然不是特意让音子看见，但也并没有背着音子。而且，音子也并未像庆子说的那样会看惯。也许庆子改用了别的脱毛剂，也许对原来的脱毛剂进行了改良，反正这种怪气味不象以前那样浓烈了，但是，音子对庆子脱毛的样子仍感到厌恶。小腿、腋下的毛随着擦掉在上面已涂抹的药而脱落的情景，音子实在看不下去时，便躲到见不到的地方。然而，在厌恶的深处，一簇火苗时闪时灭，若隐若现，那火苗既遥远又微弱，在心中也难以捕捉，既静穆又清澈，并不感到是情欲的萌动。那静穆而清澈的东西，是想起了二十几年前的大木年雄以及少女的音子本人。音子在见到庆子脱毛的时候而生的厌恶中，肌肤上似乎有种女人与女人相互接触的感觉，还未等对此进行反省就先有呕吐之感，但是一想起大木，便莫名其妙地平静下来。

音子在被大木拥抱着的时候，从未想到过自己腋毛。同时，也没想作为男人的大木有没有那种毛，音子似乎在肌肤的接触也没有感觉到。能说当时已经失去清醒了吗？与那时相比，音子对于庆子已经心境宽松，而且已到了讨厌的中年。从十七岁时被迫与大木分离直到遇见庆子，音子始终真正孤然一身。这期间音子作为女人而成熟起来这一点，由于庆子的到来才得以感知一点，就连音子自己也感到惊讶。如果当初来的不是女性的庆子而是一具男人的话，那么深藏并恪守于音子内心的对大木挚爱的自己的神圣之像，便有崩溃于一旦的危险。

美丽与悲哀

音子被迫与大木分离后企图自杀而未遂。如果那时死了，那么自己短暂的一生应该是完美的，这一想法始终实实在在地存于音子的心中。音子还感到，在自杀未遂以及婴儿死掉之前，如果自己因生孩子而死去的话，那么就不会被关进医院神经科的铁窗格子里，自己就会更加完美。时光悄然流逝，漫长的岁月，把音子从大木那里受到的创伤慢慢地淡化了。

“对我来说，你过分的可爱，这是人生中所不能想象的奇迹的爱。只有死刑才能作为对这种幸福的报偿。”大木的这一甜言蜜语，至今在音子的心中的记忆犹新。甚至令人感到，这些话不绝入耳地作为大木的小说《十六七岁的少女》中的对话，现在已经脱离小说的作者大木和模特儿音子而成为社会上永恒的语言。换句话说来讲就是说，相互爱恋的昔日的音子和大木即使已经死亡，这种爱也在文学作品中成为永恒。——慰藉和眷恋之情存在于音子的悲哀之中。

音子的母亲生前曾留下一把刮脸的剃刀，似乎没有什么汗毛的音子一年也用不上一次，只是偶尔心血来潮时才用母亲的剃刀刮一刮脖颈、前额及嘴角。有一次，音子见到庆子开始脱毛时，忽然说：

“庆子，我来给你刮吧。”说着，从梳妆台取出母亲的剃刀。

“不，先生，我怕，太可怕了！”庆子见到剃刀，慌忙跑开了，音子却追上去劝道：

“没关系的！来，让我刮……”

庆子被捉住后没有反抗，不情愿地被音子带到梳妆台前。音子先在庆子的胳膊上抹上肥皂，当把剃刀贴上去时，庆子的指尖不时地发抖。庆子竟然为这点小事害怕而发抖，音子确实没有想到。

“没事的。没有危险，沉住气，不要发抖……”

但是，庆子的不安和畏惧，反而刺激了音子，好像这是一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诱惑。音子身体也僵硬起来，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从胸部传入肩头。

“腋下你害怕，就不刮了吧。刮刮脸……”音子说。

“稍等一下，我喘喘气儿……”庆子似乎紧张得有些透不过气来。

音子刮了庆子的眉毛上面，又刮了嘴唇下面。刮额头时庆子一直闭着眼睛，音子用手支着庆子的脖颈，庆子微微向上仰着头。音子的眼睛无意间被庆子细长美丽的脖颈吸引住了。这是似乎与庆子的秉性截然相反的纤细、温柔、端正而纯清的脖颈，这脖颈焕发着青春的光彩。音子不自然地停下了剃刀。

“怎么了？先生。”庆子睁开了眼睛。

音子突然想，如果把剃刀割入这可爱的脖颈，庆子马上就会死掉的。音子觉得向庆子可爱的脖颈割上一刀，在这一瞬间是轻而易举的事。

音子的脖颈虽然不如庆子的脖颈美丽，但也毕竟是少女的纤细的脖颈，而这脖颈曾被大木的胳膊搂过。

“真难受……憋死了呀！”音子说。因为她的脖颈被大木紧紧搂住，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音子从几近窒息的苦恼中苏醒过来，望着庆子的脖颈，感到有些晕眩。

音子给庆子刮汗毛，只有这么一次。以后由于庆子不愿再刮，音子也没有强求。每当音子拉开抽屉梳子等用品时，见到母亲的剃刀，便使她想起那时头脑中曾瞬间闪过朦胧的杀意。万一那时真的杀死了庆子，自己当然也会必死无疑吧。那杀意比一闪而过的妖魔还要模糊，后来感到那种杀意好像是温顺的过路妖魔似的，这也算是又逃脱了一次死的机会吧。

音子知道，在那飘忽的杀意中隐藏着和大木之间的那遥远的过去的爱。那时，庆子尚未见过大木，尚未涉足音子与大木之间

的情感世界。

然而现在，当音子听到庆子和大木在江之岛旅馆过夜的事，音子和大木的年久的爱好像音子心中燃起了奇异的火。然而，音子在这奇异的火中似乎看到了一朵盛开的白莲花浮现出来。那是音子和大木之间的爱情之花，是庆子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玷污的梦幻之花。

——音子心目中出现了白色的莲花，但目光却移向映照在御濯河的河流中木屋町茶馆的灯光。她俯视了片刻。之后又眺望着祇园对面幽暗连绵的东山。那山呈现着静谧的弧形的曲线，那笼罩群山的夜色似乎向音子悄然流来。对岸河畔道路上往来的车灯，河堤人行道上成双成对的情侣，排列在这边河岸上茶馆高台上的灯火和顾客们，所有这些都随着观看中不断消失，只有东山的夜色在音子的心中扩展开来。

“马上就画《婴儿升天》，现在就画吧，再不画或许就画不成了，以后即使能画，那也可能和现在画的不一样。失去了爱和悲哀的思绪……”音子在心中自语道，这一突然涌上心头的激情，也许是由于见到了火中的莲花吧。

音子在那涌上心头的纯真的激情中，觉得庆子正如同火中的莲花。为什么在火中开放出白色的莲花呢？为什么白色的莲花在火中不枯萎呢？

“庆子！”音子呼唤道。“你心情好点儿了吗？”

“只要先生的心情愉快，我就高兴了。”庆子讨好似地说道。

“这以前，庆子最感悲哀的事是什么？……”

“是什么呢？”庆子接过音子的话头，说道：

“有很多，一时也难以说出，等到统统想好以后再告诉先生吧。不过，我的悲哀是很短暂的。”

“短暂？”

“是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音子注视着庆子的脸，轻声但语气非常诚恳地说：“今晚只求你一件事，希望你不要再去见镰仓的人了。”

“你是指大木先生？还是他的儿子太一郎？”

音子感到被庆子这种意外的反问刺痛了。

“两人都是。”

“我只是想为先生报复才去见他的。”

“你还说这种话！你这个人，真是太可怕了！”顿时音子脸色骤变，无端的泪水就要夺眶而出。她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先生害怕了，先生害怕了……”

庆子说着站起身，走到音子的身后，两手按着音子的肩头，之后又抚弄音子的耳朵。音子静静地站在那里，耳中似乎听到了小河的流水声。

置石——枯山水

京都寺院的置石庭园，有若干处留存至今而闻名于世。主要的几处有西芳寺的石庭、银阁寺的石庭、龙安寺的石庭、大德寺大仙院的石庭、妙心寺退藏院的石庭等。其中，龙安寺的石庭不仅很著名，而且可以说在禅学或美学上几乎被神化了，当然这样说是根据的。这里不仅是无可比拟的名作，而且保存相当完整。

上野音子对这里的每一处庭园都了如指掌，并且铭记于心。但是今年梅雨过后，她怀着一颗画家之心，每天都去看西芳寺后面的石庭，她认为这个石庭并不是作为一个女人的音子的笔力所能描绘的，她想去感受石庭之力。

作为石庭，这不是最古老而且最刚劲有力的吗？音子画得成画不成都没关系。和下面的典雅的所谓苔寺的庭园比较起来，后山的石庭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没有从下面上来的游人，音子很想面对置石坐下来。她忽而站在这里一会儿又站在那里从不同角度观看石庭，为了不使别人感到奇怪就展开了写生簿。

西芳寺系梦窗国师于历应二年（1399年）所重新修建，修整殿堂佛塔、掘池建岛。据说山颠的缩远亭曾吸引人们登亭眺望京都全景，这些建筑均已荡然无存，庭园可能曾因洪水等原因而荒废，经过若干次的重修。人们一般认为，现今的枯山水是沿着山上的缩远亭的石阶而建，似乎表现瀑布和流水。由于是置石，所以还遗留着往日的风貌的痕迹。

后来，千利休的次子少庵也曾在此隐居。音子对于此类历史、考证等丝毫不感兴趣，只是为看置石而来，年轻的庆子也跟着来了，就像音子的腰包一样。

“先生，置石不都是抽象的吗？”庆子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若说画，有没有像塞尚画的埃斯泰克海湾的石山那样苍劲有力的呢？”

“庆子，你倒蛮有见识的。可是，那不是自然的石山吗？……即使不像一般所说的山那么大，可那毕竟是海岸的岩石……”

“先生，这样的置石，能画成抽象画。但是如果要把这样的石群用写实手法画出来，我可没有这个功力。”

“是啊。我也并不是说要画……”

“让我挥笔大胆地画画看好吗？”

“也许那样画好些，你上次作的那幅茶园的画很有趣也很有朝气，那幅画也拿到大木先生那去了吧。”

“是的。或许他夫人早已把它撕了或毁了……”

“我和大木先生住在江之岛旅馆时，他说要和我作捉海豚游戏，我感到大木先生也已经堕落了。可是我一呼唤上野先生的名字，他就泄气了。大木先生至今对您既怀爱心，又感内疚。我真有些嫉妒。”

“和大木先生？……你想干什么？”

“我想破坏他的家庭，为我家先生报复。”

“报复？……”

“我真不懂先生为什么至今还爱着大木先生，受了那么大的痛苦还在爱着他。女人的痴情……我讨厌这些。”

“这是我的嫉妒。”

“嫉妒？……”

“是嫉妒。”

“因为嫉妒，就和大木先生一起去住在江之岛的旅馆？假如我现在仍然爱着大木先生，那么岂不该是我嫉妒吗？”

“先生，您真的嫉妒我吗？”

“那我太高兴。”庆子写生置石的画笔加快了速度，“我在旅

馆睡不着，可是大木先生却舒舒服服地睡着了。我讨厌五十多岁的男人

音子心里七上八下，很想知道是单人床还是双人床，但又不便问。

“当心里想到把熟睡的大木勒死并不难时，我真开心，真开心”

“啊——太危险了！你真是太让人感到可怕了！”

“我只是那么想想而已，即便那么一想就很开心，睡不着了。”

“你说这是为了我？”音子写生置石的手在微微发颤，“可我看不出是为了我。”

“是为了先生呀！”

现在音子才对庆子这种古怪的性格感到担心和可怕，说：“庆子，请你以后不要再到大木先生的家里去了，也许会出什么事的。”

“先生当初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不是曾想杀死大木先生吗？”

“根本没想过。虽然那时我精神失常，但是怎么想杀人……”

“那时您不恨大木先生，而只是对他怀有狂热的爱？”

“对我来说，还有孩子的事……”

“孩子？……”庆子停了停，“先生，我，我不是也能给大木先生生孩子吗？”

“哎——”

“这样，不就把大木先生一生毁掉了吗？”

音子像挨了当头一棒，凝视着女弟子，那细长的脖颈、美丽的侧脸，她万万没想到美丽的庆子会说出如此可怕的话来。

“那当然能生了。”音子尽量控制着自己，“你是不是连自己是谁都弄不清了？你和大木先生生孩子，这和我已经没什么关系，但是，一旦生了孩子，情况就变了，话就不能那么说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先生，我不会变的。”

和大木在江之岛的旅馆住在一起，庆子到底做出了什么事呢？音子从庆子所说的话和表情中察觉到可能有瞒着音子事情。嫉妒也好，报复也好，庆子究竟用这些激烈的言辞掩饰着什么呢？

但是，音子刚一想到自己仍然在为深爱着大木年雄而怀有嫉妒，便立即闭上了眼睛。置石像影子一样存留在眼底。

“先生，先生。”庆子抱住了音子的肩头。“您怎么了？怎么突然脸色苍白……”

接着，庆子在音子的腋下使劲地掐了一下。

“疼，好疼啊！”音子踉踉跄跄、地单膝跪下了，庆子把她抱起来，说：

“先生，我心里，只有音子先生，真的只有音子先生。”

音子没有回答，只是擦去额头的冷汗。

“庆子，你说那种话，会遭到不幸的呀。一生不幸……”

“无论什么不幸我都无所畏惧，一点也不害怕。”

“因为你既年轻，又漂亮，所以才会那么说，可是……”

“上野先生让我留在身边，我觉得是很幸福快乐的。”

“这我很感激，可我毕竟是女人哪。”

“男人，我最讨厌……”庆子断然地说。

“那可不行啊。如果是真的，那么长期下去……”音子悲哀地说。

“绘画的倾向也有多种多样啊。”

“同一倾向的绘画老师，最讨厌……”

“你最讨厌的可真多呀。”音子稍稍平静了一些，“庆子，请把你的写生簿给我看一下。”

“好的。”

“这，是什么？”

“看您说的，先生。这是置石啊？您仔细看看……只不过我画了不能画的东西。”

“嗯——音子看着画，脸色又有了变化。当然，这是水墨单色的写生，乍一看不知画的是什么，似乎是一种难以想象的生命在鸣叫。这是庆子以前的画中所未曾有过的。”

“还是在江之岛的旅馆里，与大木先生发生过非同寻常的关系吧。”音子声音有些发抖。

“非同寻常，那就是非同寻常的关系吗？”

“你的画变了。”

“先生，我全说了吧，大木先生连一个长一点的吻都不肯。”

“男人，就是这样的吗？”

“我跟男人这样，还是初次。”

这“初次”将继续到何时呢？音子感到茫然，继续观看庆子的写生。

“我想变成枯山水的石头。”她突然这样说道。

梦窗国师的置石，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绿锈斑驳，已经分不清是原有的天然石头，还是人工布置的石头。但是，这是人工布置的石头决然没有错，而那怪石嶙峋的潜在力量像现在这样向音子袭来是从未有过的，承受那精神感染力的重荷，似乎令人感到压抑。

“庆子，今天我们就回去好吗？我觉得石头可怕起来了。”

“好的。”

“在石头上也不能坐禅，我们还是回去吧。”音子踉跄地站了起来。

“画这种东西我把握不好。因为这是抽象的，所以庆子自由的写生，也许能抓住点什么。”

“先生。”庆子抓着了音子的手腕说。

“回去，我们做捉海豚游戏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捉海豚游戏？捉海豚游戏是什么？”

庆子娇媚地笑着，没有做任何解释从左边的竹林走了下去。

这片竹林也许是摄影家土门拳拍摄得最美的竹林。

音子与其说是带着忧郁，不如说是带着紧张的心情从竹林旁边走了过去。

“先生。”庆子拍了一下音子的后背。

“先生是不是对置石着了迷？”

“倒没着迷，可是我想不带写生簿和画笔，一连观看几天。”

庆子仍像来时那样，现出一种明快而富有朝气的表情说：“不就是些石头吗？像您这样投入地看，也许能涌现出力量和苍绿的美，但石头还是石头……”庆子接着说：“俳句家山口誓力的文章里曾有这样的句子：‘每天每天都与枯山水无缘，终日只有大海，每天的生活都与枯山水相隔甚远……后来移居京都，才理解了枯山水。’——章中确实是这样写的。”

“海和置石啊，大海与天然的大山岩石或峭壁比起来，小小庭园的置石毕竟是人造的……”音子说。

“尽管如此，这置石终究不是我所能画好的。”

“先生，这是人为的抽象啊，我觉得能按自己的构思涂抹颜色，以我的抽象的形状……”

“石庭是从什么时代有的？……”

“不大清楚，可能在室町时代之后才有的吧。”

“所用的岩石和石头……”

“它们究竟存在了多少年代恐怕谁也说不清吧。”

“先生想画比那岩石和石头存留得更为年久的画吗？”

“那是望尘莫及的。”音子忧郁地说。

“我想，无论是这个西芳寺的庭园，还是桂离宫的庭园树木在数百年中生死死，或遭风吹雨打而破旧不堪，与当初相比是有相当大的变化的。而这置石则始终依旧吧。”

“先生，我想任何东西都彻底变化、消失了才好。前些天那幅茶园的画，现在可能已经被大木先生的太太撕毁或烧掉了吧。因为在江之岛住过……”庆子说。

“那幅画很有趣……”

“是吗？”

“庆子，一有好作品，你就打算都拿到大木那去吗？”

“是的。”

“直至达到为上野先生报复的目的为止。”

“今后不要再说什么报复了，这个我已反复告诉过你，可你……”

“这我知道，可是我仍不明白。”庆子仍然很明快地说，“这是女人的复仇心呢，还是女人的固执或嫉妒呢？”

“嫉妒？……”音子抓住了庆子的手指，声音显得低沉而有些颤抖。

“音子先生现在还在内心深处爱着大木先生，大木先生也在心里隐藏着对音子先生强烈的爱。这一点在你们一起听除夕钟声时，就已看出来，尽管我还是小姑娘。”

“女人的恨，不就是爱吗？”

“庆子，你为什么在这里说这种话呢？”

“也许因为年轻吧。我从那枯山水的岩石和石头里看到了古代日本人的抽象。不过，其抽象的意境，至今仍未明白，有着数百年的陈旧的颜色是这个样子，那么刚刚布置起来的情景又该是怎样的呢？”

“哼，刚刚布置起来的情景，在庆子眼里恐怕也是幻灭吧。”

“如果我画的话，就会按我所喜欢的形状来画，把布置石头时那刺眼的颜色随意涂改成我所喜欢的颜色。”

“是吗？那就能画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先生，那置石比我们的寿命要长得太多了。”

“那还用说。”音子说着，不由打了个冷颤。

“虽然不是永恒……”

“我画的画寿命短倒没什么，只要在先生身边……我的画上毁坏也没关系……”

“因为庆子还年轻……”

“我那幅茶园的画，如果真的已被大木先生的太太撕毁或烧掉，我反倒高兴。她那样做，是要动一些激烈的感情的。”

“我的画似乎并没有什么欣赏价值。”

“那倒不一定……”

“我又不是什么天才，并不想自己的作品能留传下去。我只是喜欢先生，想让先生把我留在身边，真的，我能在先生身边服侍先生，为先生刷盥洗碗，也是高兴的。更何况先生还教我画画……”

音子感到十分惊讶，说：

“庆子，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内心深处……”

“你虽然那么谦虚，但实际上你的确是有一定的绘画才能的。有时，连我都感到吃惊。”

“孩子的自由画？……小时候，倒是常在教室里贴出来。”

“我想，你和我这平庸的画家不同，你会成为一位非凡的画家，我有时很羡慕你。庆子，请你不要再说那种自卑的话了。”

“好吧。”庆子坦率地点了点头，“让我留在先生身边，我会集中精力的。”庆子那乖巧的样子很美。

“先生，我们不再谈画了，好吗？”

“你理会我的意思了？”

“嗯。”庆子又点了点头。“只要先生不让我离开……”

“怎么会让你离开呢？”音子加重语气十分肯定地说。

“不过啊……”

“不过，——不过什么？”

“作为女人，会有结婚和生孩子的事。”

“是这些……”庆子爽朗地笑了，“我没有这些事呀！”

“这是我的罪过，请你谅解。”音子低头转向一旁，顺手摘下一片树叶，默默地向前走了一会儿。

“先生，女人真可怜！一个年轻的男人一般是不会爱上一个六十岁的老太婆的吧。可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真心爱上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却是有的，并不是有所贪图……是吧，先生。”

音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先生，大木先生现在经彻底完了，他好像已经把我看成一个厚颜无耻的女人，可我还是一个少女呢……”

“不仅这些，还有在紧急关头，我只要呼唤‘上野先生，上野先生’，他就什么都不行了。”

“为了给上野先生报复，我忍受了作为女人的羞辱。”

音子的脸色更加苍白，膝盖似乎在发抖。

“就是在江之岛的旅馆？”音子终于打破了沉默。

“是的。”

上野音子是没有理由对庆子进行指责的。

车开到了音子所住的寺院。

“那样，若说是帮助，也算是帮助……”庆子到底红了脸，“先生，我和大木先生生了孩子，送给您好吗？”

猛然，庆子的面颊挨了重重的一下，庆子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啊——痛快。”庆子说，“先生，再打，再打。”

音子的手在颤抖着。

“再打……”庆子又重复了一遍。

音子痛楚地说：“庆子，你怎么说这种可怕的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说的不是我的孩子，而是上野先生的孩子。我生了孩子送给先生。我想从大木先生那里把先生的孩子偷回来送给先生……”

庆子话未说完音子又狠狠掴了庆子一记耳光。这次，庆子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说：

“先生，先生，现在您无论多么爱大木先生，也已经不能和大木生孩子了，不能生了。我和他虽没感情，却能生孩子，我想这样，就和上野先生自己生的孩子一样……”

“庆子！”音子叫了一声，跑到走廊，把萤火虫笼子踢到院子里去了。

萤火虫笼子从音子光着脚的脚尖飞了出去，在飞出的一刹那，笼子里的萤火虫同时流动着青白色的光落到庭院的青苔上。夏日长昼的天空就要出现傍晚的阴云，庭院里也似乎泛浮着若有若无的烟霭，但此时天仍是光亮的。萤火虫的亮光该是不会闪现的，也许连一点微白都闪现不出，那流光也许只是音子眼睛的感觉，心的感觉。音子僵硬地身体一动不动地呆呆站在那里，凝视着落在青苔上的萤火虫笼子，目光呆滞。

庆子停止了啜泣，屏息注视音子的背影。音子打庆子时，庆子并没有躲闪，右手托着腮斜坐在榻榻咪上，一直没有动。僵立着的音子似乎使庆子的身体也僵硬了，但只是一会功夫。

“噢，先生，您回来了。”美代走过来打招呼，“先生，洗澡水烧好了。”

“好，谢谢。”音子喉咙像被卡住似地说，感到腰带里面被汗水濡湿，很不舒服，胸部也微微沁出了凉汗。

“虽然不那么热，但天气挺讨厌，湿漉漉的……是梅雨还没过去呢，还是又回来了？”

音子没有转身看美代，接着说：“洗个澡太好了。”

——美代是寺院的女佣人，但也兼顾音子家的配院，从清

扫、洗衣服到收拾厨房，有时连准备饭菜都托付给她。音子喜欢烹饪，手也熟练，但由于身心都被绘画所占据，也就懒于下厨了。庆子也能令人意想不到地做一手京都风味的鲜美菜肴，但也只是在心情好时亲身下厨。由于种种原因，午饭和晚饭常常只靠美代简单地做点便饭。美代有五三四岁，来寺院已经六年了，这期间劳作一直勤勤恳恳。寺院里也有年轻的媳妇和孩子的母亲，但是到配院来帮助音子干活的一般还是美代。她身材矮小而粗胖，手腕和脚脖像被捆扎住似地鼓胀着。

肩头圆圆的且有一副开朗面孔的美代现在也见到了庭院里的萤火虫笼子，说：

“先生，您是让萤火虫点着夜里的露水吧？”她踏着脚踏石走到萤火虫笼子前面。大概是见萤火虫笼子横倒在那里吧，美代蹲下身把萤火虫笼子扶正，但没有把它拾起来。美代好像以为萤火虫笼子是故意放在那里的。

美代站起身，从庭院里就能看见走廊的音子，但音子正背对这里走到里面的浴室里去了。美代正与庆子打了个照面，美代被庆子湿润的目光刺了一下，便低下了头。庆子脸色苍白，半面脸颊发红，看样子似乎非同寻常。

“小姐，您怎么了？”美代轻声地问道。

庆子没有回答，不动声色地站了起来。浴室传来水声，大概是音子往热水里对水，也许是因洗澡水太热了的缘故。

庆子站在挂在画室墙壁上的镜子前面，用手提包里的东西把脸重新化妆，还使用了小小的银梳。三面镜梳妆台及穿衣镜都在浴室前面的小房间里。

由于音子正在那里脱衣服洗澡，所以庆子不便到那里去化妆。庆子从衣橱上面的抽屉里取出放在最上面的单衣。内衣也全都换了，她要把胳膊伸进套着长汗衫的单衣袖里，把前面整理合适，但手却不怎么灵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先生……”

她突然喊了一声音子。

庆子低着头，在单衣的衣袖和底襟的图案中见到了音子的存在。那件单衣的图案是音子特意为庆子设计描绘，并让人染成的。那是夏季的花的图案，但那大胆的抽象有些令人不敢相信是音子的画，即使知道画的是牵牛花，看起来也像是虚幻之花，颜色也是最近新和服的风格，浓淡自由，艳丽而清凉。之所以画成这样的和服，大概是由于音子在画时，庆子一直在她身边的缘故吧。

“小姐，您要出去吗？”美代在隔壁房间问道。

“你在看什么？”庆子头也没回地说，“如果是看我，就到我面前来看好了。”

庆子发觉自己单衣前面没有整好，腰带也没系上，似乎美代正以疑惑的目光看着她。

“您要出去吗？”

“不出去。”

庆子用右手撩起单衣的底襟，左臂夹着腰带和腰带衬，向浴室前面的小房间边走边急急地吩咐道：

“美代，给我拿双新的布袜来。”

音子在浴室里听到庆子的脚步声，说道：

“庆子，洗澡水挺好的。”音子以为庆子也是来洗澡的。但是，庆子站在穿衣镜前系起腰带来，并系得紧紧的，勒进腰里去了。

美代把布袜放在庆子的身边后，默默地走开了。

“快进来洗澡吧。”音子又喊了一声。

洗澡水浸泡到乳房的音子在浴盆里，望着入口的杉板门，等着庆子进来。现在庆子该开门进来了，可门外还是静悄悄的，也没有脱衣服的动静。这时，音子怀疑庆子是不是怕脱光身子进来

而不好意思呢？这种怀疑刺痛了音子，音子感到胸部很难受，从澡盆中站起身，抓着澡盆边沿跨了出来。

难道是庆子不愿意让音子见到自己和大木在江之岛旅馆过夜后的身体吧？

庆子从东京回来，已经有半个多月时间了。庆子在东京时拜访了大木，并被大木带到了江之岛。庆子回到京都后，至今已经和音子洗过好几次澡了，并没因光着身子而害羞过。然而，庆子把同大木在江之岛旅馆过夜的事第一次向音子坦白，是今天在苔寺的后山置石前突然提起的。她说的话也极其异常而古怪。

年复一年，音子逐渐了解到庆子——一个妖艳轻浮的姑娘的种种言行。同时，在庆子的妖艳轻浮中，也有音子所添加的因素吧？虽不能说是受音子影响的，但音子在庆子的心中点燃了这一火种却是无可否认的。

音子在浴室里，额头冒出了汗珠，用手一摸感到有点冰凉。

“庆子来不来洗澡？”音子说。

“不想洗了。”

“你不洗了？”

“是的。”

“稍稍冲一下汗也好啊……”

“我没出汗。”

“先生，对不起。请原谅庆子……”

庆子的声音显得清晰悦耳。

“原谅……”音子接过庆子的话说，“应该说是我不好，我向你道歉。”

“你站在那干嘛呢？就在那站着吗？”

“我在系腰带呢。”

“哎——系腰带？……是在系腰带？”

音子感到有点疑惑，急忙擦干了身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然后，音子拉开杉板门出来，只见庆子已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站在那里。

“那——你要出去？”

“是的。”

“到哪里去？”

“我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庆子的目光中蕴含着平素所没有的哀愁。

音子好像对自己的裸体感到难为情，急忙披上了浴衣。

“我也和你一起去吧。”

“哎。”

“不可以吗？”

“不，先生。”庆子背对着音子，穿衣镜里只看到庆子的侧脸，“我等着您呢。”

“好，我快点准备，请你回避一下。”

音子从庆子的侧面走过去，坐在化妆桌前，正好与庆子在镜子里打了个照面。

“木屋町怎么样？阿总那里……请你打个电话问问看。高台上如果订不上座儿，就到二楼的‘四席半’吧。对了，哪个屋都行，只要靠河那边……如果靠河那边订不上就算了，再考虑在别处订。”

“好的。”庆子点头答应，“先生，我去拿凉水来，再放点冰箱里的冰块……”

“哎，你好像很热吧。”

“是的。”

“去拿吧，我不会用化妆水瓶打你的……”音子右手拿着小瓶，把化妆水滴在左手心上。

庆子拿来的冰凉的水，音子感到沁透心脾。

打电话要到寺院的人居住的地方去。

音子正在匆忙换衣服，这时庆子回来了。

“阿总说，一楼八点半以后有人预订，这以前来吧。”庆子进时屋说道。

“八点半。”音子嘟哝了一句，“八点半……我们可以吧。早点去，晚饭也可以慢慢吃。”

之后，音子把三面镜的两侧的镜子拉到面前，把头伸到里面。

“头发这样就行了吧。”

庆子点了点头，把手伸到音子腰带的后面，轻轻地把和服的脊缝展开。